

論語講要

(下論)

# 論語講要(下)

雪廬老人講述

弟子徐醒民敬記

## 論語講要 先進第十一

○子曰：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

我國自古稱爲禮樂之邦。禮尙恭敬，樂尙和平，兩者都是以仁爲本。然禮樂往往因時因人而演變。此章意義，古注有種種異解，茲採一種解釋。先進於禮樂，是在孔子以前的時代，學禮樂者都很樸素，看起來，是鄉野之人。後進於禮樂，在孔子當時，學禮樂者不像鄉下人那樣樸素，其人言行注重文飾，



看起來，是君子。但是講到實用，孔子則從先進的禮樂。因爲先進猶近古風，不失仁本，可使風俗歸於淳樸。

○子曰：從我於陳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

隨孔子受厄於陳蔡的諸弟子，皆不及門。朱子集注將此章與下面德行章合爲一章，且以四科弟子爲從孔子於陳蔡者，此時皆不在孔門，所以孔子思之。此注已經先儒辨證其非。據經典釋文，鄭康成也以此章與下章相合，但並未以四科弟子爲從孔子於陳蔡者。

陳蔡之厄，是孔子周遊列國時一次困苦的遭遇。衛靈公篇所記「在陳絕糧」，卽指此事而言。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，當時吳國伐陳，楚國出兵救陳，聞孔子在陳蔡之間，便派人來聘

孔子。孔子將往楚國，陳蔡二國大夫惟恐楚國重用孔子以後，將危害他們，因此共同派人圍困孔子，以致斷絕糧食。後來孔子派子貢到楚國，楚昭王出兵來接孔子，始替孔子解了圍。據江永鄉黨圖考，此事發生在魯哀公四年。

孔子所說：「皆不及門」，鄭康成注，皆不及仕進之門。劉寶楠正義引孟子盡心篇：「孟子曰，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，無上下之交也。」以無上下之交即此處不及門的意思。此義可從。諸弟子與陳蔡大夫無交往，始遭遇這種困難。

從孔子於陳蔡的諸弟子，史記孔子世家載有顏淵、子貢、子路，弟子列傳有子張，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，此外則無考據。

○德行，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，

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，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，子游、子夏。

此章開頭無子曰二字，據皇疏說，這是記者所書，並從孔子印可，而錄在論中。

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，是孔門四科教育，顏子等十位大弟子各以特長分屬四科，德行列為第一，足見道德教育最為重要。

○子曰：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

顏回非有助益於孔子，因孔子說的話，顏回無所不悅。

孔子之言，顏子一聞即悟，所以孔子曾說：「吾與回言終

日，不違如愚。」既然一聽就能完全領會，便只喜悅於心，不再發問。既無問題，孔子便不再發揮，而在座的其他弟子不能獲益，因而孔子的教化不能普益他人。所以說：「回也，非助我者也」。這是孔子所作的反面文章，言外之意，則是讚美顏子悟性極佳。

○子曰：孝哉閔子騫，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

不閒，即是沒有閒隙，這是由於閔子騫以孝行感動父母，能以齊家，使外人對他的父母昆弟無話可說。

韓詩外傳，以及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等記載，閔子後母偏愛己生的兩個兒子，冬天給他們穿很厚暖的衣服，給閔子穿的則以蘆花冒充棉衣，後來他的父親發覺，要逐出他的後母。閔

子卻向父親求情說：「母在一子單，母去三子寒。」意思是留後母在家，只有他一人受寒，如將後母逐出去，便連後母所生的二子一同受寒。他這一番話感動了父親，取消原意，也使後母感激而成爲他的慈母，他的兩個異母弟弟也受感動而行弟道。

### ○南容三復白圭。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白圭是白色的瑞玉，毛詩大雅抑篇：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。」玷是玉上的缺點，尚可磨滅，若言語有缺失，則不可磨。三復的三字，代表多次。南容讀詩，讀到這四句，多次復誦思維，可見他慎於言語，求其無玷。孔子將其兄的女兒嫁給南容。

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曾說南容「獨居思仁，公言言義」。

這兩句話很重要。獨居思仁，是慎獨的工夫。公言言義，即對眾人說話必須合乎正義，以爲公眾法則。

○季康子問：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

季康子想進用人才，所以問孔子有那一位弟子好學。求才何以問好學，因爲人才由好學而來。

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，孔子對之詳細，此處對之簡單，何爲其然，不必考據。

○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。子曰：才不

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槨。吾不徒行以爲之槨。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

顏淵死，其父顏路請求以孔子之車爲之槨。槨是棺外的套棺。古注以爲顏路請將孔子的車子出賣，以資買槨。也有注者認爲不是賣車買槨，考據甚繁。

孔子未許可，並對顏路說明，人子雖有才與不才之異，但在其父各言其子則同，我子鯉死，有棺無槨，當時我未嘗賣車爲他作槨，因我有時要隨大夫上朝，不可以步行。

孔子周遊列國，回到魯國，雖不作大夫，但國家有大事，仍然上朝，故謙言：「從大夫之後。」

顏路之請，或因禮制不合，所以孔子不許。其他原因，古注所說不一，存疑。

○顏淵死，子曰：噫。天喪予。天喪予。

噫，傷痛之聲。天喪予，即是天喪亡我。傷痛之極，所以連說兩句。

孔子嘗說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又說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孔子來此世間，是由天命以自堯舜至周文的道統教育人民。在其三千弟子中，顏子最能了解孔子之道，他聽孔子與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他在孔子的心中，是道統的繼承人，是聖教的輔佐者。顏子一死，孔子遽失輔佐，道統無人繼承，天下蒼生將如之何。因此，有



天亡我的感受，所以發出如此悲痛的歎息。

○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子慟矣。曰：有慟乎。非夫人之爲慟，而誰爲。

顏淵死。孔子到顏家弔哭，哀傷過度。集解馬融注：「慟，哀過也」。隨行的諸弟子對孔子說：「夫子慟矣」。孔子慟而不自知，經弟子提醒，故先疑問；「有慟乎」。既而一想，確是過於哀傷，便說：「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？」「夫人」當「此人」講，即指顏子而言，意思是，不爲顏淵慟，當爲誰慟呢？由前章「天喪予」，可以了解此章「哭之慟」的悲心。

○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不可。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

門人，是孔子的弟子，也就是顏子的師兄弟。他們要以厚禮葬顏子。孔子不許可，但未能阻止，因此感歎說：回，待我如父，而我不得待你如子，使你的喪葬不合禮，這不是我，而是由你的師兄弟所使然。

禮記檀弓上篇記載，子游問喪具，孔子答以「稱家之有無」，家裏富有，也不能踰禮厚葬，無財則不可以備禮。顏子家貧，又未出仕，厚葬便不合禮，孔子不許可，實為愛之以德，奈因顏子之父顏路作主，師徒雖如父子，畢竟不是父子，終於

不能止其厚葬，所以自歉而又責備門人。

○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

曰：敢問死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

子路問事鬼神。事是事奉。事鬼神即是祭祀鬼神。孔子答以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意思是說，能事奉人，方能事奉鬼神。欲知所以事鬼，須先知道所以事人。

子路敢問死，是問死後的狀況。孔子答以未知生，焉知死。意思是說，尙未知生，何能知死，欲知死後的狀況，應當先知生前的狀況。

生前死後以及鬼神等情形，孔子十分明白。程樹德論語集

釋引康有爲論語注：易曰：「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爲物，游魂爲變，故知鬼神之情狀。」又曰：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」原始反終，通乎晝夜，言輪迴也。死於此者，復生於彼。人死爲鬼，復生爲人，皆輪迴爲之。若能知生所自來，卽知死所歸去。若能盡人事，卽能盡鬼事。孔子發輪迴游變之理至精，語至元妙超脫。或言孔子不言死後者，大愚也。蓋萬千輪迴，無時可免。以爲人故只盡人事，既身超度，自證自悟，而後可從事魂靈。知生者能知生所自來，卽已聞道不死，故朝聞道夕死可也。孔子之道，無不有死生鬼神，易理至詳。而後人以佛言卽避去，必大割孔地而後止。千古大愚，無有如此，今附正之。

程樹德按語：鬼神生死之理，聖如孔子，寧有不知，此正

所以告子路也。昔有舉輪迴之說問伊川者，伊川不答。所以不答者，以輪迴爲無耶，生死循環之理不可誣也。以爲有耶，與平日關佛言論相違也。此宋儒作僞之常態。至康氏乃發其覆，此如大地中突聞獅子吼，心爲爽然，洵孔氏之功臣也。

○閔子侍側，訔訔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，子樂。曰：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

閔子騫等四人侍於孔子之側。閔子方正，子路剛強，冉有、子貢和樂。孔子見四位弟子各自坦率的顯露其性情，不禁歡樂。

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若字上的曰字，據皇疏本。此

章最後何以有此一句，存疑。

子樂的樂字，鄭康成注：「樂各盡其性。」劉寶楠正義說：凡人賦性剛柔不齊，惟各盡其性，斯有所成立，可同歸於善也。皇侃疏：「不得其死然，謂必不得壽終也，後果死衛亂也。」袁氏曰：道直時邪，自然速禍也。」

宋蔡節論語集說，此「子樂」下，脫「子曰」二字。

清洪頤煊讀書叢錄：此句本別爲一章，「曰」上脫「子」字，文選注引皆作「子曰」。

○魯人爲長府。閔子騫曰：仍舊貫，如之何。何必改作。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

集解鄭注：「長府，藏名，藏貨財曰府。仍，因也。貫，事也。因舊事則可，何乃復更改作。」

魯人爲長府，是將長府改建。長府爲魯國財貨武器聚藏之所，在魯君宮內。爲長府，不是單純的改建房屋，而是別有企圖。魯人，古注不一，應指魯君而言，但此文不言魯君，而言魯人，是學春秋筆法。

劉氏正義以爲魯人卽是魯昭公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，公伐季氏，當時孔子正居魯國，則知魯人爲長府，正是昭公居之，因其毀壞，而欲有所改作，以爲不虞之備。但季氏得民已久，非可以力相制，所以閔子騫言仍舊貫，意思是但仍舊事，略加繕治，何必改作，以此諷使昭公不要妄動。

劉氏此說較爲可從，但魯人也可以指昭公以後的魯君。昭

公伐季氏不成，反被逐往齊國，此後魯國的三桓之家，目中愈無魯君，愈使魯君不能忍受，所以八佾篇裏有哀公問社於宰我一章，此處爲長府，指爲他的計策，當然也說得通。但此時魯君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三家的監視，若伐季氏，必蹈昭公的覆轍，所以閔子以「仍舊貫」之言，暗示其以維持現狀爲愈。由這一言，一則保住魯君，一則使魯國免於禍亂，所以孔子稱讚他不言則已，言必正合時中。

○子曰：由之瑟，奚爲於丘之門。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

瑟是一種樂器。瑟有易止而難進的意義。白虎通禮樂篇論



五聲八音說：「瑟者，嗇也、閑也，所以懲忿窒欲，正人之德也。」因此，彈瑟時，要心平氣和，表現閑嗇之義。

集解馬注：「子路鼓瑟，不合雅頌。」雅頌之音，令人心氣和平。子路性情剛勇，彈瑟或許欠缺和平的意味。說苑脩文篇、以及孔子家語，都說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。所以孔子說：「在我門中的仲由，彈瑟爲何彈出這樣的音調。」門人不解孔子的語意，因此不敬子路，孔子再用比喻解釋，仲由的造詣猶如已經升堂，尙未入室而已。

孔門弟子求學，譬如入門、上階、登堂、入室，由淺入深，程度不等。入室，如顏子，固然最難，子路升堂又何嘗易得。聖人教育，步步引進，子路雖已升堂，但尙未能入室，所以論其彈瑟，正是期其續求深入。

○子貢問：師與商也孰賢。子曰：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曰：然則師愈與。子曰：過猶不及。

師是子張，商是子夏。孰賢，是誰比較高明。子貢想知道師、商二人誰優於誰，所以如此問孔子。孔子答復，子張過之，子夏不及。子貢再問：「然則師愈與。」愈字作勝字講。孔子解釋：「過猶不及。」猶字表示兩者平等，譬如行路，以達目的地為恰到好處，不及或者超過，都是未達目的地，所以，無分軒輊。孔子講中道，要在無過無不及。

○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

季氏就是季康子。魯國三家權臣，季氏的權力最大。他擁有最多的土地，比當時天子的宰卿周公還要富得多，但他仍感不足，要向民眾加徵賦稅。孔子的弟子冉求作季氏家宰，替季氏聚斂，以增加其財富。禮記大學說：「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」又說：「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」所以，聚斂之臣不是良臣。「子曰」以下兩句，是孔子的評論語。聚斂之事本來出於季康子，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得很清楚，但孔子只責備自己的學生，所以向諸弟子說：「冉求非吾徒也，你們可以鳴鼓而攻之。」這是聲討，鳴鼓即是擊鼓。一鳴鼓，人皆知之。春秋筆法只責備賢者，孔子深責冉求，而不責季康子，是因爲季康子不足以責備。

○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喭。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，屢空。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

此記孔子簡評六弟子的才性，「子曰」二字安置在中間，文法與上章相同。朱子集注將子曰以下另作一章，不如照舊。

柴也愚：弟子高柴，字子羔，少孔子三十歲。集解：「愚，愚直之愚。」愚直，呆板而已，人品卻很好。朱子集注引孔子家語說明高子的爲人：「足不履影，啓蟄不殺，方長不折，執親之喪，泣血三年，未嘗見齒。」

參也魯：集解：「孔曰：魯，鈍也，曾子性遲鈍。」遲鈍是不夠敏捷，但曾子用功勤恆，如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以及篤

學忠恕之道，終於彌補其缺點，獲大成就。

師也辟：集解：「馬曰：子張才過人，失在邪僻文過。」

黃氏論語後案：「辟讀若左傳闕西辟之辟，偏也，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。」（左傳莊公二十一年，鄭伯享王于闕西辟。

孔疏引服虔云：西辟，西偏也。）竹氏會箋：「辟闕同，開張也，子張堂堂，盛自設施，務開闊而少翕聚。」辟不宜作邪僻解，說子張文過，也找不出根據。作偏，或作開張講，皆通。

由也嘑：集解：「鄭曰，子路之行，失於嘐嘑」。邢疏：「字書，嘐嘑，失容也。言子路性行剛強，常嘐嘑失於禮容也」。（嘐，博漫切，音半。嘑，魚變切。）

以上四子，各有一失，不得其中。

回也其庶乎，屢空：庶乎，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屢空，集解

有兩說。一說顏子庶幾聖道，雖數空匱，而樂在其中。一說屢猶每，空猶虛中，因爲不虛心，則不能知道。兩說應以後說爲是，聖人體寂，其心常虛而無累，所以孔子空空如也，顏子未到聖人地位，所以其心屢空。如依前說，顏子屢貧，如簞瓢陋巷，固然合乎事實，但孔子空空，便須解釋爲經常貧窮，便與事實不合，故以後說爲是，屢空是說顏子已近乎聖道。

賜不受命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：子貢不接受天命，卽是不順乎自然，而貨殖營利，把心放在財富上，以致不能空其心，但不爲財富所迷，所以是億則屢中。皇本億作憶。皇疏說：「子貢雖不虛心如顏子，而憶度事理，必亦能屢中。」子貢有時研究大道，也能領悟，只不能繼續而已。

○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不踐迹，亦不入於室。

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善人是樂於作善事的人，尚非聖人賢人，但學聖賢，須先學善。善人之道之道字重要，善人要學聖賢，其道如何。孔子答復，如不實踐聖賢的足跡，雖學，亦不入於室，不能成爲聖人。踐跡，就是學習賢人與聖人的行爲。

○子曰：論篤是與。君子者乎。色莊者乎。

古注以此與前文合爲一章，集解何晏注：「論篤者，謂口無擇言。君子者，謂身無鄙行也。色莊者，不惡而嚴，以遠小人者也。言此三者，皆可以爲善人也。」皇疏：「此亦答善人之道也，當是異時之問，故更稱子曰。俱是答善，故共在一章

也。」朱子集注因爲另有子曰二字，所以別作一章解釋。陳天祥四書辨疑以爲文未詳，不敢妄說。

○子路問：聞斯行諸。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。冉有問：聞斯行諸。子曰：聞斯行之。公西華曰：由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有父兄在。求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聞斯行之。赤也惑，敢問。子曰：求也退，故進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

「聞斯行諸」，卽是「聞斯行之乎」。「諸」是合音字，



用在句末，就是「之乎」二字或「之歟」二字的合音。「之」字就是所聞的那件事情。

子路問：「聽了這事就去嗎？」孔子說：「有父兄在，你怎麼可以聽了就做呢？」

冉有也這樣問孔子，但孔子答復，卻是聽了就做，不必請示父兄。

仲由、冉求二人問題相同，孔子答案不同，公西華因此發生疑惑，所以他說：「赤也惑，敢問其中的道理。」孔子答復公西赤，冉求性退，所以引進他。仲由辦事，一辦就兼辦二人分，所以抑退他。

退則進之，進則退之，便是因材施教。

○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吾以女爲死矣。  
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。

子畏於匡的畏字，不作畏懼解，可作被圍解，其事實參見  
子罕篇「子畏於匡」章。

孔子在匡，被匡人圍困，後雖脫險，卻與弟子失散，顏淵  
落在後面，最後才趕上來，孔子一見便說：「我以爲你死了。」  
顏淵說：「老師在，弟子怎敢死。」

孔子知道顏子不會死，「吾以汝爲死矣」是一時歡喜的反  
義語。顏子說「子在」，也是知道孔子不會死，所以說「回何  
敢死」。孔、顏師弟相知之深，由此可以想見。

○季子然問：仲由、冉求，可謂大臣與。子曰：吾以子爲異之間，曾由與求之間。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曰：然則從之者與。子曰：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

季子然，古注多以爲季氏子弟。仲由、冉求，這時皆作季氏家臣。

季子然問孔子，仲由、冉求，可以說是大臣嗎？孔子先不答可不可，但說：「我以爲你來問特別的事，乃問由、求二人而已。」繼則解釋：「所謂大臣，就是用道來事君，如果道行

不通，只好辭職。」

道就是治國之道，也就是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一貫所行的仁政。

解釋怎樣才算大臣以後，便說由、求二人可謂具臣。

孔注：「具臣，言備臣數而已。」

孔子已經答得恰到好處，而且句句是實話，但季子然意猶未足，再問：「然而他們一切都要順從嗎？」

具臣也不好做，應該服從，把事情辦好。但在季氏家裏，事事服從，便有難題，季氏在魯國三家權臣中權力最大，上欺君，下欺民，大有陰謀篡位之嫌。孔子不答從或不從，但講何事能從，何事不能從，所以說：「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」意思是說，一切事可以順從，但如季氏弑魯君，由、求絕不順從。

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。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

子路派子羔做費宰。費是魯國的費邑，當時屬季氏所有。宰是邑宰，如後世的縣長。

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，子羔學問尙未成熟，派他去做費宰，無異是害他，所以說：「賊夫人之子」。賊是害。人之子，指子羔而言。

魯國當時，有不少做官的人並無很好的學問，因此，子路認爲，費邑有民人，有社稷，使子羔做費宰，在治民與事社稷這些事上，卽是學習，何必要讀書然後才算是學呢？

從事政治，必須有足夠的學術，始能辦理有利於民的事情，假使學問不足，就去做官，雖說邊做邊學，實際是拿人民作試驗品，一定有害於民。子羔如做費宰，雖不致於害民，但自己會受害。然而子路竟從反面說得很有道理。孔子因而責備子路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惡是厭惡。佞是佞口，能敏捷的將無理說為有理。

○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

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不吾知也。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。

子路率爾而對曰：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

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。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夫子哂之。求，爾何如。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。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赤，爾何如。對曰：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點，爾何如。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。對曰：異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：何傷乎，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莫春者，春服旣成，冠者五六

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夫子喟然嘆曰：吾與點也。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。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哂由也。曰：爲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唯，求則非邦也與。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。唯，赤則非邦也與。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。赤也爲之小，孰能爲之大。

此章記孔子隱居在家，與弟子閑談其志。章分三段。



第一段分二節。第一節記與閑談的四弟子之名。其中曾皙，不必指爲他人，就是曾子的父親。

第二節，孔子提示弟子各言其志。「以吾」的「以」字當因字講。「毋吾以也」的「毋」字與「無」字通用，「以」字當用字講。這一節，大意是說，因我年紀比你們長一些，我已無用了，但你們年紀還輕，現在閑居時，常說「無人知我」，但或有人知道你們，那你們「則何以哉」，將如何辦事呢？

以下第二段，分四節，四弟子各言其志，子路直率，再有謙退，公西華溫恭，曾皙簡約。

第一節，子路率爾而對，皇疏本率作卒，讀促音，倉卒的意思，與孟子梁惠王篇「卒然問曰」義同。這一節，大意是說，子路一聽，就卒然而對曰，一個千輛兵車的大國，挾在兩大國

之間，兩大國「以師旅」來加害，又因兵災而致年歲饑荒。由我仲由來治理，「比及三年」，比作「案驗」講，案驗三年治理的成績，可使軍民有作戰的勇氣，而且知道義方。也就是知禮義之道。

子路說罷，孔子哂之。哂是笑，含有訓誡的意思。孔子這樣一笑，冉有等就不敢說了，於是孔子指名徵問。

第二節，孔子先呼冉有之名問：「求，爾何如？」冉有對曰：「六七十方里，或五六十方里，我若去治理，到三年比考成績時，可使民眾富足。至於禮樂，則留待後來的君子。」

冉有說的話，有謙退，有不謙退。不謙退的是「可使足民」，謙退的是「如五六十」，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」。孔子聽了，未置可否。

第三節，孔子再指公西華的名字問：「赤，爾何如？」公西華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祭祀之事，兩君會同之事，願穿禮服，戴禮帽，作一個小儻相」。鄭注：「宗廟之事，謂祭祀。」胡紹勳四書拾義以爲此處不得指祭祀，宜主朝聘而言。可備一說。會同有大小，例如齊桓公會眾諸侯，是大會同，如兩國諸侯相會，則是小會同。端，代表禮服。章甫，代表禮帽。公西華願作小會同之相，言辭溫恭。

第四節，曾皙另在一旁鼓瑟，所以孔子先問前三人，然後問曾皙。

「點，爾何如？」曾皙名點，古注有二曾點，另一曾點是狂士，不是孔子的弟子。「鼓瑟希」，曾皙原在彈瑟，聽見孔子與子路等三人談話時，便暫停止，此時孔子叫他，他就鏗鏘

一聲將瑟放下，起身對孔子說，他沒有三位師兄弟的才具。所以記者形容爲「鏗爾，舍瑟而作，對曰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」作，起也。就是起身。撰，經典釋文作具字解，鄭本作撰，說文撰具也。說無三子的才具，語氣持平。

「何傷乎」，是「何妨」的意思。曾皙說了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」後，就停頓了，所以孔子說，不妨各言其志。

曾皙於是簡約的說出自己的志趣。「莫春」卽「暮春」，是春季最後的一個月。這時換穿新製的春服，帶領「冠者」，即是成年者，約有五六人，以及未成年的童子，約爲六七人，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」。沂是沂水，出於魯城東南方的尼丘山，流經魯城南。浴，不一定是洗澡，可以引申作其他解釋，例如禮記儒行篇說「儒有澡身而浴德」，浴德卽是引申

義。舞雩，是求雨的祭壇，祭時有樂舞，雩，是吁嗟求雨之聲，所以叫作舞雩。此處是古跡，又是風景區。曾皙志在領一羣青少年學生，在沂水雩壇各處遊覽，興盡，歌詠而歸。這就是隱居教書的志趣。所以孔子感歎說：「吾與點也」。與，是贊同的意思。

以下第三段，結束語。

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三子者出，曾皙在三子出去後，問孔子，三子之言何如。孔子說，他們三人各言其志而已。曾皙又問：「夫子何哂由也？」孔子解答，治國要以禮，由的言語不謙讓，是故哂之。

以下「唯求」「唯赤」兩番問答，皇疏邢疏都說是孔子自問自答，朱子集注以爲曾皙問，孔子答。

孔子言語非常簡要，上節「其言不讓」已經答得很完全，不需一再引證。求赤二子來反復解釋，因此，唯求唯赤兩問答，以曾皙問孔子答爲宜，但集注以及從集注的徐英論語會箋，都未能圓說。

「唯，求則非邦也與？」唯，是唯諾，這一字作一句。曾皙在聽悉孔子何以哂由之後，以唯諾表示了解，隨即又問「求則非邦也與？」冉求不是治國嗎？孔子又答，誰說方六七十里，或五六十里的土地，不是國家呢？曾皙聽了，再應以唯諾，然後再問「赤則非邦也與？」孔子再解答，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，赤既說願作小相，然而除公西赤以外，誰能爲大相呢？

在孔子當時，天下無道已久，孔子周遊列國，無一處能行其道，所以回到魯國以後，就在家隱居以求其志，一面教學，

一面刪定詩書，作春秋。他曾與顏子說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。」能行能藏，是孔子提示弟子各言其志的用意。所以既「與點」，也不否定三子談政治抱負。哂由，只是哂子路「其言不讓」而已。周易繫辭傳「顯諸仁，藏諸用」，「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」，可以參研。

論語講要 顏淵第十二

○顏淵問仁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：請問其目。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

「克己復禮」有兩種讀法，俞曲園羣經平議主張如孔注「身能反禮」，克字當能字講，一讀，己是己身，「己復禮」三字連文。今仍照普通讀法，四字連續。克己就是克制自己，依馬



融「約身」講，就是約束自己。復禮的復字，或作反字講，或作歸字講，皆是相合的意思。凡事能約束自己，不責備人，便能合禮。約束自己，就是禮讓他人，寬恕他人，如此即得禮之根本，所以就是仁。這是孔子引用成語答顏子之問。如左傳昭公十二年：「仲尼曰，古也有志，克己復禮，仁也。」

「一日克己復禮」四句，是孔子就此成語加以解釋。馬融注：「一日猶見歸，況終身乎。」皇侃疏：「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復禮，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。」例如周文王在爲西伯時，虞、芮二君爭田，相與朝周，請其評理，待入其境，所見朝野人士無不相讓，二人自慚而返，天下聞而歸周者四十餘國。克己復禮的功效由此可見一斑。這是就人君而言，若論普通人，如能克己復禮，也是無往而不爲仁者，足以感化人羣。「爲仁

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」，是說行仁全在自己，不在他人。禮記中庸說：「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詩云：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」屋漏是室內西北隅，安藏神主之處，無人可見，在無人之處尚且不愧，何況在有人之處。所以如此，就因為行仁全由自己，而不由人。

以上是總綱，顏子一聽就能領會，於是再問克己復禮的條目。孔子答以非禮勿視四句。不合禮的現象不要看，不合禮的聲音不要聽，不合禮的言辭不要說，第四句凡遇一切不合禮的事情皆不要動。勿動的「動」字，古人解釋不一。如果解釋為動容貌，或者是行動，皆不妥當。眼視耳聽，皆由於身，言出於口，動則應該屬於心意。心為身口之主，既能不動心，則身口自然也能不為所動，所以「勿動」應指不動心而言。

最後，「顏淵曰」以下兩句，是結語。請事斯語，意思是遵照孔子的話去奉行。

○仲弓問仁。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仲弓曰：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

大賓，大祭，大意是說，出門與人相晤，猶如接見大賓，使用民力猶如承奉大祭。見大賓必須敬，承大祭必須誠，誠與敬即可爲仁。阮元學經室集說：「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。」皇疏引范甯說：「大賓，君臣嘉會也。大祭，國祭也。」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施字當加字講，凡是自己不願接受

的事情，不要加於他人之身。舉此一條，可以類推一切。這是恕道，能行恕道，即可爲仁。

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，就是無論在那裏做事都不使人抱怨。如果不仁，便辦不到。

左傳僖公三十三年，晉曰季說：「臣聞之，出門如賓，承事如祭，仁之則也」。管子小問篇引語說：「非其所欲，勿施於人，仁也」。由此可知，孔子所說「出門如見大賓」兩句是引用古時成語，「己所不欲」兩句也是引用成語，至於「在邦無怨」兩句是否古語，則不得而知。但就前二條而論，可見孔子說話猶以古訓爲依據，何況普通學者，言論怎能不謹慎。

○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訥。曰：其

言也。訥，斯謂之仁已乎。子曰：爲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。

司馬牛，宋國人，是孔子的弟子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他名耕，字子牛。宋司馬桓魋是他的哥哥。桓魋有意謀害宋景公，子牛深恐其謀反成功，便是弑君篡位，天下人皆得誅之，謀反失敗，也必然召來滅族之禍，憂國憂兄，陷於兩難之境。因而憂心忡忡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但又不能明說，乃至魯國，向孔子問仁。孔子知其問意，便答復：「仁者其言也訥。」訥是難於說出的意思。

子牛再問，有話難於說出，就是仁嗎？孔子解釋，「爲之難」，辦這件事很難，「言之得無訥乎」，說這件事豈能不難。

此話意在言外。一個人遇到爲難的事情，說給人聽，無非是求人代辦，或求人代出主意，但如他人無力代辦，也不能代出主意，如說出來，便是令人爲難，甚至惹出更多的麻煩。基於這樣的顧慮，所以，爲難之事，不輕易說，這就是仁。

○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憂不懼。曰：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。子曰：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。

此章與前章有關係。前章問仁，此章問君子。

司馬牛問君子，是想解除隱在心中的憂懼，所以孔子答復：「君子不憂不懼。」不憂不懼，卽是「君子坦蕩蕩」的意思。

司馬牛未盡明白，所以再問。孔子再爲解釋：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內省是省察自己。一個人自省沒有對不起任何人的事情，一切無負於人，自心沒有愧疚，何有憂懼，這就是君子。

桓魋謀反，必然不聽司馬牛的諫止，以致司馬牛在無可奈何中陷於兩難之境，既不能阻止其兄弑君篡位，又不能大義滅親，所以憂懼不釋。在孔子看來，這個難題確是不好解決，但憂懼無濟於事，反而有害於己，所以教他不憂不懼，而不憂不懼來自內省不疚，只要司馬牛不參與桓魋弑君之謀，也不到宋君那裏告發，內省對於他的哥哥以及宋君，皆無愧疚，不失爲兩全的辦法。參前章問仁，這樣作法，就可算是仁者。

○司馬牛憂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子夏曰：商聞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。

司馬牛以無兄弟而憂，據鄭康成注，牛兄桓魋行惡，死亡無日，所以說獨無兄弟。

牛的家族在宋國，有封地，其兄桓魋很得宋景公的寵遇，然而桓魋不但不圖報恩，反而恃寵謀害景公，魋的其他弟弟，如子頤、子車，都幫助謀反。後來叛亂失敗，桓魋逃到衛國，轉奔齊國。司馬牛雖未與謀，但因兄弟們犯了滅族之罪，也不



得不逃亡。他逃到齊、吳等國，最後死在魯國的郭門外。此事在左傳哀公十四年，有詳細記載。

司馬牛與子夏這一次談話，古注或說在桓魋作亂之前，或說在亂後逃出時，今據子夏對其勸解的語氣研判，當在事變之前。

司馬牛向子夏傾訴，別人的兄弟都好，只有他的兄弟不好，所以說「我獨亡」。子夏便以所聞的哲言爲司馬牛解憂。大意是提示他，桓魋的事情，不必憂愁，因爲死生有命。至於他自己，如不回宋國，也不必憂慮衣食問題，因爲富貴在天。雖然命與天似非人力所能改，但如君子心存敬慎而無過失，與人相處恭而有禮，則死生富貴也可以轉變，所以四海之內，到處有親如兄弟之人。子夏說罷所聞之言，最後結一句，君子不患沒有兄弟，以解其憂。子夏只能拿這些話供司馬牛參考，司馬牛

回宋與否，則由他自己決定。

○子張問明。子曰：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

子張問明。孔子說，不聽譖愬，可謂明，可謂遠。

愬是訴的同義字，譖也是訴。譖與愬都有讒言的意思。譖，猶如浸潤。愬，猶如膚受。

鄭注：「譖人之言，如水之浸潤，漸以成之。」

馬注：「膚受之愬，皮膚外語，非其內實。」

皇疏：「愬者，相訴訟讒也。拙相訴者，亦易覺也。若巧

相訴害者，亦日日積漸稍進，爲如人皮膚之受塵垢，當時不覺，久久方覩不淨。故謂能訴害人者，爲膚受之愬也。」

鄭注的意思，譖言如水，漸漸滋潤，令人接受而不自知。馬注膚受，謂愬者言語不實。皇疏謂膚受猶如皮膚之受塵垢，當時不覺，久之始見。

如果有人一遇譖愬，卽能覺知，使譖愬行不通，這人就是明白人，而且有遠見。

○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。曰：去兵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。

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

子貢問政治。孔子答復，糧食要充足，兵力要充足，要取信於民。

兵字原指武器而言，後來持用武器的人也叫作兵，此處所說的兵字含有國防的意思。

足食、足兵、民信，這三者不可或缺。子貢問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三者必須減去其一，何者可以先去。孔子說，去兵。又問，必不得已，再減去其一，何者可以先去。孔子認為，只有去食，不能去民信。去食或有餓死之虞，然而自古皆有死，不足為患，只要人民信賴政府，雖無足食，仍可與國家共患難。若去民信，縱無外患，也有內亂，則國家不能安立，所以說民

無信不立。

○棘子成曰：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。子貢曰：惜乎，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，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。

棘子成說，君子有質即可，何必要文。

質是實質，文是文華。譬如說，某人直爽。這是就質而言。又如說，某人有禮節。這是就文而言。

棘子成是衛國的大夫，他與孔子的學術思想不同。孔子把文與質配合起來，所謂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。棘子成也知孔子的學術，但思想各異，所以有以上的議論。

子貢一聽棘子成的議論，便說：可惜，夫子把君子說成這個樣子，此話既說出口，四匹馬車也追不回來。

「夫子」即指棘子成，因為他是大夫，所以子貢稱他爲夫子。「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」，這兩句是子貢針對棘子成的「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」而發。

「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」，鞞是鞞字的省文。集解孔安國注：「皮去毛曰鞞，虎豹與犬羊別者，正以毛文異耳，今使文質同者，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。」

子貢「文猶質也」四句話，大意是對棘子成說，文質不能偏廢，若如你所主張，用質不用文，必致文猶質，質猶文，令人無法辨別君子與普通人，喻如虎豹犬羊之皮皆去其毛文，令人無法辨別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。

○哀公問於有若曰：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。有若對曰：盍徹乎。曰：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。對曰：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。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。

年饑就是穀物收成不好。魯哀公因爲年成不好，費用不足，便問有若，應該怎麼辦。有若說，何不用徹呢？

鄭康成解釋，徹是周朝的稅法，規定農民繳十分之一的稅，這也是天下的通法。皇疏引孟子滕文公篇，說夏朝用貢法，殷朝用助法，周朝用徹法。其實都是十分之一的稅法。魯國自宣公十五年改變稅制，徵稅十分之二，此制直到哀公未曾再改。

現在有若建議哀公恢復徹法，所以哀公說：「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？」意思是徵十分之二的稅猶感費用不足，何能恢復十分之一的稅制。

改變稅法，稅收反而減少，有若何嘗不知，但是魯君稅收大部分皆由季氏等三家大夫中飽，這種積弊不除，縱然向農民徵收更多的稅，哀公收入增加不多，還是不夠用，徒使民眾更加貧困而已。與其兩無實益，不如減稅，以蘇民困。所以有若說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，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皇疏引江熙說：「爲家者，與一家俱足，乃可謂足，豈可足一己而謂之足也。」有若的見解，只要民足，君就不會不足，如果民不足，君何能求其自足。

姚氏纂惜抱軒經說：「與，猶謂也，周人語多如此。有若



言百姓足，即當謂之君足，君用小乏，亦不害其可謂足也。」

○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「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」。

劉氏正義引吳氏嘉賓說，崇德辨惑是古時成語。

崇字當高字講，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，辨惑是辨別疑惑。

子張問這兩條，孔子分別答復。

先說崇德，一以忠信為主，忠是忠實，信是不欺騙人。一須講求徙義，徙是遷徙，義當宜字講，例如所辦的事情不合理，便是不義，馬上改過來，照合理的辦，便是徙義。

再說辨惑，惑起於人心之迷，難以解釋，孔子便以事例說明，例如喜愛一個人時，即欲其生，後來對他厭惡時，即欲其死。對於一個人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這種但憑愛惡而無一定的主意，便是惑。

以下再補充兩句話：「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。」這是詩經小雅我行其野篇中的兩句詩，集解鄭康成注：「祇，適也。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，適足以爲異耳。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。」朱子集注引程子說，以這兩句爲錯簡。「是惑也」下加這兩句，是有難講處。不講，存疑。

○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君君，臣臣，

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。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。

齊桓公以管仲爲相，齊景公以晏子爲相，管、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景公此時，齊國政治不安定，所以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這是孔子爲景公講明人倫常道，以此爲治國的根本。君君，臣臣，就是君要行君道，臣要行臣道；父父，子子，也是要各行其道。如此便能使個人以至國家，一切都上軌道，政治自然安定。

景公一聽，便稱「善哉」，接之再以反義語強調倫常的重要性。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意爲如果君臣父子不能各行其道，例如君不仁，臣不忠，父不慈，子不

孝，則國家必然大亂，雖有很多糧食，但在亂世，生命不保，還能安然享受嗎？所以說：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。」諸字是「之乎」二字的合音字。

古注，陳氏滅齊，在景公時已見其兆，所以孔子示以根本之圖。後世治國平天下的人果能力行孔子的人倫之教，自然絕其禍亂之源。

○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。

子路無宿諾。

獄是訴訟，審理訟案，先要聽原告及被告兩造言辭，然後判決。

古注將片言解釋爲偏言，或半言，大致有兩種講法，一爲子路在審理訟案時，偏信一方面言辭，即可斷獄。一爲子路是訟案兩造之一，因爲他平日言辭信實，聽訟者聽子路一面之辭，不待對驗，即可判明案情。

不論古今，審理訴訟案件，都不可以只聽單面之辭，這裏的「片言」應指爲判決的言辭，聽訟者在問過兩案情之後，以三言兩語批示判決，兩造都能心服。像這種明快的決斷，孔子以爲，大概只有仲由始能如此。

子路爲人忠信剛直，剛則明，明則斷，所以孔子讚許他片言可以折獄。

子路無宿諾一句，與前段是否爲一章，頗有問題。前段稱子路名，此句稱子路號，應該另爲一章。但與前段意思有相關

之處。宿諾，集解當預諾講。無宿諾，即是不事先答應。顯示子路既然答應，必不失信。記論語的人以此爲子路有忠信服人之德，特別附記在此，爲片言折獄作一解。

○子曰：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，使無訟乎。

孔子聽訟，與別人無異，即聽取雙方所訟之辭，判定誰曲誰直，但不同的是使人無訟。

使人無訟，即是以德化人，如爲政篇說：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。」

周文王爲西伯時，有虞、芮二君爭田，相約到周家，請其評理。但入其境，以至入其朝，所見農人、行人、士大夫，無不相讓。二君自慚而退，把所爭之田讓爲閒田。這是以德化人

使其無訟的史證。

○子張問政。子曰：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

倦是懈怠，或疲倦。倦的古體字是券。居字，古注有居家、居官、居心三種講法，都講得通。家有家政，居家以孝友治家，不能懈倦。居在官位，所得的俸祿，都是由人民納稅而來，更不可懈倦。就居心而言，無論治家治國，心都要公正而無倦。居家居官，都要辦事。辦事就是行。無論辦任何事，自始至終，都要把心放在當中，不能偏私。這就是忠。

○子曰：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

雍也篇有此一章。

集解，鄭康成注：弗畔，不違道。

○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

古注引春秋穀梁隱公元年傳：「春秋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」

君子助人成就善事，不助人成就惡事。小人與君子相反，見人作善事，便妒嫉，見人作惡事，便贊成。小人行爲乃天理所不容。

劉氏正義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說：「君子已善，亦樂人之善也，己能，亦樂人之能也。君子不說人之過，成人之美，存往者，在來者，朝有過夕改則與之，夕有過朝改則與之。」



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。

季康子是魯國三家大夫之一，把持政治，又治不好，因此問孔子，怎樣把政治辦好。

「政者正也」，孔子把政字的意義解釋爲正。正是公正無私。辦政治就要守住這個正字。這一句足以解答季康子的問題。但恐季康子尚不了解，故又解釋：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」。子，稱呼季康子。帥，是表率。意思是說，你是魯國的上卿，只要你自己行得正，處處以身作則，誰敢不正。

政者正也，雖對季康子說，但後世爲政者，皆當奉爲至理名言。

○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

季康子以盜爲患，請教於孔子。

說文盜字從次皿，會意。次就是涎字，有垂涎欲滴的欲字之義。所以說文解釋，欲皿爲盜。

孔子以爲，人有欲心，卽有盜心，有盜心就會作盜賊，所以答復季康子：「苟子之不欲」，假使你自己不貪欲，「雖賞之不竊」，雖然你獎賞人爲盜，而人也不去盜竊。

上行下效，居在上位的人不欲，則在其下的人便會以欲爲恥，所以縱然有賞也不願作盜賊。

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。孔子對曰：子爲政，焉用殺。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：「如果殺無道，以成就有道，何如？」無道，指的是惡人，有道，指的是善人。

孔子主張以道德感化人民，不主張用殺人的刑政來治民，所以答復季康子：「子爲政，焉用殺。」子是稱呼季康子，焉字當何字講。因爲殺人，雖是殺惡人，也不是好辦法，未必有好效果。如果想使民眾向善，那就必須從季康子自身開始，所

以說：「子欲善而民善矣」。欲是貪欲，果然康子像要滿足貪欲那樣要求自己爲善，而人民自然就善了。

孔子說了理論之後，再說比喻。在上的君子，辦事有成就，叫做德，君子之德如風。在下的小人，辦事有成就，也叫做德，但小人之德如草。「草上之風必偃」，孔注，上字當加字講，偃字當仆字講，草加之以風，必然仆倒。例如風自東邊吹來，草必向西倒，風自西邊吹來，草必向東倒。此即比喻在上位的人必能感化一般人民。

○子張問：士，何如斯可謂之達矣。子曰：何哉，爾所謂達者。子張對曰：在邦必聞，在家

必聞。子曰：是聞也，非達也。夫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

子張問：「士要怎樣才叫作達？」士，是讀書人。

「子曰：何哉，爾所謂達者。」孔子先反問子張說：「你所說的達，是何解釋。」

子張回答：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這是子張所解的達，即在邦國做事，一國之人必聞其名，在大夫之家做事，大夫全家之人必聞其名。鄭康成注：「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。」

孔子說：「是聞也，非達也。」達與聞不同，孔子先指出子張所解的不是達，那只是聞。繼則說明何謂達，何謂聞。

「夫達也者」，達是通達，一個人要是通達的話，他的本質必然正直，而且好行義事，所以說：「質直而好義。」這是達的基本條件，如果沒有直心，又不好義，如何通達。此外，又要有「察言而觀色」的知人之明。察言是能察人言語而知人心意，觀色是能觀人顏色而知人之七情。這是了解他人心理的能力。一個自心通達的人必能通達他人之心。自知而又知人之後，即須「慮以下人」。慮，馬融注爲志慮：「常有謙退之志，察言語，觀顏色，知其所欲，其志慮常欲以下人」。俞曲園羣經平議考據，慮是無慮的簡省詞，無慮與大氏同義，大氏猶如大凡的意思，就是凡事都願居於人下之義。馬、俞二氏之釋可

以並存。人人都有傲慢心，都想居於人上，果能居於人下，就是謙讓而不傲慢，然後無往而不通達。所以結語：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」。《周易謙卦六爻皆吉，其故在此。

「夫聞也者」，聞是名聞，有道之人藏名或逃名，小人則爭名或沽名。孔子解釋達以後，再解釋聞。「色取仁」，外表採取仁，即是裝作仁人的樣子。「而行違」，然而行爲不是仁人，恰與偽裝的表面相反。「居之不疑」，處在偽裝仁者的地位而不疑惑，自以爲就是仁者，與人爭名奪利，還自以爲是，於是求名沽名，到處都有名聞。所以結語：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一個讀書人不知不覺落到這個地步，太可悲了。

○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。曰：敢問崇德，脩慝，

辨惑。子曰：善哉問。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。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脩慝與。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，非惑與。

舞雩，是魯國雩祭之處，其地有雩壇，有樹木，在曲阜城外一里許，爲一風景區，孔子常帶弟子們到此遊覽。

樊遲從孔子遊於舞雩之下，雖是遊覽，仍不忘求學，乃問孔子「崇德、脩慝、辨惑」是何意思。

崇德等六個字是古語，劉氏正義以爲求雨之辭，德慝惑三字合韻。

孔子稱讚樊遲問三件事，故曰：「善哉問」，以下卽分別解答。



「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」，先作事，後始想到所得的報酬，這不就是崇德嗎？崇德，就是增進自己的德行。

「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脩慝與？」皇本無作毋。攻，改正。其，指自己。自己有惡，立即改正。如曾子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即是攻其惡。一個認真改惡的人，但見自己之惡太多，自攻之不暇，那有時間攻人，所以說「無攻人之惡」。能如此，便是脩慝。慝字從匿從心，脩慝是脩去心中之惡。

「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」惑的種類太多，忿是其中之一。一時忿起，不能自制，忘其自身，及其父母，這就是惑。辨惑，即在忿初起時，考慮後患，而不衝動，免為自身及父母召來災禍，所以皇疏引季氏篇君子有九思「忿思難」解釋此義。

○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曰：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。見子夏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何謂也。子夏曰：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

此章記樊遲問仁問智。仁與智的意義都不簡單。諸弟子問仁，孔子解答並不相同，但歸結到本義則是一致。此處將仁解

爲愛人，樊遲聽明白之後，繼則問知。知就是智。孔子解爲知人。智者必有知人之明。樊遲未了解。孔子再解釋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

直是正直的人，枉是不正直的人，錯，當置字講。此意是說，把直者選舉出來，安置在枉者之上，就能使枉者學爲直者。然而，誰是直者，誰是枉者，樊遲尙不了然，但又不好意思再問孔子，於是退出，見到了子夏，就把剛才孔子所說的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兩句話問子夏，是何意義。「鄉也」的鄉字，假借爲彘字，古讀響音，今亦讀向音，說文：「彘，不久也。」

子夏一聽，就讚美這兩句話富有含義，故說：「富哉言乎。」然後便舉例說明。舜有天下時，在眾人之中選舉皋陶爲

士，不仁之人由此遠矣。湯有天下時，在眾人之中選舉伊尹爲相，不仁之人由此遠矣。

皇疏引蔡謨注：「不仁之人感化遷善，去邪枉，正直是與，故謂遠也。」皇疏案：「遠是遠惡行，更改爲善行也。」

劉氏正義引宋翔鳳論語發微，大意是說，孔子之意，必須堯、舜、禹、湯之爲君，而後能盡用人之道，故言選舉之事。當春秋時，由於卿大夫世襲，舉直錯枉之法不行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，故子夏述舜舉皋陶、湯舉伊尹，皆不用世襲，而用選賢，以明大法。

○子貢問友。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

皇本善道之作善導之，不可則止作否則止，毋自辱焉作無自辱焉。

據集解包注，忠告，是以是非觀念勸告朋友。善道，是以善道引導朋友。如果朋友不聽從，則停止勸導，否則或致朋友疏遠，這就是辱。

朋友地位平等，只能說以善道引導朋友，不能說以善道教導朋友，教導便不免自辱。

○曾子曰：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

文，古注以爲指詩書禮樂而言。君子以詩書禮樂之文結交朋友，以朋友輔助爲仁，可謂得其交友之道。

## 論語講要 子路第十三

○子路問政。子曰：先之勞之。請益。曰：無倦。

子路問爲政之道。孔子答以「先之勞之」。先之，爲政者自己先行，以身作則。勞之，教民勤勞。禹王治水，跋山、涉水、泥行，艱苦備嘗，卽是以身作則。有道的人辦政治，必定教民勤勞。禮記禮運篇說：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」卽是勤勞的理論依據。

子路請益，孔子答以「無倦」。請益，卽是請孔子加以說明。顏淵篇顏子請問其目，也是請益的意思。無倦，卽是先之勞之，永不懈怠。

○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曰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曰：「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。」

仲弓爲季氏的邑宰，因此請問爲政之道。孔子答復仲弓：「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

有司是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羣屬。辦政治，必須先分配有司的職務，使其職掌分明，辦事有序。赦小過，人民有小過失，可以饒恕。諸注以赦小過爲赦有司的小過，恐非經義。賢才是有德有能的人，要特別舉用他，始能將政治辦得好。

仲弓又問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問意是如何知道賢才。孔子說，舉你所知。你所不知，但有他人知道，「人其舍諸」，

他人豈捨之乎。意思是他人會推薦給你。

爲政在人，所以仲弓問政的意義歸結在舉賢才。

○子路曰：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。子曰：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：有是哉。子之迂也。奚其正。子曰：野哉。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。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



## 無所苟而已矣。

衛君是指衛靈公的孫子出公輒。輒的父親蒯聵是靈公的太子，因罪逃往國外，靈公卒，由輒繼爲衛君。後來蒯聵回國，取得君位，輒則出奔，因此稱爲出公輒。

據左傳記載，蒯聵在魯定公十四年，因恥其母南子淫亂，涉嫌想殺南子，奔往宋國。魯哀公二年春，衛靈公有意立公子郢爲太子，郢辭之。同年夏，靈公卒，南子命公子郢繼位，郢再堅辭，遂立蒯聵之子輒爲衛君。是年六月，晉國的趙鞅助蒯返衛國戚邑。魯哀公三年春，衛石曼姑等帥師圍戚。歷史家稱他們父子爭國。其實是否出於父子本意還是疑問。此後蒯聵一直居在戚邑。至魯哀公十五年冬，聵與渾良夫等潛入衛家，挾

持孔慳，強迫與之結盟，賸遂立爲莊公。明年春，輒出奔。

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，孔子於魯哀公六年自楚返衛，時在衛君出公輒四年。當時孔子弟子高柴、子路等皆仕於衛。世家在孔子返衛的第二年記載：「衛君欲得孔子爲政」，下文卽舉「子路曰，衛君待子而爲政」這一章。

子路問孔子，衛君輒待夫子去輔助他治國，不知夫子將以何事爲先。

孔子答以「必也正名乎」，未表示其他的意見。

正名的意思，馬融以爲「正百事之名」，鄭康成以爲「正書字」，史記以及宋儒以來的學者，大都主張正賸、輒父子之名分。但如解釋正父子之名，則賸爲父，應該繼位爲君，輒爲子，應該退讓。然而輒雖爲子，事實上繼位已久，何況靈公在

世時已不視贖爲太子，而有意立輒。諸注對此問題之解決，雖然所論都持之有故，但是否合乎孔子的意思，頗值得懷疑。

子路不以正名爲是，所以說：「有是哉」，接之便指孔子的話爲迂闊。他的意思是衛君輒在位已久，繼續作君即可，「奚其正」，何必正名。

孔子糾子路說：「野哉由也」，野字不能解釋爲鄙俗，應依孔安國注：「猶不達也」，不達就是對某事不明白，所以下句便說：「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」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，便須「蓋闕」不說。

下面是孔子爲子路解釋必須正名的道理：

名不正，名與事實不相符，則言語錯誤，不能順理成章。言不順，則辦事不能成功。辦普通事猶不成功，何況推行禮樂

教化之事。治國必須以禮樂來教化。普通事辦不成，一切雜亂無章，則禮樂更不能興起。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，即是刑罰用之不當。刑罰不中，則人民感覺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這就天下大亂了。

最後是結語：所以，君子用一個名詞，必使恰如事實，能以順理的說得出來。能順理的說得出來，必能行得通。君子說話不能隨便。

○樊遲請學稼。子曰：吾不如老農。請學爲圃。  
曰：吾不如老圃。樊遲出。子曰：小人哉。樊  
須也。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。上好義，則民

莫敢不服。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，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。

稼是種五穀。圃是種菜蔬。

樊遲請學稼，又請學爲圃，孔子不答復，只說「吾不如老農」，「吾不如老圃」而已。

待樊遲出去後，孔子爲其餘的弟子說明不用學稼的道理。

「小人哉，樊須也」，這裏的小人，不是褒貶之辭，是指種五穀、治園圃種菜蔬而言，這些都是小人之事。所以小人是老農老圃的稱謂。

在孔子時，政治不好，禮樂行不通，樊遲請學稼圃，意思是在諷勸孔子教民稼穡，這樣對於民生也有益處。但孔子不以

爲然，而以辦政治爲重要，所以解釋，在上位的人好禮，民眾就不敢不敬。在上位的人好義，民眾就不敢不服從。在上位的人好信，民眾就不敢不用情。情是情實，用情，是以誠實相待。在上位的爲政者能夠如此，四方之民自然襁負其子而來歸。何用自己耕稼。襁負是用布將小兒束負於背上。

「焉用稼」，是孔子勉勵弟子們要研究脩己安人的大學問，要致力於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，不要分心去種穀種菜，因爲種穀種菜的事情自有農業專家如老農老圃去作。而且農業是否振興，要看政治是否改善，如果政治不好，則農業以及工商等業都興不起來。所以改善政治實爲發展農業的先決條件。由此可知，「焉用稼」一語並非忽視農人與農業。孟子滕文公篇辯論許子並耕之非，可以參考。

○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爲。

誦詩三百，就是現在詩經裏的三百零五篇詩。三百是舉其整數而言。孔子以爲，讀了三百多篇詩，應該會辦政治，會辦外交，如果把政事交給他，而他不能通達，派他到國外辦事，在辭令方面，又不能專對，讀詩雖多，又有何用。

毛詩序說：「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，漢書藝文志說：「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」，這都足以說明詩能通達政事的道理。

季氏篇記孔子的話說，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，會詩，便會言語，用於外交，可以獨自隨機應對，達成使命。專對的意義，

古注舉莊公十九年公羊傳說：「聘禮，大夫受命，不受辭，出竟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國家者，則專之可也。」

○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

其字，指的是當政的人。當政者本身行得正，辦一切事都合規矩，自然能獲民眾擁護。所以說不令而行。但如當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，雖下命令，民眾也不會服從。

皇疏：「其身正。如直形而影自直。其身不正。如曲表而求直影，影終不直也。」

顏淵篇孔子曾說：「政者正也。」本篇除此章外，又有「苟



正其身」一章。足見政治領袖以本身守正爲重要。

○子曰：魯衛之政兄弟也。

魯是周公的封國，衛是康叔的封國，在周公兄弟九人中，康叔與周公最親密，如左傳定公六年，衛公叔文子說：「大姒之子，唯周公、康叔爲和睦也。」

集解包注，周公康叔既爲兄弟，康叔睦於周公，其國之政亦如兄弟。

皇疏，在周公初時，二國風化俱治如兄弟，至周末，二國風化俱惡，亦如兄弟。

朱子集注，魯、衛本兄弟之國，而是時衰亂，政亦相似，故孔子歎之。

以上三種解釋，可以並存參考。

○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苟合矣。少有，曰：苟完矣。富有，曰：苟美矣。

古注魯哀公的庶子也稱公子荆，因此，這裏用一衛字來區別。孔子稱讚衛國的公子荆善居室。依皇疏，善字作能字講，即是能治其家而不奢侈的意思。

諸侯之子除繼承君位稱爲世子者外，其餘皆稱公子。衛公子荆少居宮中，成年之後，結婚成家，父君給他一處采地，由他治理自己的家室，開始只有一些必需的用具，叫做「始有」，後來略有增加，叫做「少有」，後又因爲積蓄更多，再爲增加，

叫做「富有」。他在始有時說「苟合矣」，在少有時說「苟完矣」，在富有時說「苟美矣」。這三個苟字作苟且講，或作誠字講，都不很恰當，依王引之經傳釋詞，作但字講較好，但字更能顯示滿足的語氣，例如周易繫辭傳說「苟錯諸地而可矣」，左傳襄公二十八年「小適大，苟舍而已，焉用壇」，其中的苟字都作但字講，表示如此即可的意思。苟合矣的合字，依俞氏羣經平議，與給字通用，給的意義是足，始有即感滿足，後來苟完、苟美，完是完備，美是美好，隨時都感滿足。這樣解釋，更合乎經義。

貪求財富，永遠不能滿足，這是一般人的通病。衛公子荆處處知足，這是他的美德，所以孔子稱讚他。

○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教之。

孔子到衛國，冉有替孔子御車。孔子一看衛國有很多人民，便說「庶矣哉。」庶即是眾多之義。

人民眾多，就政治說，那是好事。如禮記大學說：「財散則民聚。」反之，如禮記檀弓說：「苛政猛於虎」，便不能多聚人民。

冉有一聽孔子稱衛國人多，便想了解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，所以問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孔子說：「富之。」要使人民富足。冉有再問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孔子以為，

人民富了，就要受教育，所以說：「教之。」

孔子在這裏只提示先富民後教民。如何富民，則需治國者本於仁政因時因地而制宜。至於教民，自以五倫教育爲根本。孔子祖述堯舜，堯帝教民就是教以人倫，孟子滕文公篇說得很詳細。

○子曰：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

期月，古注皆作一周年解釋，期音基。

孔子假設，如有人聘用他去治國，他預定一年可以治理就緒，三年便有成就。

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，這是孔子居在衛國時，有感而發。

當時衛靈公已老，怠於政事，不能用孔子，孔子喟歎，說了這幾句話。

世家「期月」作「朞月」，「而已」之後沒有「可也」二字。論語此章「可也」的「可」字，是指初步的功效而言。孔子從前治理魯國，孔子世家說，三個月即告大治。此就衛國的情形衡量，預計三年有成，到時候，自然使民眾富足，而又受禮樂教化。

○子曰：「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」  
誠哉，是言也。

善人治國一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這兩句是成語。誠

哉是言也。這是孔子稱讚的話。

集解王注，勝殘，是勝殘暴之人，使不爲惡。去殺，是不用刑殺。

在孔子時代，各國大都很亂，弑父弑君，或者出兵攻伐，都是殘暴殺戮，惡習難除，最好是有聖人出來轉惡爲善，不得聖人，但有善人出來治理一個國家，逐漸改善也好。善人爲邦百年兩句成語，切中時弊。所以孔子說，誠哉是言。

○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

集解，孔安國注：「三十年曰世。如有受命王者，必三十年仁政乃成。」三十年爲一世，如有王者接受天命，施行仁政，必須三十年而後成功。

王者受命治理衰世，一則必須解決民生問題，一則必須實施道德教育，使人民身心皆安，兩者皆非短時期能奏其功，所以必須三十年。

○子曰：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。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。

皇疏：「苟，誠也。」誠能正其本身，則從事政治，何難之有。本身如不能正，如何正人。

前有「其身正」一章，與此大致相同。

○冉子退朝。子曰：何晏也。對曰：有政。子



曰：其事也。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

冉子卽是冉有，此時爲季氏的家宰。退朝，諸注大都依鄭康成說，從季氏家中回來，卽退於季氏私朝，非退於魯君公朝。孔子見冉有回來較晚，便問「何晏也？」冉有對曰：「有政。」孔子曰：「其事也。」古注其字卽指季氏。「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」此意是如果有政，國君雖不用我，但以我是國家的老者，仍得參與聞之。

劉氏正義引鄭康成注：「君之教令爲政，臣之教令爲事」，並揆鄭注之意，以政爲公，以事爲私，所以孔子辨別政與事，有正名定分的意思。

竹氏會箋說：冉子所議實是國政，不是家事，有政亦是據

實而對，但季氏專於魯政，不議於公朝，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，則雖政亦事也。

○定公問：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」如知爲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

##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

「一言而可以興邦」，這是成語，魯定公懷疑，一句話有這樣大的功用嗎？所以他問孔子：「有之歟？」

孔子對定公說：「言不可以若是」，一句話就把國家興起來，大概不如此，但是「其幾也。」幾字當近字講，較好。雖不能說一言興邦，然說一句有道理的話，可與興邦接近。例如有人曾說：「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」爲君，爲臣，都不是爲自己，而是爲國家辦理大事，所以難爲。如果爲君者深知爲君之難，而能慎重其事，則「爲君難」這一言雖不立即興邦，但也就近於興邦了。

定公又問：「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」一言喪邦，也是成語。

孔子答意相同，舉例則略有分別。例如有人曾說：「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此意是，我當國君唯一的樂趣，就是我所說的話無人敢違背。孔子舉例後，再加以辨別。國君說的話，如果是善，也就是有道理，無人敢違，那當然很好，如果不善，而無人敢違，那樣，雖然不會馬上就亡國，但已接近亡國了。

言爲心聲，孔子解答魯定公這兩個問題，其實就是指明爲政者有知難敬事之心，要有去驕納諫之心。

### ○葉公問政。子曰：近者說，遠者來。

葉，音攝，原爲一小國，後屬於楚，由葉公治理。葉公是楚大夫沈諸梁，字子高。

葉公問政，孔子答復，爲政之道，要使近者歡悅，遠者來歸。近者是本國人，遠者是外國人，爲政而能使近悅遠來，必是施行仁政，感召國內外人民。

梁章鉅論語旁證，引徐氏續高曰：楚疲其民，以蠶食中國，夫子因葉公之問以止之。

竹氏會箋說：是時楚國數度伐蔡，又與吳爭陳，二國近楚苦兵，故夫子言，楚欲爲政于天下，自近始。諷以恤小愛鄰之仁也。

○子夏爲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

莒父的父，音甫，春秋大事表說，這是魯國人的語音，如梁父，亢父，單父。鄭康成注：「舊說，莒父，魯下邑。」

子夏當莒父的邑宰，向孔子請示政事。孔子告訴他：「無欲速」，不要求其速成，「無見小利」，不要著眼於小利益。因為，欲速反而不達，見小利，則不能成就大事。

欲速不達，喻如治病服藥，不能將幾次的分量併為一次服下去，而且三分服藥，七分調養，欲速則不能治愈。小利妨礙大事，喻如講求霸業，則不能成就王道。

○葉公語孔子曰：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孔子曰：吾黨之直者異於是。父爲子

## 隱，子爲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

直躬，據經典釋文引鄭康成注，直是正直的人，躬是這人的名字，鄭本躬作弓。淮南子汜論訓高誘注，直躬是楚國葉縣人。攘，說文：「推也。从手，襄聲。」段注引曲禮鄭注：「攘，古讓字。」後來作奪取之義講。又引論語此處之義說：「因其自來而取，曰攘。」

楚大夫葉公語孔子：「我鄉有一個直人，其名爲躬，他的父親攘人的羊，他去證明。」

父攘羊，子證之，據周生烈注，邢昺疏，羊來直躬家中，直躬之父取之。皇侃疏，子告訴失羊主人，證明父親盜羊。

孔子卻說：「我鄉的直人與此不同，父替子隱瞞，子替父

「隱瞞，直就在這父子互爲隱瞞之中。」

證父攘羊，事雖直，但違背天倫之理，其中有詐，實不可取。父子相隱，出於天然，事雖屈，而理至直，所以孔子說：「直在其中矣。」

皇疏：「父子天性率由，自然至情。若不知相隱，則人倫之義絕矣。」又：「范甯曰，夫所謂直者，以不失其道也。若父子不相隱諱，則傷教破義，長不孝之風，焉以爲直哉。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，不問其罪。蓋合先王之典章。」昔日法律依禮而制定，即在維護人倫常道。合乎倫常之直是爲有道之直。背棄倫常之直，其直詭譎，而不可信。

○樊遲問仁。子曰：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；



## 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

恭敬二字，依說文，都當肅字講，此處應該稍有分別。竹氏會箋說，尚書無逸篇，疏引鄭注，恭在貌，敬在心。劉氏正義引漢書五行志，內曰恭，外曰敬。論語此章從五行志解釋比較好。

樊遲問仁，孔子答以居處恭三句。居是安居時，恭是心裏保持恭肅。仁人必先誠於中，然後辦事始能形於外，所以安居無事時要存恭肅之心。執事敬，辦事篤實，毫不苟且。與人忠，待人忠誠，決不欺騙。這三者是爲人之道，雖到文化落後的夷狄之地，也不可捨棄。

前篇顏淵問仁，孔子答，克己復禮爲仁。而爲仁的條目則

是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這些條目都難實行。此章恭敬忠，比較容易學，學到了，就是仁。

○子貢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曰：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曰：敢問其次。曰：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曰：敢問其次。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哉，抑亦可以爲次矣。曰：今之從政者何如。子曰：噫。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

子貢在孔門中，長於言語，他問的事情，往往問在此而意

在彼。此問，怎樣才可以稱爲士。孔子答，「行己有恥」，一己的行爲，要有羞恥心來約束，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」，出使外國，能完成外交任務，不使君命受辱，如此，「可謂士矣」。

子貢請問次一等。孔子說，宗族的人稱他是孝子，鄉里的人稱他能行弟道。

子貢請問再次一等。孔子答，「言必信，行必果」，說話，必守信不移，做事，必堅持到底，「硜硜然小人哉，抑亦可以爲次矣」，這是不能變通的小人，硜硜然，像石頭那樣堅實，然而亦可以爲再次一等的士。小人不比大人，大人如孟子離婁篇所說，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唯義所在」。小人必信必果，而不與義配合，則不免於流弊，所以更次一等。但在春秋時代，世襲的卿大夫，或弑君，或弑父，連這樣的小人也比不上。

子貢原來問士，以及一再的敢問其次，最後始問今之從政的人何如，也就是問那時候的士大夫何如，這才是他所問的本意。

孔子說：「噫」，歎息，「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」。小器之人何能入算。

筭，鄭注竹器，容一斗二升。斗與筭容量都很小，以此比喻一個人的器識淺陋。孔子時代的諸大夫就是斗筭之人。

○子曰：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

中行，注重的是中字，中就是中庸之道，簡說就如孟子盡心篇的「中道」，中行就是依中庸之道而行，無過，亦無不及。

「與之」的「與」字，竹氏會箋以爲卽與「可與共學，可與適道」的「與」字同義。邢疏：「中行，行能得其中者也。言旣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，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。」

孔子以爲，中行之人得不到，只有取狂者狷者而與之。狂者進取，包注，狂者進取於善道。狷者有所不爲也，包注，狷者守節無爲。

狂狷兩者都不合乎中道，但狂者有進取心，狷者不爲不善之事，都是可取的人才。

○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「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。」善夫，「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」子

曰：不占而已矣。

此章大意在說恆心的重要，先是孔子舉南方人的兩句成語，稱其爲善，次就周易恆卦九三爻辭，顯示無恆之人一事無成，你替他占卜也不靈，譬如你剛替他占卜某事，轉眼之間，他又改變主意，這種心意不定的人，占之無用，所以孔子說不用占。

「巫醫」，皇疏以巫是接事鬼神的人，醫是爲人治病的醫生。清儒毛西河、俞曲園等，認爲應據禮記緇衣篇，當作「卜筮」講，可與下文「不占」的意思相貫。禮記緇衣：「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，人而無恆，不可以爲卜筮，古之遺言與，龜筮猶不能知也，而況於人乎。」皇疏以爲這是南方人原有的兩種說法，所以孔子兩次稱說，而禮記、論語也各有所記錄。以上各

注，毛氏等意見可從。

「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」，集解鄭注：「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。」皇疏又引衛瓘解釋：「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。」鄭注將下句解爲另一人，較好。衛注之意，無恆的人，不可以作巫醫。鄭注之意，巫醫治不好無恆的人。

「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」，集解孔安國注：「此易恆卦之辭，言德無常，則羞辱承之。」周易集解引荀爽說：「意無所定，故不恆其德。」此二句是周易恆卦九三爻辭。孔、荀二注之意。心意不定，是爲其德不恆。心意無常的人，則常承受羞辱。「或承之羞」的「或」字，皇疏引毛詩及老子古注，作「常」字講。

「子曰：不占而已矣」，集解鄭注，易經所以占吉凶，無

恆之人，易所不占。

○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

君子與人相處，和平忍讓，而其見解卓越，與眾不同。小人所見平庸，與眾相同，而其爭利之心特別強，不能與人和諧辦事，但能擾亂他人而已。

左傳昭公二十年，齊國晏子爲齊君辨別和同二字之異，和如五味調和，五聲相成，同則單調，只是一聲一味之同，不與他聲他味相調和，如此，食之無味，聽之無趣。晏子的解釋，可爲此章注解重要的參考。

○子貢問曰：鄉人皆好之，何如。子曰：未可



也。鄉人皆惡之，何如。子曰：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

子貢問孔子，假使有一個人，一鄉之人都喜好他，則此人何如。孔子說，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好人。子貢又問，一鄉之人都厭惡他，則此人何如。孔子說，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壞人。孔子不待子貢再問，就加以解釋，與其泛隨鄉人好之惡之，不如親自觀察，鄉人之中的善人喜好他，惡人厭惡他，然後相信他是好人，比較可靠。

○子曰：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，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。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，

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。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

說字，古注同悅字。另有一義，即當說話的說字講。

君子容易事奉，而難以取悅。因為取悅君子而不合道理，君子不悅，所以難悅。至於君子用人，則量其能力而器使，無求完備，故易事奉。

小人容易取悅，而難以事奉。因為取悅小人雖不合道理，小人也會喜悅，所以易悅。至於小人用人，則是求全責備，故難事奉。

毛西河論語稽求篇，認為漢儒另有一解，說字當言說之義講。他引先聽齋講錄說：「君子厚重緘默，不輕說人長短。苟于義分不宜說，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，似乎深沈不可測。而

使人平易，絕無苛求。小人相對喋喋然，議論蠶發，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。而一經使人，便苛求不已。」

程氏樹德論語集釋案語，說字疑當作言說或游說。他說，皇本於論語所有說字多從心作悅，獨此章不改，毛氏此說似可從。但翟灝四書考異認爲，說與事對待反覆，如讀說字爲言說音，則甚不融洽。

此章說字講解可以兩義並存，讀音可讀爲悅。

○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

泰字，何晏當縱泰講。縱字有舒緩、放縱等義，也就是沒有拘束的意思。驕是驕矜、傲慢。

君子心中沒有拘束，對人則不傲慢。小人與君子相反。

程氏集釋取李埭論語傳注，很好。李注：「君子無眾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何其舒泰，而安得驕。小人矜己傲物，惟恐失尊，何其驕侈，而安得泰。」

君子無眾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三句，是堯曰篇裏孔子答子張的話，李氏引來解釋此章，是謂以經注經，自得確解。

### ○子曰：剛、毅、木、訥，近仁。

剛，依鄭注，是剛強不屈的意思。集解王肅注，毅是果敢，本是質樸無華，訥是言語遲鈍。

中庸說：「力行近乎仁」，劉氏正義以力行即謂剛毅。學而篇：「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，洪邁容齋隨筆說：「剛毅者必不能令色，木訥者必不爲巧言。」

仁字的含義太廣，學仁不容易，剛毅木訥與仁相近，可由這四者學起。

○子路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曰：切切悝悝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朋友切切悝悝，兄弟怡怡。

子路問，怎樣才稱爲士。孔子答復：「切切悝悝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」。劉氏正義以爲，孔子的話到此爲止，「切切悝悝，怡怡如也」，是當時的習見語，所以孔子概略言之，記論語者恐人不明，便加兩句解釋語：「朋友切切悝悝，兄弟怡怡」。

集解馬融注：「切切偲偲，相切責之貌。怡怡，和順之貌。」劉氏正義：「鄭注云，切切，勸競貌。勸競，卽切責之意。鄭與馬同也。」又說：「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。故切有責訓。」

毛詩小雅常棣傳：「兄弟尙恩，熙熙然。朋友以義，切切節節然」。孔穎達疏，切切節節，皆切磋勉勵之貌。孔氏以熙熙當論語怡怡，節節當論語偲偲。劉氏正義說：「朋友相勉，不使爲非，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。」

兄弟屬於天倫，朋友在五倫中是道義結合，所以相處各有其道。了解這個道理，能以敦倫盡分，便是讀書明理之士。

○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卽戎矣。

教民，朱子集注：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，務農講武之法。」

七年，吳氏嘉賓論語說：「古人三載考績，三考而後黜陟，皆中間一年而考，五年則再考，七年則三考，故三年爲初，七年爲終。」

卽戎，集解包注：「卽，就也。戎，兵也。言以攻戰。」

善人治理國家，不會窮兵黷武。但受外國侵略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。所以平時教民，除了道德教育與職業教育外，應有軍事訓練，並以道德教育爲主。如此七年之久，一旦有外敵入侵，人民可以當兵衛國。

○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

用沒有受過教育訓練的人民去作戰，是謂拋棄人民。

集解馬注：「言用不習之民，使之攻戰，必破敗，是謂棄之。」

馬注的「不習之民」，似是專指沒有學習戰鬥技能的人民而言。但除習戰以外，應該包括平時的道德教育。因無道德教育做基礎，便無戰鬥意志，作戰也必然失敗。





論語講要 憲問第十四

○憲問恥。子曰：邦有道，穀。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。

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爲仁矣。子曰：可以爲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

憲是孔子弟子原憲，字子思，雍也篇稱爲原思。

此章前後兩段，一問恥，一問仁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在後段克字上有「子思曰」三字，「可以爲仁矣」，作「可以爲仁乎」。

集解孔安國注：「穀，祿也。邦有道，當食其祿也。君無道，而在其朝，食其祿，是恥辱也。」

朱子集注：「邦有道，不能有爲，邦無道，不能獨善，而但知食祿，皆可恥也。」

孔注恥是專就「邦無道穀」而言。邦有道時，作官食俸祿，猶如今日奉公守法的公務員，得其應得的薪俸，理所當然，不能說是恥。這與泰伯篇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」經義相合。依此講，比較好。

克伐怨欲，依集解馬融注，便是好勝、自誇、怨恨、貪欲。克伐怨欲不行，就是不好勝、不自誇、不怨恨、不貪欲。原憲問，這可否算是仁呢？孔子答復，可謂難得，是不是仁，我卻不知。

程氏集釋舉阮元論仁篇說：「此但能無損於人，不能有益於人，未能立人達人，所以孔子不許爲仁。」

○子曰：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爲士矣。

居是居處，懷居的意思是懷念安居的生活。

士是有志的讀書人，不務他業，專學政治，將來要出去辦大事，爲國民謀福利。如果只求個人生活安適，這就與他的志向相背，不會有所作爲，所以不夠資格爲士。

孔子所說的士，是指培養爲有道的政治家而言。所脩的學業，內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，以明明德，外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以資親民。學優而後從政，即是從事利他的聖賢事業，與後來的亂世之人，只爲利己而辦政治者，大異其趣。

○子曰：邦有道，危言，危行。邦無道，危行，言孫。

危言危行的「危」字，古注有「厲、高、正」三種解釋，據廣雅作「正」字講較好。

孫同遜，何氏集解：「孫，順也。」

一個人在國家有道時，說話要正直，行爲要正直。在國家無道時，仍然不能同流合污，行爲還是要正直，但說話要謙和宛轉，否則召禍。

○子曰：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

竹氏會箋：「有言，謂有善言也。」

有德的人必定有言，有言的人不一定有德。德是德行，言是有益於人的言語。有德行的人說話不會害人，只想對人有好處，所以必有有益之言。但有有益之言的人，或是言不由中，或是能說不能行，所以不一定有德。

仁源於德，德源於道，有道德的仁人作道德之事，必然勇爲，無勇不能成事，便不能成爲仁者，所以仁者必有勇。有勇的人雖然勇於作事，若不與道德相合，便不算仁，即使奮不顧身，也只是無意義的匹夫之勇，所以勇者不一定有仁。

○南宮适問於孔子曰：羿善射，奭盪舟，俱不得

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夫子不答。南宮适出。子曰：君子哉。若人。尚德哉。若人。

此章有些事情難以考據，只能按照比較妥當的古注講解。

南宮适，即南宮子容，也就是公治長篇裏的南容。釋文：

「适，本又作括。」

集解孔注，羿、奭，都是夏朝人。羿是有窮國之君，奭就是左傳裏的澆，他是羿臣寒浞之子。

邢疏引左氏襄公四年傳、哀公元年傳，以及劉氏正義引梁玉繩漢書古今人表、周柄中典故辨正，綜合解釋，羿恃其善射，逐出夏朝天子相，左傳稱爲夏后相，自立爲天子，用寒浞爲臣，反爲寒浞陷害，結果死於家眾逢蒙之手。羿死後，寒浞即取羿

的妻室，生了兩個兒子，一是澆，一是豷。澆的力氣大，能盪舟，就是能在陸地推舟，由其武力滅了夏后相。當初夏后相被羿逐出後，奔依斟灌、斟鄩兩小國，故至澆時始被滅。當時夏后相被逐時，其妻已懷孕，逃到有仍，生少康。後由少康滅澆，少康子杼滅豷，而中興夏室。

南宮适問孔子，羿善於射箭，羿力能盪舟，「俱不得其死然」，不得其死，就是不得善終，然字用在文言句末，據經傳釋詞，當焉字用。「禹稷躬稼，而有天下。」禹致力於水利，後受舜禪而爲夏王，稷教民稼穡，他的後代子孫建立了周朝。禹稷二人的力氣比不上羿羿，但都得了天下。

南宮适說後，孔子不答。「不答」是不用言語回答而已。孔子在南宮适出去後，便說：「君子哉若人，尙德哉若



人」。這兩句話是讚許南宮适，讚許他是尚德的君子，崇尚道德，不崇尚武力。

○子曰：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

不仁，指違仁而言，君子學仁，應當求其成熟，如孟子告子篇說：「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」。仁未成熟，不免違仁。在孔門中，只有顏子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弟子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足見仁道難成。君子而有不仁者有矣夫，是說君子學仁尚未成熟者，有之。至於小人，未嘗學仁，便談不上仁。所以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

仁雖難成，但是肯學則能成，不學便無能成之理，所以不能淪爲小人，必須學爲君子。

○子曰：愛之能勿勞乎。忠焉能勿誨乎。

愛是愛護，之字是指所愛護者，勞字從古注作勉字講。

愛之，如愛子弟、愛國民等，愛護一個人，就要勉勵他，使他走正路。又，既然愛護他，就應當勞心勞力的幫助他，使他循正途發展。

忠於一個人，不能不教誨他。這裏的誨字含義較廣，教導子弟，固然是誨，規勸朋友，規諫長上，希望他們改過，也都有誨的意義。能如此誨，才是盡忠。

○子曰：爲命，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脩飾之，東里子產潤色之。

爲命，集解孔注「作盟會之辭」，皇疏「作盟會之書」，依左傳，卽作外交辭令。

孔注，裨諶是鄭大夫，姓裨名諶。馬注，世叔是鄭大夫游吉。左傳稱子大叔。行人是掌外交事務之官，子羽是鄭大夫公孫揮的字。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的字。東里是子產所居的地名，因以爲子產之號。

鄭國在子產執政時期，要作外交文書時，先請大夫裨諶起草稿，再請大夫游吉去討論要義，然後由了解外交事務的大夫公孫揮脩飾文句，最後由子產潤色辭藻。

辦一件外交文書，經過四道手續，由四位大夫各盡所長，始告完成，足見如何慎重其事，更可見子產能夠知人用人，而不自用。

邢疏引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事，可以參考。那是衛國的北宮文子告訴衛侯的話。他說：「子產之從政也，擇能而使之。馮簡子能斷大事。子大叔美秀而文。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，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、班位、貴賤、能否，而又善爲辭令。裨諶能謀，謀於野則獲，謀於邑則否。鄭國將有諸侯之事，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，且使多爲辭令。與裨諶乘以適野，使謀可否，而告馮簡子，使斷之。事成，乃授子大叔使行之，以應對賓客。是以鮮有敗事。」

○或問子產。子曰：惠人也。問子西。曰：彼哉彼哉。問管仲。曰：人也。奪伯氏駢邑三百，飯疏食，沒齒無怨言。

「或問」就是或人問。經文稱未具姓名的人爲「或人」。或以子產、子西、管仲三個人問孔子，也就是請孔子評論他們爲人如何。

或人先以鄭子產問，孔子說：「惠人也。」孔安國注：「惠，愛也。」邢疏：「子產仁恩被物，愛人之人。」子產在鄭國辦政治時，給人民很多恩惠，所以孔子以這惠字來評定他的爲人。

再問，子西，馬注子西是鄭大夫。他就是公孫夏，與子產

爲同宗兄弟。又有一說，楚令尹公子申，也叫子西。今採前說，是鄭大夫公孫夏。孔子不予確評，只說：「彼哉彼哉」。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說，這是古成語，孔子引以作答。彼哉彼哉，譯爲語體，便是：那人嗎？那人嗎？此有貶意，但無法注明是何意思，只可窺其語氣。

最後問，齊管仲，孔子說：「人也」。論語裏的人仁二字往往通用。「人也」就是「仁也」。後面有一章，孔子答子路問，即說管仲「如其仁，如其仁」。所以此章「仁也」，應當無問題。下文「奪伯氏」一段，是舉管仲爲仁的事證。伯氏是齊國的大夫，皇疏說他名偃。駢邑是他的采地，駢是地名，據水經注，在今山東臨朐縣古城東。劉氏正義引春秋莊公元年經，齊師遷邾，杜注：「邾在東莞臨朐縣東南。」劉氏說：「駢即

邾字。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有邾城，是也。」三百是他采地的稅戶，有三百家。皇疏：「時伯氏有罪，管仲相齊，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。」伯氏被削奪後，家庭生活困難，只得喫一些粗疏的食物，但他終身沒有一句怨言。孔安國注：「齒，年也。」沒齒，猶言沒世，或終身之意。管仲判決此案，如非出於仁心，判得合理，何能如是。

○子曰：貧而無怨難，富而無驕易。

怨，說文：「恚也。」廣韻：「恨也。」怨驕二字都是煩惱，一個人如不願爲煩惱所苦，那就要無怨無驕，但貧而無怨比較難，富而無驕比較易。既知難易之後，就要在貧時勉爲其難，至於富貴，當然更不可驕傲。

○子曰：孟公綽爲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、薛大夫。

孔子評論魯大夫孟公綽的才性，認爲他適合做大國的卿大夫家臣，不適合做小國的大夫。

當時晉國是大國，趙氏魏氏皆是晉國的卿大夫。公綽爲人廉潔，作事亦有條理，但非全才。如爲趙、魏老，老是家臣之稱。公綽如做趙、魏的家臣，所辦之事，可爲優等。滕、薛皆是小國。公綽若做滕國或薛國的大夫，則不能稱職。

集解孔安國注：「公綽，魯大夫也。趙、魏，皆晉卿也。家臣稱老。公綽性寡欲，趙、魏貪賢，家老無職，故優。滕、薛小國，大夫職煩，故不可爲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貪賢者，言



務多賢也。」致力於多養賢人，是謂「務多賢」。注言「無職」即皇疏：「職不煩雜」之意。

大國的大夫家臣，與小國的大夫，所辦的事情不同，孟公綽長於此事，不一定長於彼事，用人不能求全責備，必須取其所長，捨其所短。孔子評論孟公綽這兩句話，可爲用人法則。

○子路問成人。子曰：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曰：今之成人者。何必然。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

## 以爲成人矣。

子路問成人，卽是向孔子請問，怎樣才是一個有成就的人。孔子答復，若有臧武仲的智慧，孟公綽的不貪欲，卞莊子的勇敢，冉求的才藝，並且文之以禮樂，也可以算是有成就的人了。

集解：「馬融曰：臧武仲，魯大夫臧孫紇。公綽，魯大夫孟公綽。」  
「周生烈曰：卞莊子，卞邑大夫。」

孟公綽不貪欲，已見前章。冉求的才藝，在雍也篇裏，也獲孔子的稱許。

臧武仲因爲得罪魯國的三家，逃到齊國避禍，齊莊公擬贈田給武仲，武仲見齊莊公所爲，預料他將失敗，不願受田，以免後患，因此在談話中故意激怒莊公，使其作罷，所以孔子說：

「臧武仲之知。」知卽智。詳細事實見皇疏引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。

卞莊子是魯國著名的勇士，皇疏說他能夠獨力與虎格鬥。韓詩外傳卷十記載，卞莊子是個孝子，他的母親在世時，他隨軍作戰，三戰三敗，朋友看不起他，國君羞辱他。及其母死三年，魯國興師伐齊，他請求從戰，三戰三獲敵人甲首，以雪昔日敗北之恥，最後又衝殺七十人而告陣亡。劉向新序也記載其事。

如果一個人兼有以上四人之長，便具備智廉勇藝，再經禮樂陶冶，這在孔子看來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

劉氏正義引劉向說苑辨物篇，顏淵問孔子成人之行何若。

「子曰：成人之行，達乎情性之理，通乎物類之辨，知幽明之故，睹遊氣之源，若此而可謂成人。」此答子路只舉四人所長。

比答顏子爲次一等，所以說「亦可」。

第二段「曰」字以及下文，皇疏、邢疏，都以爲孔子說，朱子集注又引胡氏，以爲子路之言。鄭浩論語集述述要，以爲「曰，今之成人者」，是子路的話，意思是敢問其次。自「何必然」至文末，是孔子的答復語。「何必然」上面省一「曰」字，古人文字常有這種用法，鄭氏之說可以採取。

前段所舉四人，都不是古人，但四人各占一長，合起來，則非當時一人所能兼有，所以，後段子路再問今之成人者，孔子答，何必然，不必如前述的標準。只要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也可以是成人了。

見利思義，是說遇見可取之利，要想一想此利是否合義，合則取，不合則不取。見危授命，遇見危難，義不可免，決不

逃避，不惜交出生命，也要解危。久要的要字當約字講，與人有約，永久信守，不論後來境遇如何，決不忘平日與人所約之言。

前段成人，智廉勇藝，又須文之以禮樂，此段但講義與忠信，故又次一等。雖然又次，但能力行，也有了不起的成就。

○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：信乎，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。公明賈對曰：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子曰：其然，豈其然乎。

公叔文子，據集解孔注，他是衛國大夫公孫拔，文，是他的諡號。禮記檀弓鄭康成注，文子是衛獻公之孫。

公明賈，也是衛國人，姓公明，名賈。或謂公明古讀爲公羊，賈讀爲高，卽是公羊高。

孔子聽說，公叔文子「不言、不笑、不取」，因問公明賈，這話是否可信。

公明賈回答：「以告者過也」，是傳說此話的人言過其實。「夫子」，指公叔文子，因爲他是大夫，故可稱夫子。「時然後言」，說話適得其時，也就是應當說話時才說話。所以別人不厭惡他說話。「樂然後笑」，歡樂時才笑，沒有虛情。所以別人不厭惡他笑。「義然後取」，合義始取，取得正當。所以別人不厭惡他取。文子並非不言不笑不取，而是言笑取都恰如

其分，所以別人不厭。

孔子聽後，便說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。」皇疏，其然，孔子認爲公明賈所說的應當如此。豈其然，孔子認爲原來傳聞「不言不笑不取」豈容如此。皇疏其次依馬注解釋，其然，是讚美文子，能以時然後言等，豈其然乎，又恐文子時然後言等不能盡然。

○子曰：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

前章，子路問成人，孔子稱讚臧武仲有智慧。這裏，是說臧武仲以他的封邑請求魯君，爲臧氏立後。皇疏：「爲後，謂

立後也。」孔子依據此事說他要君。要是挾。以孝經五刑章而論，要君之罪最爲嚴重。

防，是臧武仲的食采邑，在今山東費縣東北六十里。魯襄公二十三年，武仲爲孟氏所譖，構成罪過，出奔到邾，後又從邾回到防邑，派他的異母兄送禮給魯君，求魯君姑念他祖先的功勳，爲臧氏立後，以守其先人之祀。魯君便立他的異母兄臧爲。武仲把防邑交給臧爲之後，便奔到齊國。詳情見孔注所引襄公二十三年左傳。

武仲「以防求爲後」，當時或有人說他不是要君，但他先回來占據防邑，始向魯君請求，這就構成了要君之罪，因爲如果魯君不答應他的請求，他未必不以防邑來叛亂，所以孔子說：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」



○子曰：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。

集解鄭注：「譎，詐也。」說文：「譎，權詐也。」

春秋時代，齊桓公，晉文公，相繼創立霸業，領導諸侯，尊王攘夷，但就某些事情而言，他們有譎正之分。古注舉的例子很多，今只引以下二事。一是齊桓公在葵丘會盟諸侯，一切以禮待周天子，詳見春秋僖公九年左氏傳及穀梁傳。一是晉文公的踐土之盟，事在春秋僖公二十八年，左傳說他召周天子到踐土，接受諸侯朝禮，並引孔子的話說：「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訓」。由此可見，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。

○子路曰：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

死。曰：未仁乎。子曰：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

桓公就是齊國的公子小白，他和公子糾都是齊襄公的異母弟。襄公無道，鮑叔牙預知齊國將亂，便輔佐小白出奔到莒。後來襄公被他的從弟無知弑而自立。管仲召忽二人同輔公子糾逃到魯國。幾個月後，齊大夫雍廩殺無知。小白由莒回齊。公子糾之母是魯女，所以魯國出兵護送公子糾回齊，另外派管仲率兵攔阻莒道。管仲路遇小白，射中小白的帶鉤，小白佯死脫身。管仲以爲小白已死，報告魯國。魯軍送公子糾遂緩緩前進。不料小白已先入齊，立爲桓公，聞魯軍入境，立即發兵迎戰，魯兵敗走。桓公本欲殺管仲，後因鮑叔牙規勸，決予重用，乃

使魯國殺公子糾，交出召忽管仲。召忽爲公子糾殉節自刎。管仲囚送到齊，卽由桓公任爲齊相。詳見左傳莊公八年至九年記事，以及管子大匡篇，史記齊世家。

子路爲人，注重道義，他認爲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爲之而死，可謂殺身成仁，管仲不爲公子糾自殺，當不能與召忽相比，因問孔子說：「未仁乎」。

孔子答復，齊桓公爲諸侯盟主，九合諸侯，不用武力，故稱衣裳之會，天下由此而安，這都是得力於管仲。因此，「如其仁，如其仁」，管仲亦如召忽之仁。

九合諸侯，各注或以九爲虛數，表示多次的意思，朱子以九糾通用，解爲糾合，今仍從古注，當九次講。

○子貢曰：管仲非仁者與。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。自經於溝瀆，而莫之知也。

子貢疑問，管仲非仁者。他認爲，桓公殺了管仲所輔的公子糾，管仲不能爲公子糾而死，反而輔佐桓公，這能算是仁人嗎？孔子解答，管仲相助桓公，有這些功績，可以成爲仁人；他使桓公爲諸侯的盟主，帥領諸侯，尊重周天子，一正天下，使天下安定，不受夷狄入侵，民到于今仍受管仲的恩賜。微管

仲，如果沒有管仲，我們中國人都要變成披髮與左扣衣襟的夷狄了。管仲豈像匹夫匹婦那樣普通人，爲堅守一種信用，自縊於溝瀆之處，而無功績爲人所知。

管仲的大功，一則使桓公能以維持天下安定的局面，一則維護以人倫爲主的中華文化，不使淪爲非禮非義的夷狄，天下後世人民皆受其賜，所以不害其爲仁人，這是孔子以大公立論，並著眼於天下人民所受之惠，爲子貢解釋疑問，實爲後儒論人論事的準據。

「微管仲」一段，馬融注：「微，無也。無管仲，則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皆爲夷狄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注言此者，見夷狄入中國，必用夷狄變夏，中國之人，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，亦必滅棄禮義，馴至不君不臣也。」劉氏又說：「管仲志在利齊

國，而其後功遂濟天下，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，故聖人以仁許之，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。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，若無管仲之功，而背君事讎，貪生失義，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。」

○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，與文子同升諸公。子聞之曰：可以爲文矣。

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，由文子推薦，與文子同上於公朝，居平等地位，一同事君。孔子聞知此事，就說，公叔文子可以諡爲文。

大夫僎，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，士免切。釋文，僎，本

又作撰。

禮記檀弓：公叔文子卒，其子戍請諡於君。君曰，夫子聽衛國之政，脩其班制，以與四鄰交，衛國之社稷不辱，不亦文乎。鄭康成注，文子，衛獻公之孫，名拔，或作發。君，靈公也。劉氏正義引錢氏坫論語後錄說，周書諡法，文有六等，稱經天緯地、道德博厚、學勤好問、慈惠愛民、愍民惠禮、錫民爵位。並無脩制交鄰、不辱社稷等例。靈公之論，不本典制，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。

文子推薦他的家臣大夫僕，即合「錫民爵位」一條。

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：夫如是，奚而

不喪。孔子曰：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，夫如是，奚其喪。

孔子談及衛靈公，說他無道。季康子問，如此，爲何不亡國。孔子答以不亡國的原因，他有仲叔圉，集注，卽孔文子，辦理外交，又有祝鮀，此人雖有缺點，但有辦祭祀的特長，因此叫他辦理宗廟之事，又有王孫賈，此人也有缺點，但有軍事專長，因此叫他辦理軍旅之事，如此，那裏會亡國呢？

奚而不喪：俞曲園羣經平議引證孟子滕文公篇「方里而井」等古書，以「奚而」作「奚爲」解。朱子集注：喪，失位也。

此章是論知人善任的重要，也有啓示康子之意。潘氏維城論語古注集箋，引論語述何說，舉三臣，以勵康子也。三臣不



足稱道，其事靈公，猶愈於魯三家也。昭公之出奔，夫子歸罪於季氏焉。

○子曰：其言之不怍，則爲之也難。

集解馬融注：「怍，慙也。內有其實，則言之不慙。積其實者爲之難也。」

馬注的意思是，言語無虛妄，才不致於慙愧，但若內聚其誠實，使凡所說的話皆不感慙愧，則不容易。

言語如實，人所難能，知此可以自省自勵，馬注比他注爲優。

○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

陳恆弑其君，請討之。公曰：「告夫三子。」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」君曰：「告夫三子者，之三子告，不可。」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」

集解馬注：「成子，齊大夫陳恆也。」皇疏，成子是陳恆的諡號，他在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弑其君壬於舒州。壬是齊簡公之名。

魯與齊國同盟，又是鄰國，齊君被弑，魯國應該出兵討伐亂賊。孔子因此沐浴齋戒，朝見魯哀公，請討陳恆。馬注：「將告君，故先齋，齋必沐浴也。」孔子此時已是魯國老者，非有

大事，不入朝見君，既爲大事，故先沐浴齋戒，至爲慎重。

「公曰，告夫三子。」孔注，三子是三卿。卽是仲孫、叔孫、季孫。魯國的政權就在三家手中，哀公不能作主，所以叫孔子去告訴他們三人。

「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，告夫三子者。」古注引左傳哀公十四年記載，這是孔子退朝以後，與他人說的一段話。孔子在魯國雖然早已辭職，但仍是大夫，「以吾從大夫之後」，是謙虛之辭。孔子說他自己既是大夫，遇見齊國這樣大事，不敢不上朝報告，豈知君主卻要他轉告三子。這段話的意思，據馬注，依禮，孔子應當報告國君，不應當報告三子，但由君命，不得不去報告他們。

「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

也。」之字作往字講，孔子前往告訴三子。三子都認爲不可以討伐。孔子只好拿前面同樣的話對三子一說而已：「因我忝爲大夫，所以不敢不來報告。」

此章古注議論很多，茲摘譯左傳等三條作參考：

左氏哀公十四年傳，孔子請哀公討伐陳恆時，曾爲哀公研判，齊國人有一半反對陳恆弑君，以魯之眾，加上齊國的一半人，可以取勝。

顧棟高春秋大事年表說，魯國的兵權在三子，三子的兵權卻在家臣，例如冉有等人都在季氏家中，如孔子奉魯君之命，命家臣出兵，三子豈敢抗命。加以樊遲有若，皆是勇銳之士，號召遠近，聲罪致討，四鄰諸侯，必有聞風響應者。

劉氏正義說，誠使哀公奮發有爲，許可孔子請討，則孔子

奉辭伐罪，必能得之三子，大服齊人，一舉而齊魯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，這也是亂世之一治，可惜哀公終不能用孔子。

○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勿欺也，而犯之。

子路問事君的道理。孔子答復：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」欺是欺騙，犯是犯顏，之指君主而言。

集解孔曰：「事君之道，義不可欺，當能犯顏諫爭。」孔注的意思，爲臣應當諫君，以阻止他的過失，假使他不高興，甚至不惜犯顏而諫，但必須不欺君，才能犯顏諫爭。「而犯之」的「而」字，孔注作「能」字講。

這兩句話，也可以這樣解釋：事君之道，不能欺君，然而君有不對的地方，可以犯顏諫之。

○子曰：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

何晏注：「本爲上，末爲下也。」

上達，下達，含義都很廣泛，何注以本末解釋，比較可取。上達指根本而言，下達指枝末而言。達，邢疏作「曉」字講。曉，卽是知的意思。君子知本，凡事皆從根本做起。小人相反，凡事皆是捨本逐末。

學儒當知，希聖希賢是本，財利是末。

○子曰：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

集解孔安國注：「爲己，履而行之。爲人，徒能言之。」

履而行之，是說古時學者將其所求的學問拿來自己實行，這是

爲自己脩養而學。徒能言之，是說今時學者只將他所求的學問拿來銜示於人，令人知道他非常高明，而他自己不肯實行，這是爲誇耀於人而學。

古之學者，知道求學的意義，在成己成物。爲己，就是先成就自己。例如智仁勇，皆須自己先成就，然後始有能力成就他人。今之學者，不知道求學的意義，以求名利爲先。所以，不脩道德，只求學問。求學目的，是爲了令人知道他學問。以有學問，則可以獲得種種利益。故云：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

○蘧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  
夫子何爲。對曰：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使

者出。子曰：使乎。使乎。

蘧伯玉，衛國大夫，姓蘧，名瑗，是孔子的老朋友。孔子在衛國時，即嘗住在他家。

蘧伯玉派人到魯國拜訪孔子，孔子請此人坐，然後問：「夫子何爲。」夫子，稱蘧伯玉。使者對答：「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。」何晏解：「言夫子欲寡其過，而未能無過也。」使者辭出後，孔子讚美：「使乎，使乎。」集解陳曰：「再言使乎者，善之也，言使得其人。」使，是派遣之意。蘧伯玉派得能稱其職的人。是謂「得其人。」

淮南子原道訓：「蘧伯玉年五十，而有四十九年非。」莊子則陽篇也有類似的記述。可見蘧伯玉確是時常欲寡其過，使



者的話恰如其分，所以孔子加以讚美。

○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

位是職位，或泛指地位。政是政事，也可泛指他人所辦的事情。孔子教人，不在其位，就不要籌謀其事，免得干涉他人的職責。

君子思不出其位，這是周易艮卦象辭，曾子引來解釋孔子以上兩句話。不出其位，是安守本分的意思。

朱注把上下兩節分爲兩章，並以不在其位兩句已見泰伯篇，此處算是重出。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認爲不妥，因爲曾子引艮卦

象辭，本為證明孔子之語，如另作一章，便不解何意。

○子曰：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

其言而過其行，例如說了五分，而只做三分或四分，君子就以爲可恥。

皇本作「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。」並疏云：「言過其行，君子恥之。」

○子曰：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。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子貢曰：夫子自道也。

君子道者三，就是指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這

三者都要以事實來體驗。仁者凡事不害人，而且力求有利於人，一切內省不疚，所以不憂。智者看事分明，力能決斷，所以不惑。勇者依於仁智，凡所應爲之事，不計艱難，勇於實踐，所以不懼。孔子說這三者「我無能焉。」我，孔子自稱。無能，做不到。君子辦事之道，離不開此三者。具此三者，即可稱爲君子。但是孔子說：「我辦不到。」子貢卻說：「夫子自道也。」自道，就是自說。子貢以爲，這三者，孔夫子都能辦得到，所以，無異孔子說自己。

程氏集釋引論語筆解：「子貢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，故云自道，以明有能也。」

君子道者三，古注有兩種解釋，一是皇侃疏：「君子所行之道有三。」一是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說，孟子盡心章句下，

君子厄陳蔡章，趙岐注引論語曰：「君子之道三，」疏本改作「道者。」

○子貢方人。子曰：賜也賢乎哉。夫我則不暇。

方人，依鄭康成注，作謗人。子貢謗人，就是說人的過惡。孔子喚問子貢說，賜也，你本身賢乎哉，以我來說，我則自顧不暇，又何能謗人。禮記大學說：「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」孔子猶不能謗人，子貢能謗人嗎？「夫我則不暇」，是孔子以身示教。

皇邢二疏，朱子集注，都從孔安國注，將「方人」作「比方人」講。陸德明經典釋文說：「鄭本作謗，謂言人之過惡。」劉氏正義引盧文弼考證說，古論語謗字作方，蓋以聲近通借。

劉氏以爲，孔子不以比方人爲非，例如夫子嘗問子貢與顏回孰愈，這就是比方，所以此處應作謗人講。

○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

「不己知」就是「不知己」，不愁他人不知道自己。「患其不能也」，皇本此句是「患己無能也」，只怕自己無能力。

學無止境，患己無能，則必發憤研究學問，脩養道德。至於自己的學問道德是否爲人所知，那就不用計較了。這是孔子教給學者非常重要的觀念。學而篇：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。」衛靈公篇：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都是提示學者，一切求之於己，操之在我。

○子曰：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。

逆，是逆料，預料。億，是億度，揣測。抑亦，轉語詞，有「反之」的意思。

集解孔安國注：「先覺人情者，是寧能為賢乎，或時反怨人。」劉氏正義說：「釋文云，怨，本或作冤，盧氏文弼考證，古怨與冤通。」

孔注大意是說，不可以預料他人會來詐欺，不可以揣測他人不能守信。反過來說，以預料揣測而得事先發覺他人的詐欺或不信者，這豈能算是賢者。因為這樣或恐有時反而冤枉人。

孔子只是不主張由逆億而得的先覺，並非反對不由逆億的

先覺。怎樣才是不由逆億的先覺呢？中庸說：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」以至誠心待人，可以先覺。

○微生畝謂孔子曰：丘，何爲是栖栖者與。無乃爲佞乎。孔子曰：非敢爲佞也，疾固也。

孔子周遊列國，目的是在實行聖人之道。微生畝問孔子，爲何如此到處奔波，莫非是要施展佞才，討好各國君主。孔子告訴微生畝，他不敢以佞口悅人，而是疾固。

微生畝蓋是孔子家鄉中的年長者，所以直呼孔子之名。

栖栖，各注同棲棲。栖棲都是西字的或體字。西字篆書象鳥在巢上，所以說文以西字爲棲的本義字。竹氏會箋引何楷說，

鳥宿曰棲。棲棲者，取其翔集不定之義。文選班固答賓戲：「棲棲遑遑，孔席不煖。」李善注：「棲遑，不安居之意也。」因此，論語此章栖栖，就是形容孔子周遊列國席不暇煖的意思。

疾固，包咸注：「病世固陋，欲行道以化之。」案：固陋只是學識不廣，不足爲病。當時各國君臣大都固執一己的權利，各家學說又各固執一端思想。這才使孔子引以爲病，而欲行道教化。所以將固字解釋爲固執較好。

○子曰：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

驥是千里馬，一日能行千里。孔子認爲，驥所以由人稱之爲驥，不是稱讚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，而是稱讚其具有優越的品德。



說文：「驥，千里馬也。」集解鄭康成注：「德者，調良之謂。」劉氏正義並引太平御覽四百三所引鄭注：「驥，古之善馬。德者，謂有五御之威儀。」劉氏綜合兩處所引鄭注，認為應當這樣注解：「驥，古之善馬。德者，調良之謂。謂有五御之威儀。」調良，即是和馴而善良之意。所謂五御威儀，即是五種御車之威儀。劉氏引周官司徒保氏職五馭，鄭司農注：「五馭，鳴和鸞，逐水曲，過君表，舞交衢，逐禽左。」此謂馭車者之容，驥馬有調良之德，故為善馬。

孔子教育，不僅注重才能，更注重品德，如無品德，則才能愈高，愈有力量危害人羣，所以藉驥況人，必須重德。

○或曰：以德報怨，何如。子曰：何以報德。以

## 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

孔子平時講仁，講恕道，因此有人問孔子：「以德報怨，何如。」德是恩德，怨是怨恨。人家待我不好，使我怨恨，而我卻以恩惠報答他。

孔子反問這個人：「何以報德？」以德報怨固然好，但如另外有人待你有恩德，你用甚麼報答呢？如果還是以德報答，那就不公平。所以應該「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直是正直，既不以德報怨，也不以怨報怨。例如你是法官，審判一個犯人，他正是你的所怨者，而你以正直的心情來量刑，既不特別減輕，也不特別加重。這就是以直報怨，可以算是恕道，而對於以德報德來說，自然得其平衡。

以直報怨，無過，無不及，正合中庸之道。

○子曰：莫我知也夫。子貢曰：何爲其莫知子也。子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。

古注引史記孔子世家說，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，孔子蓋爲獲麟而發莫我知之歎。

「莫我知」，就是無人知道我。這是孔子感歎沒有知己者。子貢問，何謂無人知道夫子呢？

孔子便說出不怨天、不尤人，這幾句話。

孔子行道，而道不行，晚年喪子，最得意的弟子顏淵也早

死，皆是怨天之事，但孔子知道天命，所以不怨天。

不尤人的尤字，也是怨的意思。孔子在陳絕糧，以及遭遇陽虎桓魋那些惡人，皆足引起怨人之心，但孔子只知自反，決不怨人。

下學而上達，依皇侃疏：「下學，學人事。上達，達天命。」孔子不論遭遇如何，不怨不尤之外，仍然求學，上達最高境界，這不是人所能知，只有天知之。所以何晏注：「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故曰唯天知己。」

○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子

曰：道之將行也與，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。

公伯寮，姓公伯，名寮，字子周，魯國人，與子路同做季氏的家臣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，以及馬融注，都說他是孔子的弟子，史記寮作僚，孔子家語弟子解裏沒有公伯寮，若干古注或認爲他不是孔子的弟子，或認爲他因愬子路，被後人剔除其弟子之名。

子服景伯，孔安國注：「魯大夫子服何忌」，邢疏引左傳哀公十二年杜注，認爲景伯只名何，不名何忌。劉氏正義說，景伯是孟孫之族。

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，愬與訴同，馬注：「愬，譖也。」

愬子路，就是在季孫氏面前進讒言，毀子路。子服景伯以此事告訴孔子，並說：「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」鄭康成注：「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，使之誅伯寮而肆也。有罪既刑，陳其尸，曰肆也。」諸，是「之於」二字。之字即指稱公伯寮。夫子，即指季孫而言。依據注疏，大意思是說，季孫固已聽信讒言，而有疑惑子路之心。但對於公伯寮，景伯自認爲尙能有力爲子路辯護，並使季孫誅寮，然後陳列其尸體於市朝以示眾。「市朝」二字解釋於後。

孔子不贊成景伯的主張。他說，道之將行，是天命，道之將廢，也是天命。公伯寮其能如天命何。

劉寶楠氏正義：案：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，不知寮何所得愬，而季孫且信之。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，說頗

近理。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彊公室，弱私家，將不利於季氏，故季孫有感志。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，子路墮都，是夫子使之，今子路被愬，是道之將廢，而已不能安於魯矣。

「市朝」。市，是市場。朝，是朝廷。古時，大夫以上的死罪者，陳其屍體於朝，士則陳屍於市。公伯寮是士，不當陳於朝。此處市朝二字連說，先儒謂是當時成語。

○子曰：賢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子曰：作者七人矣。

辟同避。回避，或避去之義。

賢者次於聖人，賢人在亂世，不作官，不要名，言語行爲

一切謹慎，避免災難，這就是賢者辟世。皇疏引坤文言「天地閉，賢人隱」，解釋此句。天地閉，就是天下大亂的時代，賢人無處可避，只好在人羣中藏身逃名。次一等的人，不辟世，但不居亂邦，能夠擇地而處，這叫做辟地。再次一等者，不知辟地，但能觀察君主的顏色，而決定去就。例如醴酒不設，即知禮數已疏，態度已變，必須決定辭去，這叫做辟色。再次一等者，能以辟言。聽到君主不善的言辭，即決定辭去。

作者七人，包注：「作，爲也。爲之者，凡七人。」長沮、桀溺等七人，都是隱士，古注所說七人不相同，不必詳考。

○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：奚自。子路曰：自孔



氏。曰：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。

劉氏正義引鄭注，石門是「魯城外門」。晨門，是看守石門的人，早晨開門，入夜關門。據高士傳說，石門守者是魯國人，避居不仕，自隱姓名，爲魯國守石門。

子路夜宿於石門，負責開閉石門的人問子路：「奚自」，從何處來？子路答，來自孔氏。晨門一聽，卽知是孔子，便說，就是那位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的孔氏嗎？

皇疏：「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，而強周流東西。是知其不可而爲之。故問之。」「強周流東西」者。強，是勉強。周流，是周遍流轉的意思。東西，是東西南北的簡稱。周流東西，卽是流轉四方，也就是周遊列國之意。孔子雖知當世無道，仍然

勉強周流四方，希望獲得行道的機緣，以資救世。此卽是「知其不可爲而仍爲之」的孔聖人。晨門深知孔子。故如此問。

黃氏式三論語後案，據皇疏，是夫子周流在外，使子路歸魯，值莫，而宿於魯之城外，故有此問答之辭。曰知其不可而爲之，正指聖人周流列國，知道不行，而猶欲挽之。晨門知聖也。

晨門是前章七隱士中的一人。

○子擊磬於衛。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有心哉，擊磬乎。旣而曰：鄙哉，硜硜乎，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。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子曰：果哉。末之難矣。

孔子居衛國時，某日正在擊磬，有一荷蕒者，經過孔子門前，說擊磬者是有心人。

磬是石製的樂器，蕒是草編的盛物之器。音樂表現心聲，孔子擊磬，當然有心思。

荷蕒的人口氣一轉，又說：「鄙哉，硜硜乎，莫己知也。斯己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

說文，硜是磬的古字。硜硜是磬的聲音，荷蕒者從這聲音裏想像擊磬者是個堅強固執的人，所以說「鄙哉，硜硜乎。」莫己知也，據劉氏正義，是說沒有人知道孔子。斯己而已矣，是說孔子但當爲自己，不必爲人，即孟子所說的獨善其身的意思。但「莫己知也」是從上句「鄙哉，硜硜乎」而來，荷蕒者的意思，是說擊磬者把磬敲擊得硜硜而不自知。下句「斯

己而已矣」，是說擊磬者只知自己而已，言外之意，不知時代環境。

深則厲，淺則揭。這是荷蕢者引自毛詩邶風匏有苦葉篇的詩句。毛傳及各注據爾雅釋水說：「揭者揭衣也，以衣涉水爲厲。」揭衣就是將衣服提起來。這兩句詩大意是說，涉淺水，可以提起衣服，免溼。涉深水，例如水深至膝以上，提起衣服還是免不了溼，乾脆不揭衣，就任衣服垂下。水有深淺之異，涉水的方法不同，以喻有心人不必固執，天下無道，就應該歸隱。

荷蕢者也是自隱姓名之士，孔子聽見他的話，便說：「果哉，末之難矣。」果哉應該是就前文硜硜乎而言，意思是說，如果人人都這樣，把磬擊得硜硜乎，只爲自己，不爲他人，那就不難了。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聖人，天下無道，仍不作隱士。

○子張曰：書云：「高宗諒陰，三年不言。」何謂也。子曰：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。

子張引尚書所說：「高宗諒陰，三年不言」，問孔子，何謂也。

據皇侃疏，高宗是殷朝中興之帝，名武丁，德高而可崇，故稱高宗。

諒陰，諸注採鄭康成說，指天子居喪所住的凶廬，本字是梁庵，其作諒陰，或作亮陰等，都是假借字，諒陰即讀梁庵音。

殷高宗武丁，他的父王小乙死，他依古禮守三年喪，書經記載他住在凶廬裏，三年不與外人交談。子張問孔子，何謂也，

意思是說，三年不言，政治怎麼辦。

孔子答復，何止高宗，古時人君都是如此。君薨，就是人君去世，雖由太子繼位，但太子必須守喪三年，喪期未滿，不能聽政，由冢宰代理政事。百官總己，各盡自己的職事，聽命於冢宰。冢宰又稱太宰，即是後世所稱的宰相。

古注，在孔子時，人君已不行三年喪之禮，子張因此發問，以起孔子之教。

### ○子曰：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

在上位的君主如果好禮，則其使民就容易。好禮的好字重要，君主好禮，必能以禮待民，而民眾也必隨之好禮，以禮待君主。禮本於敬，上下以禮相待，就是上下互敬，所以國家需

要使用民眾時，民眾就會聽從。

○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脩己以敬。曰：如斯而已乎。曰：脩己以安人。曰：如斯而已乎。曰：脩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

子路問君子，孔子答復：「脩己以敬。」脩是脩治，敬是禮的實質，一個人以敬來脩治自己，使其身心言語統歸於敬，也就是處處合禮，這就可以算是君子了。

子路再問：「如斯而已乎。」如斯即是如此。他認為，做一個君子不止如此簡單。孔子說：「脩己以安人。」脩己以敬，便不會損害他人，就以這種脩養待人接物，便是安人。

子路仍感不足，又問：「如斯而已乎。」孔子說：「脩己以安百姓。」據劉氏正義說，脩己即是修身，安人即是齊家，安百姓則是治國平天下。安百姓就不簡單了，所以孔子最後又補充說明：「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」孔注：「病，猶難也。」諸字用在句末，是「之乎」二字的合聲，表示活動語氣。此意是說，脩己以安百姓，別說是君子，縱然堯舜那樣聖君，恐怕也難做得周到。

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使民眾皆安。此處說明，安百姓，堯舜猶難，即是告訴子路，安民的工作沒有止境，但其基本工夫則是脩己以敬。

○原壤夷俟。子曰：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，



老而不死，是爲賊。以杖叩其脛。

原壤，姓原名壤，魯國人，是孔子的老朋友，但其學術思想與孔子大異其趣。

夷俟，馬融注：「夷，踞。俟，待也。」

踞與坐不同。古時坐的姿勢，先屈膝如跪，兩脛向後，然後臀部坐於兩足。踞則臀先坐下，兩足向前張開，兩膝弓起，其形如箕，名爲箕踞，不合乎禮。

孔子往訪原壤，依禮，原壤應該出門迎接，不料他不但不出迎，而且箕踞以待。

孔子注重禮樂教育，今見原壤如此行爲，便當面對弟子說原壤三件事。一是幼而不孫弟。這是說他年輕時不遵守遜長之

禮。二是長而無述。這是說他年長以後，仍不研究聖人之學，因此無所闡述。三是老而不死是爲賊。何晏注：「賊謂賊害也。」這是說他老了還不死，於人無益，反而有害。

孔子說罷，原壤仍然雙手抱膝箕踞不起，孔子就拿起拐杖敲敲他的腳脛。

據禮記檀弓篇記載，原壤母死，孔子幫助他沐椁，原壤未表現喪母的哀情，居然還唱歌，隨從的弟子諫勸孔子和他絕交，孔子告訴弟子說：「丘聞之，親者毋失其爲親，故者毋失其爲故也。」這兩句話的第一句，是說原壤與他母親的關係。他雖然在唱歌，實際並未忘記他的母親。第二句是說孔子與原壤的關係。老朋友依舊是老朋友。由此可知，原壤應當不是普通人，或者就是前章「作者七人」中的一人。所以孔子與他交往，而

且去拜訪他。孔子在此所說的老而不死等語，以及杖叩其脛，都有戲言戲行的意味，不是古注所說的嚴責。

○闕黨童子將命。或問之曰：益者與。子曰：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

闕黨卽孔子所居的闕里。此地有一童子能夠爲人將命。童子，未成年人。將命，據馬融注，是在賓主相見禮中替賓主傳話。有人懷疑那童子是否藉此求獲教益，所以問孔子：「益者與。」與是疑問詞。

孔子說，他曾經看見那童子「居於位」，「與先生並行」，

由此看來，不是求教益，而是想趕快就作成年人。位是成年人所坐之位，古禮，未成年，不能與年長者列位而坐，只能坐於一隅，而那童子卻坐於成年人位上。先生是指成年人，並行是並肩而行。依禮記王制篇說，與父親年齡相等的人同行，要隨行在後，與兄長年齡相等的人同行，要肩隨而行。但那童子與年長者並肩而行。足見其不講禮貌，不知謙虛，如何受益。所以非求益者。

俞氏羣經平議說：「此童子自爲其黨之人將命，非爲孔子將命，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。」

邢疏：「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。」



論語講要 衛靈公第十五

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

衛靈公問陳，就是向孔子問軍陣作戰的事情。陳，釋文作陣。陣是後起的俗體字，經典仍作陳。

孔子不答復，只說嘗聞俎豆之事，未學軍旅之事，第二天便離開衛國。

俎豆，是祭祀等所用的禮器，即代表禮儀。軍旅之事，就是軍隊作戰的事情。鄭注，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，五百人爲旅。歷代軍隊編制不相同，這是古代軍隊編制。

孔子到衛國，希望能夠行道。衛靈公待孔子也很友善。可惜靈公只知講求用兵，而不及其他。因此，靈公問陳，孔子便對以未學軍旅之事，而且明日遂行。足見聖人不合則去，十分明快。

鄭注：「軍旅末事，本未立，不可教以末事。」

邢疏：「孔子之意，治國以禮義爲本，軍旅爲末，本未立，則不可教以末事。」

竹氏會箋：「靈公一生錯處，俱在禮教上，是時蒯聵出亡，公年老而無嫡嗣子，欲其脩身齊家，夫婦父子之間講求禮讓，靖內爲急，蓋逆知其內亂將作，故爲此言導之，正是夫子救時手段，欲使靈公深思而自悟之耳。」

○在陳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慍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。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

孔子在陳國遭厄，斷了糧食，隨從的弟子都餓得起不來。子路現出慍怒之色，但非由於饑餓而慍，而是爲孔子行道行不通。他問孔子說，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孔子答復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依何晏注，君子固然也有窮的時候，但不同於小人，小人窮則濫溢亂作。

孔子之答，足以令人平心靜氣，以道自處。

○子曰：賜也，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。對



曰：然。非與。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

孔子喚子貢說：汝以爲我多學而識之者歟。

識，音義同誌。識之，就是述而篇所說的「默而識之」的意思。多學而識之，是說博學而都默記在心。

子貢對曰：「然，非與？」

然，是子貢承認孔子多學而識之。非與，子貢反問孔子，我猜想的不是嗎？

孔子說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我不是多學而識之，而是一以貫之。

里仁篇，孔子曾告訴曾子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此處告訴子貢：「予一以貫之。」都是提示脩道的方法。脩道必須默而

識之，就是明記不忘之意，但不能多學而識，要將所學的都默而識之，誰也辦不到，如能默識一條，即能成功。這一條，就是曾子所說的「忠恕」之道。忠是誠誠懇懇的盡其在我，恕是原諒一切人。一以貫之，就是用忠恕之道來下工夫。忠恕出於人的本心，果然對待一切人都是忠恕，便是有道之人，也就能如孔子所說的志於道。古注解說「一以貫之」，意見紛紜，只作研究參考。

○子曰：由，知德者鮮矣。

依皇侃疏，孔子喚子路說，知德的人少。

德的本字是惠，惠從直心。心的本體寂然不動，名之爲道。動則必變，雖動尚未變化，其心仍直，而不枉曲，這叫做德。

不是脩道的人不能知德，所以知德者少。

○子曰：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夫何爲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孔子說，能無爲而治者，那就是舜吧。

無爲而治的意思，是說舜自己不做甚麼事，而能平治天下。究其原因，當如何晏解說：「任官得其人。」據尚書舜典記載，舜命禹作司空，平水土，命棄爲后稷，播種百穀，命契作司徒，辦教育，命皋陶作士，掌法律，命益作虞官，管山澤鳥獸。這些都足以說明他能知人善任，所以能無爲而治。

舜用了許多的人才，而他自己「何爲哉」，究竟做甚麼呢？

「恭己，正南面而已矣。」恭己，就是自己存恭敬心，對人對事一切恭敬。人君之位坐北向南，正南面就是正坐在君位上。雖然無爲，但不能不正坐於君位。正坐於君位，坐鎮在那裏，始能無爲而治。

舜能用人而不自用，所以孔子以無爲而治來讚美他。

○子張問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。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，夫然後行。子張書諸紳。

子張問行。這是指凡事行不行的問題。

孔子解答，言語忠實守信，行爲篤厚恭敬，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」蠻是南蠻，貊是北狄，通指不懂中國文化的外國人。這是說，一個人只要說話忠實守信，行爲厚道有禮，雖到蠻貊之國，也能感化人，無往而不可行。反過來說，假使「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」，別說到外國，「雖州里行乎哉。」州里，指自己的鄉里，雖然在家鄉，也令人反感，處處行不通。

以下是孔子教子張把忠信篤敬想像爲具體的事物，時時可見，念念不忘：「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，夫然後行。」

兩個其字，都是指忠信篤敬而言。參，阮氏校勘記說：「案釋文云，參，所金反。包注云，參然在目前。是古讀如森，不讀如驂。」衡，車前橫木。

此意是說，站在那裏時，就像看見忠信篤敬參然在眼前，乘車時，就像看見忠信篤敬倚靠在車衡上。這樣不離忠信篤敬，然後到處可行。

「子張書諸紳。」紳，是衣帶。子張把孔子的話書之於衣帶上，隨身記誦，依照實行。

○子曰：直哉，史魚。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。君子哉，蘧伯玉。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。

孔子讚美衛國兩位大夫。一是爲人正直的史魚，孔注，名鱮，不論國君有道無道，他都是直言直行，像矢一樣的直。矢

就是箭。一是君子蘧伯玉，國家有道，他出來從政，國家無道，他可以卷而懷之。卷是像把一張畫捲收起來。這是說，蘧伯玉把他的學問和能力捲收而懷藏之。包注：「卷而懷，謂不與時政，柔順不忤於人。」

史魚之直，蘧伯玉之稱君子，古注引證事實如下：

史魚臨死遺言，生前在朝，不能諫君進用賢人蘧伯玉，退棄不肖之臣彌子瑕，死後不應當在正堂治喪，只能殯在室牖之下。其子從之。靈公往弔，問知其故，立即進蘧伯玉，退彌子瑕，移殯史魚於正堂，成禮而後去。韓詩外傳，新序，孔子家語，皆載其事，說他「生以身諫，死以尸諫，可謂直矣。」

蘧伯玉事跡，古注太繁，此處只舉一條。列女傳記載，衛靈公夫人稱讚蘧伯玉是賢大夫。他曾在夜間乘車經過靈公門前，

雖在暗無人處，仍然下車致敬，而不失禮。

○子曰：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

可與言，就是可以與他談論學問道德，遇到可以與言學問道德的人，而不與他談論，便不能在德學上與他互相切磋，當面錯過一個可以交談的人，這叫做失人。

反過來說，遇到不可與言的人，而與他交談，無論言學問，言道德，都是浪費言語，這叫做失言。

知者，就是智者。失人，失言，都是不智。智者有知人之明，既不失人，也不失言。



○子曰：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

志智二字古時通用，俞氏羣經平議引禮記緇衣篇，列子湯問篇，有關志字各注，都當知或智字講，其說可從。

害仁，唐石經作害人。

智士，是有智慧之士。仁人，是有仁德之人。智士、仁人，不會因為求生而損害仁，只會犧牲生命而成全仁。

生命雖然可貴，但智士仁人認為仁更可貴，所以不害仁，但成仁。古注採廣義解釋，禹王胼胝治水，管仲相桓公，皆是成仁。後世蜀家諸葛亮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五十四歲即死於軍中，即是殺身成仁。

○子貢問爲仁。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

子貢問孔子，怎樣爲仁，據劉氏正義，爲仁當行仁講。

孔子先說比喻，工匠想做好工作，必先使其工具鋒利，然後爲子貢說爲仁之道，居在這國家裏，要事奉這國家的賢大夫，要結交有仁德的士人。事賢大夫，可以隨之學習，友其仁士，則有所切磋。

皇疏：「大夫言賢，士云仁，互言之也。」

士是不在位的讀書人，士有仁德而又年長者，也可以事之爲師，此處是指與自己年齡相等者，可與他結交爲友。

學者有良師益友，才能成就其道德學問。

○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

顏淵問爲邦，卽是問治國之道。孔子答以如下幾個要點：  
行夏之時：就是採行夏朝的曆法。中國舊曆分一年爲春夏秋冬四時，每一時又分孟仲季三個月，依周天十二辰的次序，孟春是建寅之月，爲四時之始。夏朝以此爲一年開始的正月，合乎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時序，以及如孟子所說，不違農時。治國應當先定天時，辦事才方便，在農業時代，夏曆最標

準，所以孔子答復顏淵，第一個要點就是行夏之時。直到現在，民間所用的農民曆還是夏曆。又，依尚書大傳，以及白虎通等書所說，夏以建寅的孟春月爲正，殷以建丑的季冬月爲正，周以建子的仲冬月爲正，王者各統一正，周爲天正，殷爲地正，夏爲人正，因此也叫三統，王者相承，依此順序，猶如連環，周而復始，三代以前的歷代帝王也是這樣循環。孔子處在東周衰微時代，想到或有繼周而起的王者，自然就依這個順序，以建寅月爲正月。

乘殷之輅：這是講使用的交通工具，要用殷朝的輅。殷輅已難考，經典釋文說：「輅音路，本亦作路。」輅路都是車名。馬注，以及禮記明堂位鄭注，殷朝的車子是木路，也叫大路，最樸素，左傳桓公二年說：「大路越席，昭其儉也。」越席，

就是蒲草編的席子，也就是邢疏說的，編結蒲草爲席，置於車中，以爲坐墊，有尙儉之意。

服周之冕：冕是禮帽，此處代表衣冠，歷代衣冠制度不同，孔子主張用周朝的冕。周冕也難考。依包注及劉氏正義說，周冕有垂旒，用來遮眼，有黹纁塞耳，就是用黃綿做成丸狀，懸在冕的兩邊，擋住兩耳。把眼耳遮塞起來，取意是爲人君者不聽讒言，以及不需察察爲明。

樂則韶舞：各種典禮，如祭祀等，以及對國民實施教化，都需音樂。但音樂的五音不能錯亂，否則不祥。所以，孔子告訴顏淵，音樂要用韶舞。古注，韶舞專指舜的音樂，俞樾羣經平議說，舞當讀爲武，舞武二字，古人通用。樂則的則字，當作法字講，卽是音樂當取法舜樂和武王的樂。舞指武王的樂，

可從。舜帝的韶樂，盡美盡善，固然可用，武王樂，雖未盡善，但也盡美，所以也可用。

放鄭聲，遠佞人，鄭聲淫，佞人殆：放逐鄭國的樂聲，不用巧言的佞人。因為鄭聲淫，佞人危險。鄭聲淫，是說鄭國的音樂聲調，濫無節制。樂記子夏對魏文侯說：「鄭音好濫淫志，宋音燕女溺志，衛音趨數煩志，齊音敖辟喬志。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，是以祭祀弗用也。」佞人，例如少正卯，言偽而辯，所以不能用。

治國的事情千頭萬緒，孔子告訴顏淵以上幾點，博採歷代的長處，確定時令、車制、服制，選最好的音樂，以及禁用鄭聲、佞人，自能樹立宏規，治國平天下的章法可以概見。

○子曰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

此意是說，一個人如果沒有深遠的思慮，他必然隨時遭遇不可預測的憂患。

遠慮的意思很廣泛，就辦事方面說，不論大小事，目標要遠大，辦法要周詳，又要預防流弊，就做人方面說，不但在人世間做一個好人就算了，還要學大道，否則憂患就在眼前。

○子曰：已矣乎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好色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習氣，這習氣有深淺之分，好色的習氣愈深，則愈不能好德。孔子感嘆，未見過好德就像好色一樣的人。

子罕篇同有此章，無「已矣乎」三個字。「已矣」有「作罷」或「罷了」之意，「乎」字加在語尾，表示感嘆。

好色的人，自身尚不能治，何能齊家治國，所以，孔子不止一次的感嘆。

○子曰：臧文仲，其竊位者與。知柳下惠之賢，而不與立也。

臧文仲，是魯國大夫臧孫辰，孔注：「知賢而不舉，是為竊位。」

柳下惠是魯國的賢人，依諸古注，柳下惠姓展，名獲，字禽，私諡為惠，微子篇記，柳下惠曾為士師。



臧文仲知道柳下惠是賢人，而不與立，所以孔子說他是竊位者。不與立，皇疏說，不薦之於君，使與己同立公朝。

李惇羣經識小說，此與憲問篇公叔文子同升之事正相反。

劉氏正義說：「竊，如盜竊之竊。言竊居其位，不讓進賢能也。」

○子曰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

王引之經義述聞說：「躬自厚者，躬自責也，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。」

躬自厚，對自己從重責備。薄責於人，對人從輕責備。如此可以遠離他人的怨恨。遠字讀去聲。

○子曰：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如之何，意思是「這事情該怎麼辦。」

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凡事不說「怎麼辦、怎麼辦」的人，也就是說，凡事不用心考慮的人，孔子對這種人也不知道怎麼辦了。所以說：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末如之何，就是無如之何。

孔注將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」分爲兩句解釋，不如朱子集注作一句講好。

各注引陸賈新語辨惑篇，認爲孔子說這話，是對亂世而發，也是把兩「如之何」作一句講。

○子曰：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。

鄭康成注：「小慧，謂小小之才知。難矣哉，言終無成。」終日成羣相處，言不及義，不說有益的話，只喜歡表現小聰明，這種人難有成就，求學、辦事，都無所成。

小慧，皇本依魯論作小惠。惠是慧的假借字，經典多通用。

○子曰：君子義以爲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。

鄭康成注：「義以爲質，謂操行。孫以出之，謂言語。」

君子以義爲本質，凡事都合乎義。而在辦事時，又能以禮

行之。雖然合義合禮，但不驕傲，而能孫以出之。孫通遜，出言謙遜。不但如此，又以信實成其功。最後讚美一句：「君子哉。」

○子曰：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。

包注：「君子之人，但病無聖人之道，不病人之不已知。」君子只愁自己無能，不愁他人不知道自己。能，是辦事的能力，君子辦事，為公而不為私。

○子曰：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

疾字與病字相同，憂慮之意。沒世，當沒身講。君子憂慮，終其身，沒有名譽給人稱揚。

君子有名，必有其實，疾沒世而名不稱，意思是疾沒世而無實際善行可稱。

俞曲園羣經平議說，周書謚法篇：「大行受大名，細行受細名」，如果細行而受大名，便是名實不相稱。此說，稱字讀去聲。浪得虛名，君子引以爲疾。此說也好。王陽明傳習錄即主張稱字當去聲讀。

○子曰：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

依何氏集解，求字作責字講，君子凡事責之於自己，小人凡事責之於他人。責是責備，凡事責備自己，即是求諸己，小  
人與此相反。

孟子離婁篇說：「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，則君子必自

反也。」可以參考。

○子曰：君子矜而不爭，羣而不黨。

包注：「矜，矜莊也。」

君子莊敬而不與人爭，合羣而不結黨。

皇疏引江熙說，不爭，就是不與人爭勝。此解可取。君子恭敬而又退讓。

尚書洪範：「無偏無黨」。有黨便有偏私，所以君子不黨。後世很多黨禍，足資鑑戒。

○子曰：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

憲問篇，孔子曾說：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」所以君子不因

爲一個人說話好就薦舉他。雖不以言舉人，但也不以人廢言。因爲沒有品德的人，有時也會說出有道理的話。只要言語可取，就不要因人而廢。

○子貢問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：其恕乎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

一言，在這裏作一字講。

子貢問，有沒有一個字可以終身依之而行。孔子答復，那應該就是恕字。所謂恕，就是自己所不欲的事情，不要加在別人身上。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是孔子給恕字最明確的注解，

學仁學道，必須依此終身行之。

○子曰：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

這一章，前後兩段，古注見解不一，有主張分爲兩章者。且依皇疏、包慎言溫故錄等各注，講其大意。

孔子自說，我對於人，不毀謗誰，也不稱譽誰。如對某人有所譽，必經試驗。驗知其人有所譽的事實，這才稱譽也。

古注以爲，如有所譽，即是直道。直道，就是無毀無譽的直心之道。

後段「斯民」，即指孔子時代的一般人民。孔子認爲，春



秋風俗雖惡，但一般人民與夏商周三代的人民，同樣都是人類，三代人君治理人民，是以直道而行，人皆向善，春秋人民當然也可用直道教化他們向善。

直道最要緊，無論脩己安人，都要切實守持。

○子曰：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，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。

吾猶及：孔子說他自己尚能及時見過。

史之闕文：史是掌理史書之官，闕同缺，文就是字。古時優良的史官，遇見書中有疑問的字，則懸而缺之，以待能知的人。

有馬者借人乘之：有馬的人，自己不能調御使其馴良，則

借請善於調御的人乘服之。

今亡矣夫：今，指孔子晚年。亡，同無。

孔子說他從前還曾見有那樣的人，但到了今日已經沒有了。這是孔子感嘆在他晚年時代，史官多妄加穿鑿，有馬不能調御的人，不肯虛心請人調御，以致世俗多有無知妄作之徒。

此章文意也很難解，各注意見紛紜，以上只依包咸注，以及參考皇疏，概略講解。

皇疏：「當孔子末年時，史不識字，輒擅而不闕，有馬不調，則恥云其不能，必自乘之，以致傾覆。故云今亡也矣夫。」

### ○子曰：巧言亂德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

巧言，能把無理說得有理，而且動聽，這種言語足以擾亂

人的德行。

小不忍，無論對人對事，如在小處不能忍耐，便會擾亂大計。古注又有據孟子公孫丑篇所說的「不忍之心」解釋小不忍，以爲苟不忍心惡一人，則將有亂大謀。細研此章經義，不如只作前一講好。

○子曰：眾惡之，必察焉。眾好之，必察焉。

大眾厭惡某人，某人不一定可惡，必須考察某人確實可惡，然後惡之。

大眾愛好某人，某人不一定可好，必須考察某人確實可好，然後好之。

依王肅注，或許某人特立不羣，因而爲眾人所惡，或許某

人結黨營私，而爲他的同黨所好。所以眾好眾惡，不可不察。

○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

皇疏引蔡謨說：「道者，寂然不動，行之由人。人可適道，故曰人能弘道。道不適人，故曰非道弘人也。」

蔡氏此說，出自周易繫辭傳。依此說是把道指爲寂靜不動的本性，無時無地而不存在，但必須由人實行，方能由體起用。道，就是人的本性，無思無爲，人則能以感通，再用種種方法把道弘揚出來，所以人能弘道。但道不能自說，道必須由人去領悟，所以，非道弘人。孔子說這話的意思，是要人明白，道雖人人本來具有，但必須自己領悟，方得受用，悟後又須弘揚光大，期使人皆得其受用。

○子曰：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

一個人有過而不改，這就叫做過了。

甚麼是過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人有光明的性德，具備一切知能，但因一念之動，不覺失明，便爲過失。改過，必須如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，使其發明本有的明德，叫做明明德。所以，改過便能明明德，成就聖人。雖然格物致知的工夫不是普通人所能著力，但能不起害人害物的念頭，起則予以克制，便能日日改過。

○子曰：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。

天罔極，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。」

三年之喪的期限由此確定不移，但後來實際服喪的日期有兩種解釋。一是鄭康成注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之文，以爲二十七月。一是王肅據禮記三年問，以爲二十五月。

皇侃疏引繆播曰：「爾時禮壞樂崩，而三年不行，宰我大懼其往，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，故假時人之謂，咎憤於夫子，義在屈己以明道也。」又引李充曰：「余謂孔子目四科，則宰我冠言語之先，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，將以喪禮漸衰，孝道彌薄，故起斯問，以發其責，則所益者弘多也。」

○子曰：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。不有博

專心求道，不要顧慮自己的生活問題，是這章經文的大意。

君子謀道不謀食：孔子的意思是說，既是君子，就應當謀道，不必分心謀食。謀是謀求，道就是「志於道」的道，屬於形而上學。求道的最終目的即在成爲聖人，在未成聖人之前，只要求得一部分，就是有道之人，卽能齊家治國平天下。道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，無道則家不齊，國不治，天下大亂。所以君子必須求道。然而求道必須專心，不要害怕自己貧得沒有飯喫，例如顏子，簞食瓢飲，不改其樂。所以君子謀道，不須謀食。

耕也餒在其中矣：君子應該專心求道，其心在道，而不在食。耕也，是說君子爲謀自己之食而耕。餒在其中，是說君子之耕，乃因其惟恐不耕而受饑餒之苦。其中，是說君子心中想

到饑餒問題。君子爲免一己之餒而耕，他的心就是在食而不在道了。

學也祿在其中矣：君子求道，當然要求學。但是求學必須志在求道。如果志不在道，而只在求學，求學的目的即在得祿。這就是把俸祿放在心中，應爲謀道的君子所不取。

君子憂道不憂貧：君子憂慮道是否存在，不憂慮自己是否貧窮。憂道，就要衛道弘道，使道常在世間。

經文中「謀、憂、中」三字重要。謀道是指求道而言。憂道是在求道以後，又爲衛道而憂。中是指君子的心中。古注把兩個「其中」分別解釋爲耕中與學中，以爲耕稼之中不免有饑餒，而求學之中則必有俸祿。恐非聖人之意。



○子曰：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

「及之」「守之」等「之」字，集解包注當官位講，毛氏論語稽求篇引盧東元說：「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。易曰，何以守位，曰仁。孟子曰：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，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。皆此意也。」此說比包注好。

「知及之」，智力能得天下，或得國家。「仁不能守之。」不能以仁守之。如此，雖得天下或國家，但必將喪失天下或國家。

「知及之，仁能守之。」能以智力得之，又能以仁守之，但「不莊以涖之」，不能莊嚴的面臨民眾，則不得人民尊敬。

「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。」既能以智及之，又能以仁守之，更能以莊蒞民，但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行動不合禮，仍未盡善。例如恭敬雖好，然而，恭而無禮則勞。

○子曰：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

依何晏集解，君子之道深遠，不可以小事了知其能力，然而他可以接受重大任務。小人之道淺近，可以小事見知於人，然而不能擔當大任。

各注引淮南子主術訓：「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，虎之不可使搏鼠也。」

○子曰：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

人之需要仁，甚於需要水火。

孔子說他曾見有人蹈水火而死，未見蹈仁而死。

中庸：「仁者人也。」孟子盡心篇：「民非水火不生活。」

無水火固然不能生活，無仁則不得稱爲人，所以仁最爲人所需。

蹈水火而死，例如水能淹死人，火能燒死人，蹈仁就是行仁，如竹添光鴻論語會箋說：「仁只如孝於親，弟於長，厚於

倫類，便是。此皆日用常行，至順至安，有何蹈仁而死之事乎。」足見行仁有利無害。

邢疏：「此章勸人行仁道也。」

○子曰：當仁不讓於師。

依集解孔注，遇有行仁之事時，不復讓於師，這是行仁緊急之故。

竹氏會箋：「不讓猶言不後，狀勇往之心耳。」

○子曰：君子貞而不諒。

孔安國注：「貞，正也。諒，信也。」君子守其正道，而不必諒。古註或把諒解釋爲小信，如「匹夫匹婦之爲諒。」或

把諒解釋爲執一而不知變通，如引孟子告子篇：「君子不亮，惡乎執。」君子應當守信，但像這樣的信，守之，則有害於君子之道，所以不必守。

○子曰：事君，敬其事而後其食。

事君，應當盡力辦事，不以食祿爲先。

○子曰：有教無類。

類字依馬融注，作種類講，如智愚、善惡、富貴、貧賤等類別。

有教誨，無種類。只有單純的施教，不論求教者是那一種

人。卽如惡人，可以教他向善。善人，可以教他更善。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，也是孔子施教的事實。述而篇：「子曰：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」就是有教無類的事實說明。

○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

謀字，皇疏指謀事而言。

道不同，意見不合，不能共同辦事，否則如圓鑿方柄，其事不成。

竹氏會箋：「譬之一人之南紀，一人之北越，出門相背，豈可相謀哉。」

○子曰：辭，達而已矣。

集解孔安國注：「凡事莫過於實，辭達則足矣，不煩文豔之辭。」

辭，包括說話作文，只要適切的表達意思即可。

○師冕見。及階。子曰：階也。及席。子曰：席也。皆坐。子告之曰，某在斯，某在斯。師冕出。子張問曰，與師言之道與。子曰：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

師冕見。集解孔安國注：「師，樂人，盲者，名冕。」皇疏：「師冕，魯之樂師。見，來見孔子也。」

及階，子曰：階也。師冕走到階前，孔子告訴他，這是臺階。

及席，子曰：席也。師冕走到坐席前，孔子告訴他，這是坐席。

皆坐，子告之曰，某在斯，某在斯。大家坐定了，孔子告訴師冕，某人坐在某處，某人坐在某處。師冕是盲人，所以孔子將在場的人一一介紹給他，俾其說話時，知所顧忌。潘維城《論語古注集箋》：「某在斯，禮記少儀云，其未有燭，而後至者，則以在者告，道瞽亦然。注，爲其不見，意欲知之也。卽引此文爲證。」

師冕出。皇疏：「見孔子事畢而出去也。」

子張問曰，與師言之道與。子張因爲孔子告訴師冕階席人等，便在師冕出去以後問孔子，這是與盲樂師言語之道嗎？

子曰：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孔子答復子張，正是。這本是



相導盲樂師之道。馬融注：「相，導也。」皇疏：「冕旣無目，故主人宜爲之導相，所以歷告也。」

論語講要 季氏第十六

○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曰：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孔子曰：求，無乃爾是過與。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

矣，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。冉有曰：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，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。遠人不服，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

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

季氏將攻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，來見孔子說：「季氏將出兵攻伐顓臾。」

「季氏」，劉氏正義說，就是魯國的季康子。「顓臾」，據集解孔安國注，是伏羲的後裔，風姓之國，本為魯國的附庸，當時臣屬於魯。季氏貪其地，欲滅而有之。冉有、季路，都作季氏家臣，所以來見孔子，報告此事。

孔子指名冉有說：「求，無乃爾是過與？」「無乃」，是疑問辭，此句意為：「恐怕是你的過失吧？」「夫顓臾」以下一段，是孔子說出不能伐顓臾的理由。顓臾是周之先王所封，為東蒙山的祭主，而且在魯國的封域之中，是魯侯的社稷之臣，

「何以伐爲」，何以要攻伐呢？

「東蒙」，卽是蒙山。劉氏正義說，山在魯東，故云東蒙。胡氏渭禹貢錐指，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，西南接費縣界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，顓臾國在山下。

冉有曰：「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「夫子」就是稱季康子。季氏欲伐，我們兩個做家臣的人都不欲伐。

孔子說，求，古時周任說過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爲人輔相者，要量度自己的能力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告退。否則見人危險而不能維持，見人顛倒而不能扶起，那個人又何需你做他的輔相呢？而且你說：「季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你這話錯了。喻如猛虎兇牛從柙檻中逃出，神龜寶玉毀在所藏的櫝匱中，那不是看守者的過失，究竟是誰的過失呢？

「周任有言曰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馬融注：「周任，古之良史。言當陳其才力，度己所任，以就其位，不能則當止。」  
冉有說，今之顓臾，城郭完固，與季氏的費邑相近，現在如不攻取，將來必定是季氏子孫的憂患。

孔子說，求，你說的這個道理，君子很厭惡，明明是季氏貪欲顓臾之地，你捨之不說，「而必爲之辭」，而必捏造一些言辭，說：「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」我嘗聽說，有國的諸侯，有家的卿大夫，不患貧窮，而患不平均，不患民寡，而患上下不相安。蓋因平均則能致富而無貧，和氣則有遠方人來而無寡，相安則不召外患而國家不致傾危。誠能如此，遠方人如不歸順，則我脩養文化道德，以使其來歸。彼既來之，則使其安之。如今仲由與冉求輔相季氏，遠人不服，而不能脩文德

以召來之，國內人心分崩離析，自身已不能保守，還要出兵伐國內的附庸，我恐怕季孫的憂患不在顛輿，而在其蕭牆之內。

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」董子春秋繁露度制篇引：「孔子曰：不患貧，而患不均。」劉氏正義：「蓋貧由於不均，故下文言均無貧。論語本錯綜其文，而繁露則依義引之，故不同也。」俞氏曲園古書疑義舉例，以為寡貧二字傳寫互易，可據繁露訂正為：「不患貧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」

「蕭牆」。鄭康成注：「蕭之言肅也，蕭牆謂屏也。君臣相見之禮，至屏而加肅敬焉，是以謂之蕭牆。」皇疏：「臣朝君之位，在蕭牆之內也。今云季氏憂在蕭牆之內，謂季氏之臣必作亂也。然天子外屏，諸侯內屏，大夫以簾，士以帷，季氏是

大夫，應無屏，而云蕭牆者，季氏皆僭有之也。」方觀旭論語偶記：「蕭牆之內何人，魯哀公耳。不敢斥君，故婉言之。」方氏以爲，斯時哀公欲去三桓，季孫畏顓臾世爲魯臣，與魯犄角以逼己，惟有謀伐顓臾，始能阻止哀公之企圖。孔子指季氏憂在蕭牆之內，意謂季氏非憂顓臾而伐顓臾，實憂魯君而伐顓臾。此夫子誅奸人之心，而抑其邪逆之謀。劉氏正義同方氏之說。

皇疏引蔡謨說，冉有、季路並以王佐之姿，處彼相之任，豈有不諫季孫，以成其惡。所以同其謀者，將有以也。量已揆勢，不能制其悖心於外，順其意以告夫子，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其弊。

潘氏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說，春秋三傳皆不載季氏伐顓臾事，則其聞夫子之言而止也必矣。



○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

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由天子發出。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由諸侯發出。

劉氏正義引禮記中庸篇說：「非天子，不議禮，不制度。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不敢作禮樂焉。」又引孟子盡心下篇說：「征者，上伐下也，敵國不相征也。」

禮樂征伐之權，不由天子，而由諸侯擅行，便是天下無道。就諸侯而論，一旦不聽從天子之命，自專禮樂征伐，則這諸侯大概傳到十代就要亡國，不亡卻是希少。

諸侯國內有大夫，如果大夫不聽從諸侯之命，擅行禮樂征伐，則這大夫傳到五代就要喪失其政權，不失亦見希少。

大夫有家臣，對諸侯稱爲陪臣。如果陪臣把持國家的政令，傳到三代就要失政，不失亦是希少。

天下有道，政權不會由大夫掌握。天下有道，民眾對政治無話可說，所以庶人不議。

各注舉諸侯十代亡國的事證：

集解孔安國注：「周幽王爲犬戎所殺，平王東遷，周始微弱。諸侯自作禮樂，專行征伐，始於隱公，至昭公十世失政，

死於乾侯矣。」

劉逢祿論語述何說：「齊自僖公小霸，桓公合諸侯，歷孝、昭、懿、惠、頃、靈、莊、景，凡十世，而陳氏專國。晉自獻公啓疆，歷惠、懷、文，而代齊霸，襄、靈、成、景、厲、悼、平、昭、頃，而公族復爲強臣所滅，凡十世。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，至昭公出奔，凡十世。」

大夫五世失政的事證：

劉逢祿論語述何說：「魯自季友專政，歷文、武、平、桓子，爲陽虎所執。」

陪臣三世的事證：

劉逢祿論語述何、劉寶楠論語正義皆說，南蒯、公山弗擾、陽虎，皆爲魯國季氏家臣，皆是及身而失。孔子所說的「三世

希不失」，可作兩種解釋，一是約略言之，一是就南蒯、公山弗擾、陽虎三人相接而說爲三世。

○孔子曰：祿之去公室，五世矣。政逮於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

祿，鄭康成注爲「爵祿」，爵是爵位，祿是俸祿。爵祿賞罰，決於君主，故卽代表君主之權。「祿之去公室五世矣」，這就是說，魯君不能作主，已經五代了。「政逮於大夫四世矣」，這是說，魯國的三家大夫掌握政權，已經四代了。三桓是魯國的仲孫、叔孫、季孫三卿，他們都出於桓公，所以稱爲「三桓之子孫」。三桓中的仲孫後來改稱孟孫。三桓子孫把持

國政既已經過四代，所以也衰微了。

鄭康成注：「言此之時，魯定公之初。魯自東門襄仲，殺文公之子赤，而立宣公，於是政在大夫，爵祿不從君出，至定公爲五世矣。」

三桓專政四世，舉季孫氏爲例，孔安國注：「文子、武子、悼子、平子。」江永羣經補義說：「當以文子、武子、平子、桓子爲四世。」

此章與前章合觀，可以了解春秋時代各國興衰的事實與原因，天道好還之理，值得深思。

○孔子曰：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

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

有益的朋友有三種，有損的朋友有三種。

友直，就是交正直的朋友。友諒，交寬恕的朋友。各注把諒字當信字講，但信與直意義相近，宜作恕字講。友多聞，就是交博學多聞的朋友。交這三種朋友，都有益處。

友便辟，交恭謹周旋的朋友。友善柔，交善於面柔的朋友。友便佞，交巧於言詞的朋友。交這三種朋友，都有損失。古注將便辟解釋爲公治長篇的足恭，將善柔解釋爲令色，將便佞解釋爲巧言，可以參研。

○孔子曰：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樂驕樂，樂佚遊，樂宴樂，損矣。

三樂的樂字，一讀耀音，當愛好講，一讀洛音，當喜樂講。前章指人而言，此章指事而言。

益者三樂：有益的樂事有三。損者三樂：有損的樂事有三。樂節禮樂：以禮樂節制爲樂。禮講秩序，樂講和諧。行禮作樂皆有一定的節度。一個人以禮來節制自己的言行，以樂來調和自己的七情，以此爲樂事，必得性情之正，自然有莫大的利益。

樂道人之善：道作導字講，以導人向善爲樂事。例如自己

學禮樂，也引導他人學禮樂，一同往善路上走，必得大益。

樂多賢友：以多得賢友爲樂事。朋友在五倫之中，故須交友，然必須交賢者爲友，才有益處。

樂驕樂：驕樂是以驕爲樂。無論以富貴驕人，以學問驕人，都對自己有損害，一個人不知驕傲有損害，反以爲樂，而且以能得到驕樂爲樂，則其所得的損害可想而知。

樂佚遊：以佚遊爲樂。佚遊的含義很廣泛，茲依王肅注：「佚遊，出入不知節也。」出入沒有節度，則生活無規律，工作無秩序，一切陷於混亂。

樂宴樂：以宴樂爲樂。朋友酒食聚會，不可久留，如果以此爲樂，則無論對於身心都有損害。



○孔子曰：侍於君子有三愆。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，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。

愆作過失講，隨侍君子，容易犯三種過失。

話未到當說時而說，謂之躁。鄭康成注：「躁，不安靜也。」例如君子未問，自己就先說，這就犯了心浮氣躁之過。

鄭注從古論語作躁，釋文說，魯論讀躁爲傲。

話當說而不說，謂之隱。孔安國注：「隱，不盡情實也。」

如君子已問，就應當把話明白的說出來，如果不說，這就犯了隱匿之過。

沒有觀察君子的顏色就說話，謂之瞽。集解周先烈注：「未

見君子顏色所趣向，而便逆先意語者，猶瞽者也。」顏色表示意向，不看君子顏色而言，猶如盲者說話而不看對方，大爲失禮，所以也是過失。

這三種過，不但不能對君子，卽對任何人都不能犯，但犯於君子更爲嚴重。

○孔子曰：君子有三戒。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。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

君子要有三戒，依人生少壯老三時期，戒三件事。

少年時，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」血屬陰，氣屬陽，人

的身體必須陰血陽氣流行，始能維持生存。少年身體內的血氣尚未充實，要戒的是色情之欲。因為色欲最損血氣，不戒則身體發育不全，往往夭折，故須戒色。古時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卽有戒色的用意。

到了壯年時，卽在三十歲以後，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。」此時血氣正好剛強，難忍一朝之忿，與人爭鬥，必然召凶惹禍，故須戒鬥。戒鬥的積極意義，卽是以此飽滿的體力精神用於正當的事業。

到了老年時，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得，勉強解釋爲貪求。老年血氣已衰，體力不濟，如貪求事功，希望有所得，不但身體不能適應，而且事情也辦不好，所以要戒得。禮記曲禮說：「七十曰老，而傳。」而傳，就是要把事情交代出去，

這就有戒得的意思。

翟灝四書考異：「淮南詮言訓，凡人之性少則猖狂，壯則強暴，老則好利，本於此章。」

戒色，戒鬥，戒得，雖言養身，實兼脩德。

○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。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狎大人。侮聖人之言。

君子有三畏，君子包括在位者與不在位者。畏是恐懼而不敢違背之義。

天命：古注當善惡報應講。何晏集解以爲，天命順之則吉，

逆之則凶，所以可畏。皇疏舉尚書伊訓解釋：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」劉氏正義亦舉周易坤文言解釋：「積善之家必之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之餘殃。」這些解釋都是以善惡報應爲天命，與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語篇所講的吉凶禍福大意相同。

大人：就是在位的人。劉氏正義引鄭注：「大人，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。」諸侯治國，天子治天下，各有權力維護朝野安定，不能干犯，所以可畏。或謂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，故須畏之。聖人之言：皇疏：「聖人之言，謂五經典籍聖人遺文也。其理深遠，故君子畏之也。」聖人的話含有深遠不變的道理，記在經典裏，流傳後世，違之則有災禍。所以君子畏之，而不敢違背。

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：何晏集解依老子道德經「天網恢

恢，疏而不失」，解釋小人不知不畏之故。國法如網，雖然嚴密，犯法的人尚有幸免者，天命如網，恢恢疏遠，作惡之人無一能逃天罰，此理只是有道德有學問的君子才能知道。小人無道德無學問，所以不知天命，不畏天命。

狎大人：見大人有見大人之禮。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所以有德有學，能知天命，亦能禮敬大人。小人相反，不知天命，亦不知禮，所以輕視大人。

侮聖人之言：侮是侮慢，小人無德無學，不知聖人所說的話皆是真理，所以侮慢聖人之言。民國以來，一般文人提倡廢棄經書，就侮聖人之言，所得的結果，可爲後世鑑戒。

此章前後兩段，前段說君子，畏天命三句各有一畏字，後段說小人，句法則有變化，僅說不知天命而不畏，然後接說狎

大人、侮聖言。如此變化，即將天命、大人、聖言三者連在一起。大人，如天子，是替天行道者，古代帝王都是聖人，一言而爲天下法，大人與聖言都是出於天命。小人既對天命不知不畏，所以對於大人與聖言也不知不畏。

○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學而知之者，次也。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。

孔子把人的資質分爲上中下三等。上等的人是生而知之者，他生來就知道一些事理。次一等的人是學而知之者，他雖然不學不知，但是一學就會。又次一等的人是困而學之。孔安國注：

「困，謂有所不通。」不通就是心智不開，但能發憤求學，人家學一遍就會，他學一百遍才會。能夠這樣苦學，也能成功。就如中庸所說的：「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最怕的是：「困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。」天資既鈍，又不肯求學之民，此最下等，不得稱爲學者。

困而不學，但說「民」斯爲下，不說天子或諸侯者，因爲古時人君自幼非學不可，平民則較自由，學與不學，聽其自願。但孔子說這話仍有激勵其求學的意思。

○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，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



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

九思，有一定的程序，不能顛倒。茲先列表，講明動作次第，然後九思的意義便容易明白。



君子待人接物，開頭卽有對象，這是第一步，名爲「對境」。怎麼知道有這對象，卽由視聽而知。眼看對方的形象，耳聽對方的聲音，皆是對境。視聽確實，則第二步卽是「表態」。態是態度，包括面部顏色與容貌而言。顏色有青黃赤白

黑，如羞恥則面紅，怒則面色發青。容貌屬於肌肉動態，如笑則解頤，怒則張目等。表態就是表現自己的顏色容貌等態度，君子必須自省。然後第三步就是「出動」辦事。動是動作，不外言事二者。言是言語，事是行爲。事情辦完之後，有無過失，必須預防，所以最後是「防非」。這是九思最後的三條，疑、忿、得。疑而不決，來自愚癡，忿恨來自瞋心，得來自貪心。這三條都是過失，必須防範。

君子是求學的人，九思的思字，說文作睿字講，引尚書洪範：「思曰睿」。依六書總要，則作「念、慮、繹理」講。即依心念，經過考慮，抽繹出合理者，就叫做思。依內典百法明門論所講的「作意、觸、受、想、思」五遍行心所，則知「思」在「想」後，思的意義就是「令心造作」。禮記中庸篇：「博

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」學問經過思辨，始能正確實行。足見思字非常重要，所以求學的君子必須有九思。

視思明，聽思聰：君子面對外境時，要思慮自己的眼是否看得明白，耳是否聽得清楚，視聽皆不能錯誤。例如孔子在衛國擊磬，有人一聽，即知孔子的心理，這就是耳聰。

色思溫，貌思恭：君子與人相見，要思慮自己的顏色必須溫和，容貌必須謙恭。中庸引毛詩大雅皇矣篇：「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」這就是講溫和之道。又如貌思恭，朋友見面，可以有笑容，如見長輩，必須肅敬，笑則失禮。依禮，長輩可以笑容接待晚輩，晚輩則不可以笑容對長輩。長輩見晚輩，應該低頭看，是「俯而親之」之義，晚輩見長輩，應該仰面看，是「仰而敬之」之義。

言思忠，事思敬；君子與人接洽事務，應當思慮自己所說的話必須忠實，又須思慮辦事必須認真。敬與恭不同，恭從心，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敬字在此處講，就是辦事毫不苟且，應該辦到十分，就須辦到十分，差一分就不算敬。

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：這三者是防非，事情辦完以後，自己反省，往往有不少過失。防非就是防範過失。事有疑惑，自己不能解決，必須問人，不問便是永遠愚癡。事有忿怒時，必須忍耐，不能對人發怒，否則對方懷恨在心，後來必有患難。無論財物名位，來歸於我，都叫做得。見得當思是否合乎義理，合則接受，不合則不接受。思問、思難、思義，可以防治貪瞋癡。

○孔子曰：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。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。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

「見善如不及。」意謂見到善人便覺得好像不如他，想要學他那樣好。此即見賢思齊的意思。「見不善如探湯。」意謂見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熱湯，而不敢接觸。孔子說，他見過有如此作風的人，也聽過此人說過如此的話。

「隱居以求其志。」隱居時，讀書脩養，以求將來施展其志向。「行義以達其道。」遇到可以出來作事時，便出來作事，所辦的事情皆合正義，如行仁政等，以達其所守持的道。孔子說，他聽人說過如此的話，但未見過照這話實行的人。

此章前節，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，比較容易，所以孔子見其人，聞其語。後節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，則非普通人所能爲，所以孔子聞其語，未見其人。孔子意在勉人難爲而能爲。

○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餓于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。

齊景公有馬四千匹。既爲大國之君，又有如此勢力。然而，死的時候，人民想不出他有甚麼善行可以稱述。

古時伯夷、叔齊兄弟二人，餓于首陽山下，到孔子時代，

人民還稱讚他們。

「其斯之謂與。」王肅注：「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。」劉氏正義以爲此句上面當有脫文。

伯夷、叔齊，是殷朝孤竹君的兩個兒子，兄弟讓國，隱居首陽山。周武王伐紂時，夷、齊扣武王之馬而諫，不可以臣伐君。武王左右欲殺之，經姜太公勸止，夷、齊離去。武王伐紂成功，建立周家天下，夷、齊恥之，不食周粟，遂在首陽山採薇而食。後有人對夷、齊說，此薇也是周家所有。夷、齊聞此語後，薇亦不食，七日餓死。史記伯夷傳、皇侃疏等古注，均有詳略不同的記載。

首陽山，馬融注：「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，河曲之中。」其他各注考據，尙有好幾處，均難確定。

伯夷、叔齊是否餓死于首陽山，尚有疑問，論語此章但說餓于首陽之下，未說餓死于首陽之下。

此章開頭沒有「孔子曰」，各注或疑非孔子語，或言是孔子語，但闕「孔子曰」三字而已。

○陳亢問於伯魚曰：子亦有異聞乎。對曰：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學詩乎。對曰：未也。不學詩，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。他日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學禮乎。對曰：未也。不學禮，無以立。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



者。陳亢退而喜曰：問一得三，聞詩，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

陳亢，字子禽，是孔子弟子。伯魚，名鯉，孔子之子。

馬融注：「以爲伯魚，孔子之子，所聞當有異。」

陳亢以爲，伯魚是孔子的兒子，孔子或有特別的道理教給伯魚。所以問：「子亦有異聞乎。」子，稱呼伯魚。

伯魚回答說：「未聽過特別的道理。」但父子在家中當有說話的時候。因此，伯魚將他在家中兩次所聞告訴陳亢。

「嘗獨立。」孔子曾有一次獨自站立在堂。

「鯉趨而過庭。」劉氏正義說：「稱鯉者，將述對父之語，若當父前，子自稱名也。」其實對友表示禮敬，也可以稱自己

之名。趨是快走，見長輩，不可慢行。伯魚看見孔子站在那裏，便快步走過庭中。

「曰，學詩乎。」孔子問鯉。

「對曰，未也。」鯉回答。

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這是孔子的話，省一「曰」字。孔子告訴伯魚，不學詩，便不知言語之道，無法與人說話。皇疏：

「言詩有比興答對酬酢，人若不學詩，則無以與人言語也。」

「鯉退而學詩。」伯魚說，我聽了，退下來就學詩。

「他日又獨立。」又有一次，孔子一個人立在那裏。

「鯉趨而過庭。」伯魚快步過庭時。

「曰，學禮乎。」孔子問鯉。

「對曰，未也。」伯魚回答，未學禮。

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」孔子告訴伯魚，不學禮，不知如何立身。孔子教育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不學禮，求學、辦事，都不成功，學禮非常重要。

「鯉退而學禮。」伯魚說，我聽了，退下來就學禮。

「聞斯二者。」照映前問：「子亦有異聞乎。」伯魚結束回答說，我只單獨的聽過學詩學禮這兩件事。

「陳亢退而喜曰。」陳亢退後，爲何而喜。喜的是：「問一得三。」本問「子亦有異聞乎」一件事，結果得聞三件事：「聞詩、聞禮、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」聞知學詩與學禮的重要，又聞知君子教兒子與教學生無厚此薄彼之異。「君子」，指「孔子」。「遠其子」，指在教學上沒有獨厚其子的意思。

述而篇裏，孔子曾說：「吾無隱乎爾。」聖人之學並無不

傳之祕，如果必求聖人的祕傳，那就是學詩學禮。

○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稱曰小童。  
邦人稱之曰君夫人。稱諸異邦，曰寡小君。異  
邦人稱之，亦曰君夫人。

此章開頭闕「孔子曰」三字，後儒疑非孔子之言，但依孔  
安國注：「當此之時，諸侯嫡妾不正，稱號不審，故孔子正言  
其禮也。」則是孔子所說。程氏樹德集釋按語也認爲此章古論、  
魯論皆有之，並非後人任意附記。

「邦君之妻。」卽是國君之妻。國君稱妻爲夫人，夫人對  
國君自稱爲小童。小童，未成人，是自謙之詞。

「邦人」卽是國人，國人稱國君之妻爲君夫人，意思是國君的夫人。

「稱諸異邦，曰寡小君。」本國臣民向外國人稱本國君之妻爲寡小君。皇侃疏說：「自我國臣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寡小君。君自稱曰寡人，故臣民稱君爲寡君，稱君妻爲寡小君也。」

「異邦人稱之，亦曰君夫人。」外國人稱我國君之妻，也是稱呼君夫人。皇侃疏：「若異邦臣來，卽稱主國君之妻，則亦曰君夫人也。」

論語講要 陽貨第十七

○陽貨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，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諸塗。謂孔子曰：來，予與爾言。曰：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。曰：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知乎。曰：不可。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孔子曰：諾，吾將仕矣。

陽貨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。依諸古注，陽貨就是季氏的家

臣陽虎，孔安國說他以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，皇疏說他派人召見孔子，想叫孔子替他辦事，而孔子惡他專濫，不與他相見。

歸孔子豚，孔子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諸塗。孟子滕文公篇也記載此事，歸字作饋字，時字作矚字，趙岐注：「矚，視也。」依滕文公篇說：「陽貨矚孔子之亡也。」亡，即無，不在家。陽貨視孔子不在家，贈孔子一隻蒸熟的小豬。孔子回家一看，不能不受，不能不回拜，因此，「時其亡也。」孔子也等候陽貨不在家，往陽貨家回拜。不料拜竟而還時，在路上遇見陽貨。遇諸塗的「諸」，是「之於」二字快讀而成，「之」字指陽貨。塗是路途。

謂孔子曰：來，予與爾言。陽貨對孔子說：「來，我與你說話。」從這個「來」字，可以看出陽貨的傲慢態度。稱呼

「予、爾」，也可以見其無禮。

曰，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曰，不可。「曰」，此記陽貨鄭重的告訴孔子。懷其寶，皇疏：「寶。猶道也。」意思是說：「你懷藏寶貴的學問，不肯用出來，而任國家迷亂下去，這可以說是仁嗎？曰，不可。」

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知乎？曰，不可。陽貨說：「你好從政事，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去時機，可以說是有智嗎？曰，不可。」此話含意是說孔子不肯認識陽貨，如肯認識陽貨，便不失時。

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陽貨最後勸告，日子一天一天的逝去，歲月不等待我們。

孔子曰：諾，吾將仕矣。孔子許諾將仕。孔安國注：「以



順辭免害。」

「可謂仁乎，曰不可。」「可謂知乎，曰不可。」這兩番問答，依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引明儒郝敬說，皆是陽貨自爲問答，以斷爲必然之理，並非陽貨問，孔子答。至「孔子曰」以下，才是孔子語。郝敬舉例說：「此如史記留侯世家，張良阻立六國後，八不可語，有云，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，曰未能也。能得項籍頭乎，曰未能也。能封聖人墓、表賢者閭、式智者門乎，曰未能也。皆張良自爲問答。並非良問而漢高祖答者。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，纔是漢高祖語。此章至孔子曰以下，纔是孔子語。孔子答語祇此，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。」

○子曰：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

孔子說性，孔門弟子能了解其義的不多。顏子聽孔子之言，無所不悅，曾子能知孔子「一以貫之」的道，這兩位賢人當然能了解。子貢曾說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既知性不可得而聞，惟須覺悟，則可證明他能了解一部分。後來儒家研究性的意義者，一是孟子，他在孟子告子篇裏發表性善說。一是荀子，他在荀子性惡篇裏發表性惡說。一是揚雄，他在法言脩身篇裏發表性善惡混之說。孔子只說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未說性有善惡，而此章歷代諸注，不出孟、荀、揚三家之說，只有皇侃疏未用善惡解釋。

孔子說性，與佛說性，無二無別。

釋迦牟尼佛說性，釋典分爲體相用三方面解說，依據經注，體是本體，相是現相，用是業用。本體真空，但隨因緣現相，

相是假有，有相則有業用。體相皆無善惡，業有善業惡業，所以業用始有善惡。

孔子說性相近的「近」字，是說其前，習相遠的「遠」字，是說其後。體相用三者，先有體，次有相，後始有用。前指體相而言，後指業用而言。所以兩位聖人所說的性，並無不同的意義，此非器量狹小持有門戶之見的人所能了解。

俗儒一看到體相用，便認爲佛家學說，實則不然，儒經未嘗不講體相用。周易繫辭傳純爲孔子之言，現在引用以下幾條，以資證明：

「故神無方，而易無體。」古注以「陰陽不測」解釋神。陰陽不測，非常微妙，所以無方。易是唯變所適，所以無一定之體。無方無體，卽是本體真空之義。

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」依韓康伯之注說，道是「寂然無體，不可爲象。」但陰陽皆是由道而生。虞翻說：「繼，統也，謂乾能統天生物，坤合乾性，養化成之，故繼之者善。」孔穎達正義說：「道是生物開通，善是順理養物，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也。」就各注所說，「繼之者善」就是由體起用的意思，用始講善。

「顯諸仁，藏諸用。」顯藏皆是作用。

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。」鼓就是動，性動即出現萬物。本性之德盛大，業用亦大。大到究竟處，即是至矣盡矣。此皆講用。

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」成象成形，就是講相。至於六十四卦的「象曰」、「彖曰」，以及「吉凶无咎」，

皆是相。

以體相用解釋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便知性是體空，寂然不動，動則出現假相。體雖空，而性實有。這可用比喻來說明。如薑有熱性，但看不見熱，以手執薑，亦無熱感，然而把薑吃下以後，身體便發熱。由此可喻吾人實有此性，人生以及宇宙萬有皆以此性為根源，此性亦遍及宇宙人生，而吾人以及萬物，此性原來相差不多，所以說「性相近。」性雖相近，但各人習慣不同，依照各人習慣發展，愈到後來則互相差異愈遠，所以說「習相遠。」性體真空，固然沒有善惡，由性所現的假相，亦無善惡可言。例如人身，即是假相，在其既不為善時，也不為惡時，則此人身，便不能說是善身，也不能說是惡身，必須由此人身表現一些行為，或是利人，或是害人，始能

說是善是惡，這些行爲不是相，而是業用，習相遠的「習」就是業用，善惡只是就業用而言。既是性無善惡，則欲明性者，便不能從善惡中求。諸注或說性善，或說性惡，或說性善惡混，皆是誤解。

### 【雪公講義】

釋典言性分體相用。注云。體空相有。用爲作業。體相皆無善惡。業用方有善惡。簡要精詳。孔子云。近者言其前。云遠者言其後。夫前爲體相。後指業用。故二聖之言同。非器小門戶之見能知也。周易繫辭云。故神無方。而易無體。又云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又云。顯諸仁。藏諸用。又云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盛德大業

至矣。又云。在天成象。在地成形。變化見矣。至六十四卦之象曰象曰。吉凶无咎。皆相也。

○子曰：惟上知與下愚不移。

此句應依集解本，與前兩句合爲一章。

惟上智的「惟」字，承前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而來，雖然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」但是惟有上智與下愚不移。此說「不移」，就是不轉變的意思。無論脩道辦事，不移方能成功。古注以上智爲善，下愚爲惡，也是誤解，孔子在此處只講不移，未講善惡。

○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：割

雞焉用牛刀。子游對曰：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子曰：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。

武城在今山東省，當時是魯國一個小邑，依孔安國注，子游此時作武城宰，猶如今日的縣市長。

「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」之武城的「之」字，作適字講，是到的意思。孔子到了武城，聽見弦歌的聲音。劉氏正義引周禮春官小師「弦歌」鄭注：「弦，謂琴瑟也。歌，依詠詩也。」賈公彥疏：「謂工歌詩，依琴瑟而詠之詩。」詩是歌辭，有聲調，可唱，琴瑟是樂器，以琴瑟彈奏詩的聲調，再依聲調唱詩，即是弦歌之聲。



「夫子莞爾而笑曰：割雞焉用牛刀。」孔子微笑說：「殺雞何用宰牛的刀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言治小何須用大道。」

子游對曰：「昔者偃也，」偃，子游自稱其名，「聞之於夫子說，在位的人學了道，就能愛民，民眾學了道，就容易使令。」孔安國注：「道，謂禮樂也。樂以和人，人和則易使。」純正的音樂，如詩的雅頌之音，可以調和人的性情，配合禮教，就是禮樂教化之道。民眾學了禮樂，與君子志同道合，對於君子愛民利民的政令必然擁護，所以易使。

「子曰：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。」二三子，是隨孔子到武城的諸弟子。孔子對諸弟子說：「偃的話是對的，前面我說的是一句戲言而已。」

禮記學記篇說：「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黨有庠。」春秋時，

庠塾之教漸廢，所以雅頌之音不作。子游作了武城邑宰，實施庠塾之教，學習的人很多。孔子到武城，聽到弦歌之聲，一時高興，便說了「割雞焉用牛刀」這句戲言，足見聖人言語也有輕鬆的一面。但在輕鬆的言辭裏，卻能顯示禮樂教育的重要，即無論治理天下國家，以至像武城這樣的小邑，都要實施禮樂教育，這才是爲政之道。

○公山弗擾以費畔。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說，曰：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子曰：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。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。

費是魯國季氏的采邑。公山弗擾，皇本作公山不擾，邢疏以爲弗擾就是左傳裏的公山不狃，字子洩，爲季氏費邑宰，他與陽虎共執季桓子，據費邑以畔。畔通叛字。

公山弗擾何時叛季氏，是何原因，均難考證，只可按本文講解。

公山弗擾以費邑叛季氏時，使人召孔子，孔子欲往。「欲往」實際未往，如「子欲居九夷。」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」都是一時感歎語。

「子路不說曰。」「不說」就是「不悅」。子路不高興的說：「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」孔安國注：「之，適也，無可之則止，何必公山氏之適。」此意是說，夫子無處可往，就罷了，何必往公山氏那裏。

孔子告訴子路說：「召我者，豈徒然哉。如有人用我，我當爲周天子而行。」古注東周西周之說，不必多考。

公山弗擾叛季氏，召孔子，事在何時，史說不一。史記孔子世家說，在魯定公九年。崔述洙泗考信錄、趙翼陔餘叢考，都是據左傳記載，在定公十二年，而且認爲孔子這時已爲魯司寇，沒有召孔子的道理。其他諸注議論紛紜，事皆難考。還是存疑較好。

○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爲仁矣。請問之。曰：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眾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

## 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

子張向孔子問仁。孔子答復，能行五事於天下，便可稱爲仁人。

「請問之。」請問是那五事。這是子張再問孔子。

「曰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」孔子再答復。先說出五事的名稱，以下分別解釋：

「恭則不侮。」恭敬人，則不被人侮慢。不侮，孔安國注：「不見侮慢。」邢疏：「言己恭以接人，人亦恭以待己，故不見侮慢。」

「寬則得眾。」寬厚待人，則人悅服，故能得眾。  
「信則人任焉。」言而有信，則能得人信任。

「敏則有功。」做事敏捷，則能成功。

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給人恩惠，人必感恩圖報，故足以使人用人。

○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昔者，由也聞諸夫子曰：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。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。

這是晉國的一次內亂，史事難考。據史記晉世家記載，晉

國自昭公以後，六卿日漸強大。六卿就是韓、趙、魏、范、中行（原姓荀）以及智氏。後來智伯與趙、韓、魏合力滅范氏及中行氏，共分范、中行氏土地以爲邑。不久趙襄子、韓康子、魏桓子，又共殺智伯，盡分其地。最後三家分晉，而爲韓、趙、魏三國的結局。當時六卿時挾晉君攻伐異己，各自擴張私家權利，而無公是公非。

「佛肸召。子欲往。」佛肸，讀弼夕。皇本佛肸作佛盼。

孔安國注，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的邑宰。清儒劉恭冕氏引史記孔子世家：「佛肸爲中牟宰，趙簡子攻范、中行，伐中牟。佛肸畔，使人召孔子。」以中牟爲范、中行邑，佛肸是范、中行之臣。翟灝四書考異也說：「簡子挾晉侯以攻范、中行，佛肸爲范、中行家邑宰，因簡子致伐距之，于晉爲畔，于范、中行

猶爲義也。」這與前章公山氏召孔子相似，孔子也欲往。

子路不以爲然。他說他從前曾聽夫子說這兩句話：「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」然而現在佛肸據中牟反叛，夫子往他那裏，這將如何說呢。「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」就是本身作不善之事的人。「君子不入也。」君子不到他那裏。

「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。」孔子答復子路，是的，我是有此一說。「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。」但我不是也有堅白之說嗎？真正堅的東西，怎樣磨也不會薄。真正白的東西，怎樣染也不會黑。

孔安國注：「磷，薄也。涅，可以染皂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，至白者染之而不黑。喻君子雖在濁亂，濁亂不能污。」淮南子俶真訓：「以涅染緇。」高誘注：「涅，礬石也。」礬



石有青白黃黑等多種，此指黑色礬石，稱爲阜礬。

潘氏集箋舉周禮考工記輪人：「輪雖敝，不甗於鑿。」注，甗，舊本或作鄰，鄰讀「磨而不磷」之磷。不甗，有不動、不敝、不傷之義。

「吾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。」匏瓜老熟時，其皮堅硬，去其腐瓢，可作瓢壺等用具，所以生長時，繫在藤上，而不被人摘食。皇疏又有一說：「匏瓜，星名也。言人有才智，宜佐時理務，爲人所用，豈得如匏瓜係天，而不可食耶。」皇疏此說可從。孔子的意思是說，他不能像匏瓜星那樣懸繫在天空，而爲不可食之物。比喻他在世間不願做無用之人。

孔子的道德已達至堅至白之境，不論處在怎樣的濁亂環境，不受絲毫污染或傷害，一心爲了行道，所以，公山氏召，佛肸

召，都有欲往之意，但是結果都未往，自有未往的道理，非古今諸注所能了然。

○子曰：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。對曰：未也。居，吾語女。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。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。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。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。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

何晏注，六言六蔽，是說仁、智、信、直、勇、剛六事。

蔽是覆障之義。劉氏正義又引荀子解蔽篇注：「蔽者，言

不能通明，滯於一隅，如有物壅蔽之也。」蔽字作覆障講，或作壅蔽講，皆可，其義是使人不能通明事理。六蔽對六言而言，就是蔽六言者。好學則能明其事，明其理，解除六蔽。

「由也，」孔子與子路談話時，呼子路之名說：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。」女，就是汝。「你聽過六言六蔽嗎？」劉氏正義說，六言六蔽是古成語，孔子以此問子路。

古時人席地而坐，先以兩膝著席，再以尻著足跟。見長者問，依禮起身而對。起身就是直起腰身，而爲長跪。依孔安國注，子路原來坐在那裏，一聽孔子問他，便起身對曰：「未也。」未聞六言六蔽。

「居，吾語女。」孔安國注，居當坐字講。孔子命子路：「坐下，我告訴你。」以下便是孔子告訴子路的話：

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。」好是喜好。孔安國注：「仁者愛物，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。」依邢昺疏說，好施與，叫做仁，若但好仁，而不好學，不知所以裁之，所施不當，則如愚人。裁之，是裁度適中的意思。愚是愚昧。只好行仁，不能裁度使其適中而行，其行是否恰當，不得而知，便是愚昧之舉。這是好仁而不好學之蔽。

「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。」知就是智。蕩是放蕩。孔安國注：「蕩，無所適守。」好智的人如不好學，只知展現自己的才能，不顧道德的規範，所以放蕩而無操守。

「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。」賊，皇疏作害字講，以為不學而信，則信得不合宜，以致賊害其身。皇疏並引江熙說，古時有一信士，名尾生，與女子約會於橋下，女子未至，而洪水

至，尾生守信，抱橋柱不離，淹死於水。此卽不學而信之蔽。  
劉氏正義引管同四書紀聞說：「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，惟其爲學而知義所在也。苟好信不好學，則惟知重然諾，而不明事理之是非。謹厚者則硜硜爲小人。苟又挾以剛勇之氣，必如周、漢刺客游俠，輕身殉人，扞文網而犯公義，自聖賢觀之，非賊而何哉。」

「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。」泰伯篇：「直而無禮則絞。」  
馬融注：「絞，絞刺也。」皇疏據此義解釋說：「絞猶刺也，好譏刺人之非，以成己之直也。」直是美德，但須好學以合中道，否則如子路篇所記：「葉公語孔子曰：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」刺人之非，以至刺到自己的父親之罪，可以說是絞到了極處。這是只好直而不好學之蔽。

「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。」本篇裏面另有一章說：「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。」邢昺疏據以解釋此章：「勇謂勇敢，當學以知義。若好勇而不好學，則是有勇而無義，則爲賊亂。」義字，中庸說：「義者宜也。」因此，釋名解釋義字說：「義，宜也，裁制事物使各宜也。」凡事不宜，便是亂。好勇而致於亂，是由於不能配合好學之故。

「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狂，孔安國注：「狂妄，抵觸人也。」公治長篇，孔子曾說：「吾未見剛者。」邢昺疏：「剛者質直寡欲。」質直寡欲，固然很好，但如只好剛而不好學，偏於剛強，不得中和之道，便致言語行爲抵觸他人。

仁、智、信、直、勇、剛六者，各有表現的事實與所依據的道理，事實則非常繁雜，道理則非常精微，如果只好六言中

的任何一言，而不好學其中的事與理，便不能中道而行，因而各有其蔽，所以好仁等，不能不好學。

○子曰：小子何莫學夫詩。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

「小子」是孔子稱呼他的弟子。「何莫」當「何不」講。「詩」就是三百篇詩經而言。

孔子稱呼諸弟子說：「小子們，何不學詩呢？」繼則說出學詩的益處，詩可以興、可以觀、可以羣、可以怨，從近處說，能以事父，從遠處說，能以事君，又能記得很多鳥獸草木的名稱。

「詩可以興。」興，喜應切、去聲。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，名爲「風、賦、比、興、雅、頌。」毛詩序說詩有六義，卽是周禮所說的六詩。孔穎達正義說，風、雅、頌是詩篇之異體，賦、比、興是詩文之異辭。詩篇異體卽指詩經的國風、小雅、大雅、周魯商頌不同的詩體而言。詩文異辭是指風雅頌各詩文皆以賦比興爲之脩辭而言。孔氏依周禮鄭康成注及鄭司農注，綜合解釋賦比興。賦是鋪陳善惡，詩文直陳其事，不用譬喻，皆爲賦辭。比是比方於物，凡言如某物者，皆是比辭。鄭康成以爲，興是取善事以喻勸之。鄭司農以爲，興是託事於物。興者起也，取譬引類，起發自己的心志。也就是先說其他事物，然後引起自己所詠之辭。詩文中凡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，皆是興辭。比興二者雖然同是以物譬喻，但比是顯喻，興是隱喻。



論語此章只說「詩可以興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興，引譬連類。」邢昺疏：「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，以爲比興也。」邢氏以爲興中含比。劉寶楠正義以爲孔注「連類」意中兼有賦比。劉氏並引焦氏循毛詩補疏序：「夫詩溫柔敦厚者也，不質直言之，而比興言之，不言理，而言情，不務勝人，而務感人。」詩就是以真情感人，不但比興如此，賦亦如此。

「可以觀。」鄭康成注：「觀風俗之盛衰。」詩是表達心志的文詞，配合樂譜唱出來的就是音樂，例如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觀樂，而知列國的治亂興衰。學詩可以觀察社會風俗盛衰，即可了解政治得失，可以從速改善。

「可以羣。」孔安國注：「羣居相切磋。」人類從家庭到社會都必須合羣，焦循論語補疏說：「詩之教溫柔敦厚，學之

則輕薄嫉忌之習消，故可羣居相切磋。」

「可以怨。」孔安國注：「怨、刺上政。」邢昺疏：「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可以怨刺上政。」毛詩序孔穎達正義說，王道始衰，政教初失，而有變風變雅之作。孔氏又引季札見歌小雅時說，那是周王之德已衰，但尚有先王的遺民，尚能知禮，以禮救世，作此變詩。怨即指此變詩而言，雖怨而不違禮，故可以怨。

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」事父應當盡孝，無論盡孝盡忠，都須諫止其過。諫過必須懂得諫過的道理，始有效果，例如閔子騫諫父，請勿逐出他的後母，便說：「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單。」終能感動其父打消原意，又能感動後母，待他如待親生之子。諫父不容易，諫君更難，學詩，可以興觀羣怨，便懂

得事父事君之道。所以皇疏引江熙說：「言事父事君以有其道也。」

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識，讀志，記憶之義。邢昺疏：「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，以爲比興，則因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。」三百篇中含有動物學、植物學等，學詩不但有以上種種益處，還可以增廣動植物的知識。

○子謂伯魚曰：女爲周南、召南矣乎。人而不爲周南、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

注疏本以此與上章合爲一章，皇侃疏以爲此章是在「鯉趨而過庭」時孔子對伯魚所說的話，故另爲一章。茲從之，並依

之講解。

「子謂伯魚曰，女爲周南、召南已乎。」女，同汝。爲，當學習講。孔子問他的兒子伯魚：「你學習周南、召南了嗎？」詩經有十五國風，首爲周南的詩，計有關雎等十一篇，次爲召南的詩，計有鵲巢等十四篇，然後是其他諸國之風。據毛詩序及注疏說，周是周公，召是召公，南是周、召二公所分得的采邑，其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，卽今陝西岐山以南，稱爲南國，二公將文王的教化自北方施行到南方，在這南方二地採得的詩，分別名稱爲周南、召南。

「人而不爲周南、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」牆面，是面牆的倒裝語，人若不學周南、召南，他就好像面正對牆而立，眼睛被牆障礙，無所見識，不能辦事。

馬融注：「周南、召南，國風之始，樂得淑女，以配君子，三綱之首，王教之端，故人而不爲，如向牆而立。」三綱是白虎通所說的君臣、父子、夫婦，這三者是人倫的綱常。三綱開始於夫婦，如周易序卦傳說：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。」所以馬氏此注以夫婦爲三綱之首。夫婦這一綱既爲重要，則必須正常不亂，以爲家庭、社會安定的基礎，所以先王教化以夫婦爲開端。據毛詩序說，國風裏的詩有正風與變風的不同，周南、召南講夫婦之道的詩篇最多，可以風天下，正夫婦，稱爲正風，實爲人倫教化之本，普通人不學，不能齊家，爲人君者不學，不能治國平天下，所以孔子告訴伯魚，不能不學。

○子曰：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。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。

孔子用反問語氣說明，禮不僅指玉帛而言，樂不僅指鐘鼓而言。玉帛是禮物，鐘鼓是樂器，贈禮物，鳴鐘鼓，不是禮樂之本。禮樂的本義在敬在和。

鄭康成注：「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，所貴者，乃貴其安上治民也。」

馬融注：「樂之所貴者，移風易俗也，非謂鐘鼓而已也。」  
皇疏以爲，時君唯知崇尚玉帛，而不能安上治民，故孔子加重其辭的感歎說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。」表明禮之所云不在玉帛。奏樂必假鐘鼓，當時君主惟知崇尚鐘鼓，而不能

移風易俗，故孔子又加重其辭的說：「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。」表示樂之所云不在鐘鼓。

皇疏又引王弼注，大意是說，禮以敬爲重，玉帛是禮的文飾，只用來表達敬意而已。樂主於和，鐘鼓只是樂器而已。當時所謂禮樂，是重於物而簡於敬，敲擊鐘鼓而不合雅頌，所以孔子正言其義。

玉帛：鄭康成注：「玉，圭璋之屬。帛，束帛之屬。」禮春官大宗伯：「孤執皮帛。」鄭注：「皮帛者，束帛，而表以皮爲之飾。帛，如今璧色繒也。」賈公彥疏：「束者，十端，每端丈八尺，皆兩端合卷，總爲五匹，故云束帛。」

○子曰：色厲而內荏，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盜

也與。

「色厲而內荏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荏，柔也。謂外自矜厲，而內柔佞。」色厲是外貌嚴厲，內荏是內心柔弱。孔子說這話，含義很多，諸注各有其解，茲且講其一義。一個人假裝能幹，其實無能，辦事便亂，任何事都辦不成功。

「譬諸小人。」譬之於小人。孔子拿沒有品行的小人來譬喻這種人。

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。」他就好像那穿窬的小偷。窬是門邊的小洞。小偷鑿穿牆洞，入內行竊時，身往前進，心則怯退，此即作賊心虛之意。並非賢能而假裝賢能者，就是這樣的情狀。



○子曰：鄉原，德之賊也。

鄉原的原字，讀去聲，同愿，孟子趙岐注，原當善字講。

鄉原，指的是一種人，依字義解釋，就是一鄉之人都稱他爲善人。但是孔子以爲，鄉原是賊害道德的人，所以說他是「德之賊」。

鄉原如何是「德之賊」。孟子盡心篇有詳細的解釋。在盡心篇裏，萬章問曰：「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爲原人，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。」孟子曰：「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眾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。」孟子最後又解釋，孔子所以惡鄉原，是「恐其亂德也。」

孟子注疏，大意是說，鄉原這種人最能掩蔽他的罪惡，以致令人無法舉出事實來非謗他，也找不到缺點來譏刺他。然而他實在是同流合污，因為他善於掩蔽，就像忠信廉潔之人，所以贏得大眾的稱讚，其實不是忠信廉潔之人，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他無德而偽裝有德，孔子惟恐這種人亂德惑眾，所以指明此人是道德的賊害者。

○子曰：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。

道塗二字，道是大道，如「志於道」的道，塗就是路途。道，聽到了，就在路上傳說，此為有德的人所不取。

古注把道塗二字都解釋為道路。今不從。

孔子教育，重要的是道，道須在聞後認真的學習，如果只

是耳聞口說，便是無道可言。又以教人而論，必須溫故而知新，這才能作人師，如果聞道之後，不加以溫習，就說給他人，那不是教人，而是害人。

○子曰：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。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，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

鄙夫，是一個沒有品行的人，他貪圖名利，行爲卑鄙。孔子先提疑問，鄙夫可以事君嗎？然後解答，這種人不可以事君。

「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。」皇疏：「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。」此意是說，不可與鄙夫共同事君。王引之經傳釋詞則

把「可與」的「與」字當「以」字講，他舉證顏師古匡謬正俗引「孔子曰：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」，以及李善注文選東京賦引「論語曰，鄙夫不可以事君。」「可與」皆作「可以」。王氏此解較好。沒有品行的人確實不可以辦政治。

「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。」何晏注：「患得之者，患不能得之。」鄙夫爲得名位利祿，尙未得時，惟恐得不到，不擇手段，以求得之。

「既得之，患失之。」得到了，他又恐怕失掉。

「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」鄭康成注：「無所不至者，言其邪媚，無所不爲。」

這種患得患失的鄙夫，純爲貪圖個人名利，未得時，想盡方法，一定要得到，既得，又想盡方法保持不失，這種人可以

爲國家辦事嗎？有意從政者，讀此一章可以反省。

○子曰：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。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。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

孔子辨別在他那時候的人比不上古人，他以古人的三疾與他當時人比較，便顯出今古之異。

「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」古人有三種缺點，今人或者連這缺點也沒有了。「或是之亡」的是字指三疾而言，亡通無字。此意不是說今人沒有三疾，而見今人的三疾比古人更嚴重，更難治。

「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。」包咸注：「肆，極意敢言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蕩，無所據。」古時狂人肆意敢言，有些放縱而已。今時狂人放蕩不止，而無所據。蕩是飄蕩，無所據，是無所據於道德。

「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。」馬融注：「廉，有廉隅。」古時矜持的人，行為方正，像有稜角。今時矜者則是忿戾，即往往自以為是，不合理的對人忿怒。

「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」古時愚者直情用事，沒有彎曲之心。今時愚者無知妄作，詐人而已。

### ○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

集解王肅注：「巧言無實，令色無質。」

邢昺疏：「此章與學而篇同，弟子各記所聞，故重出之。」

○子曰：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

孔子厭惡紫色之奪朱色，厭惡鄭聲之亂雅樂，厭惡利口之人傾覆邦家。

朱色是五種正色中的赤色。以黑加赤而為紫，名為閒色。紫色中有赤色的成分，所以能亂朱色，又能予人以美好之感，令人喜好，此即奪朱。以紫奪朱，即是以邪奪正。

鄭聲是鄭國的音樂，包注：「鄭聲，淫聲之哀者。」雅樂是先王的雅正之樂，中正和平，能調和性情。鄭聲淫哀，不得

性情之正，與雅樂相違。當時有很多人喜好鄭聲，不知雅樂，卽是以淫亂雅。

利口就是口才銳利，無理能辯爲有理，且能取悅於人。孔安國注：「利口之人，多言少實，苟能說媚時君，傾覆國家。」

紫色奪朱色，鄭聲亂雅樂，利口覆邦家，都是因爲開始時不以規矩，不辨是非，終致以邪奪正，以淫亂雅，以利口覆邦家。聖人惡紫、惡鄭聲、惡利口，卽是教人要嚴守規矩，防微杜漸。

孔安國注：「朱，正色。紫，閒色之好者。」邢昺疏：「云朱正色紫閒色者，皇氏云，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，不正謂五方閒色。」

鄉黨篇「紅紫不以爲褻服」，皇疏：「侃案，五方正色：



青赤白黑黃。五方閒色：綠爲青之閒，紅爲赤之閒，碧爲白之閒，紫爲黑之閒，緇爲黃之閒也。所以爲閒色者，穎子嚴云：東方木，木色青。木剋土，土色黃，以青加黃，故爲綠，綠爲東方之閒也。又南方火，火色赤。火剋金，金色白，以赤加白，故爲紅，紅爲南方閒也。又西方金，金色白。金剋木，木色青，以白加青，故爲碧，碧爲西方閒也。又北方水，水色黑。水剋火，火色赤，以黑加赤，故爲紫，紫爲北方閒也。又中央土，土色黃。土剋水，水色黑，以黃加黑，故爲緇黃，緇黃爲中央閒也。緇黃，黃黑之色也。」劉氏正義引周禮冬官考工記，謂畫績之事，東方青，南方赤，西方白，北方黑，天謂之玄，地謂之黃。

○子曰：予欲無言。子貢曰：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。子曰：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

「予欲無言。」孔子說：「我不想說什麼話了。」

子貢說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師作之，弟子述之。述字作傳述講。夫子如果不把道理說出來，則弟子們何由傳述呢？

孔子答復子貢：「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」天何嘗說話，天以四時不停的運行，百物因而生生不息。天辦了一切事，有何言哉。

此章是孔子提示弟子，學道必須離言而求。言能詮道，而

不是道，道在默而識之。學道傳道都要離言。故說：「予欲無言。」又一再的說：「天何言哉。」

何晏注：「言之爲益少，故欲無言。」

李中孚四書反身錄：「夫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，故欲無言。」

○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

孺悲求見孔子，孔子推辭有病。「將命者出戶，取瑟而歌。」一俟傳話的人出戶傳話時，孔子就取瑟來彈奏，而且歌唱。「使之聞之。」孔子使孺悲聞知孔子在瑟歌，不是真的有

病，而是不願接見他。

何晏注：「孺悲，魯人也。」禮記雜記下篇：「恤由之喪，哀公使孺悲之孔子，學士喪禮。士喪禮於是乎書。」孺悲從孔子學禮，即是孔子的弟子。古人初見尊長，應先由人介紹，否則失禮。但弟子見師，不須介紹。孔子何以不見孺悲，朱子集注以爲：「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，故辭以疾。」劉恭冕正義說：「此欲見是始來見，尙未受學時也。」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：「孔子辭以疾，或別有故。」孔子不見孺悲，究竟是何原因，古注之說不一，難有定解，只得闕疑。

○宰我問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爲

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崩。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。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子曰：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。曰：安。女安，則爲之。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爲也。今女安則爲之。宰我出。子曰：予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，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。

三年之喪，是爲父母服喪的年限，東周時代的人已不完全

遵守。如梁玉繩警記所引，春秋魯閔公二年：「吉禘于莊公。」公羊傳：「譏始不三年也。」又文公二年：「公子遂如齊納幣。」公羊傳：「納幣不書，此何以書，譏喪娶也。」到了孔子時代，不守三年喪期的人更爲普遍，但孔子教禮仍然嚴守三年，孔門弟子依教而行。宰我以當時一般不守三年的情況問孔子：「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」三年的喪期是太久了。「期已久矣」的「期」字作時期解，讀其音。爲何太久，以下說出不需三年的理由。

「君子三年不爲禮，禮必壞，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崩。」劉氏正義說，這是古成語，原來的意思是說人如長久不爲禮樂，則致禮壞樂崩，不是爲居喪者說話，但當時或有人以此爲其主張縮短喪期的論據，宰我因此直接引用此語。依邢昺疏說，君

子應以禮樂脩養身心，不可須臾離棄，但居喪期間，既不爲樂，亦不爲禮，如果喪期三年，則不爲禮樂太久，故致禮壞樂崩。

「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」「期可已矣」的「期」作周年解，讀基音。宰我又舉理由說，去年舊穀已盡，今年新穀已成熟，鑽燧取火已改用新木。三年之喪，守滿一年，可以終止了。「鑽燧改火」者，古人用火，其取火之法不一，此是鑽木取火。馬融注：「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，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棗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櫨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。一年之中，鑽火各異木，故曰改火也。」邢昺疏說，周書是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，其中有月令篇，其辭今亡。案周禮夏官司燿，鄭司農注，引鄰子之說，其文與此正同。

「子曰：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。」古時北方以稻爲貴，稻米飯不是平常食物，居三年之喪者，必不能食。衣夫錦者，衣讀去聲，穿的意思，錦是錦衣，由絲織品所製而有文采者，居喪只能穿無采飾的麻衣，不能穿錦衣。孔子問宰我，如將三年之喪縮短爲一年，則在父母去世周年之後，就可以吃米飯，穿錦衣，「於汝安乎。」你的心安嗎？

「曰，安。」這是宰我的話。宰我以爲，古時及當時都有人如此，所以說「安。」

「汝安則爲之。」孔子告訴宰我，汝心既然能安，那麼你就去做罷。

「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爲也。今汝安則爲之。」孔子繼續告訴宰我，一個君子當他父



母去世時，在他居喪期間，無時而不思親，無心於衣食享受，假使「食旨」吃了美味，也不甘美，「聞樂」聽優美的音樂，也不快樂，「居處」居華美的房屋，也不安然。「故不爲也。」所以不願只服一年之喪。「今汝安則爲之。」現在你說如此心安，你就這樣做罷。

「宰我出。子曰：予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，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。」宰我出去以後，孔子對其餘弟子說，「予之不仁也。」予是宰我之名。爲人子者，自出生至三年後，始離父母的懷抱，所以聖人制喪禮定爲三年，這是天下通行的喪禮，無論何人都是如此。宰予，他對於父母有三年之愛嗎？「予也，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言子之於父母，欲報之德，昊

天罔極，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。」

三年之喪的期限由此確定不移，但後來實際服喪的日期有兩種解釋。一是鄭康成注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之文，以爲二十七月。一是王肅據禮記三年問，以爲二十五月。

皇侃疏引繆播曰：「爾時禮壞樂崩，而三年不行，宰我恐懼其往，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，故假時人之謂，咎憤於夫子，義在屈己以明道也。」又引李充曰：「余謂孔子目四科，則宰我冠言語之先，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，將以喪禮漸衰，孝道彌薄，故起斯問，以發其責，則所益者弘多也。」

○子曰：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。不有博

## 弈者乎，爲之猶賢乎已。

一個人飽食終日，不作事，不用心思，孔子說此人「難矣哉。」馬融注：「爲其無所據樂，善生淫欲也。」此注意爲沒有任何事情可據以爲樂，因其心無所據，便生淫欲之念。淫念既生，順其發展，再望此人有好的品德那就難了。

博，說文作籒，解爲：「局戲也，六箸十二棋也。」段玉裁注：「古戲，今不得其實。」弈，是圍棋。

雖然是博弈，也都要用心思，孔子認爲：「爲之，猶賢乎已。」賢作勝字講，已作止字講，玩玩博弈，也比無所用心好。禮記大學說：「小人閒居爲不善。」孟子滕文公上說：「人之有道也，飽食，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」皆有助

於了解此章的意義。

○子路曰：君子尚勇乎。子曰：君子義以爲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，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。

子路以「君子尚勇乎」問孔子。尚是崇尚，勇是勇敢。孔子認爲不能專講尚勇，所以答復：「君子義以爲上。」邢昺疏：「君子指在位者。」在位的君子以義爲上。後二句是解釋爲何以義爲上。如果在位的君子只有勇而無義，便會作亂。小人，卽一般人民，如果有勇無義，他們雖然無力造成禍亂，但會作盜賊。

邢疏：「合宜爲義。」君子有勇必須有義，始能用勇於正

途而無流弊。

○子貢曰：君子亦有惡乎？子曰：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曰：賜也，亦有惡乎。惡徼以爲知者，惡不孫以爲勇者，惡訐以爲直者。

子貢問孔子，君子對人是否也有所惡。惡是憎惡。皇疏引江熙說，君子是指稱孔子。

孔子答復子貢，君子有惡。以下就是孔子說他所憎惡的人。「惡稱人之惡者。」做人之道，應該替人隱惡揚善。稱人之惡者，就是宣揚他人之惡的人，此與隱惡揚善相反，所以孔

子惡之。

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。」阮元校勘記說：「漢石經無流字。」阮氏又據皇邢二疏本研判，亦無流字。訕是毀謗。居下訕上，就是下級毀謗上級。居在下位，看見上級有過失，應該諫其改正，三諫不從，可以離去，如果不諫，只在背後毀謗，殊失忠厚，所以君子惡之。

「惡勇而無禮者。」惡有勇爲而無禮的人。皇疏：「勇而無禮則亂，故君子亦惡之也。」

「惡果敢而窒者。」馬融注：「窒，窒塞也。」果敢而不通事理，往往敗事，而又損人，所以可惡。

「曰：賜也，亦有惡乎。」孔子反問子貢，賜，你也有所惡嗎？以下是子貢對答孔子的話。

「惡徼以爲知者。」知，同智。孔安國注，徼作抄字講。抄襲他人之意，以爲己有。這種人可惡。又據劉氏正義說，釋文，徼，鄭本作絞，古卯反。中論覈辨篇「絞急以爲智。」絞急是急迫之義，於事急迫，自炫其能，以爲有智。此說可供參考。

「惡不孫以爲勇者。」孫同遜，憎惡那種以不謙遜爲勇的人。「惡訐以爲直者。」包咸注：「訐謂攻發人之陰私。」以揭發他人的陰私當作自己率直，此人可惡。

此章前後兩段，前段四種人爲孔子所惡，後段三種人爲子貢所惡，學君子者可以此爲脩身之鑑。

○子曰：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。近之則不孫，

## 遠之則怨。

只有女子與小人難以畜養。親近他們，他們就不遜從。疏遠他們，他們又怨恨。

邢昺疏：「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，難畜養。」不孫與怨，皆由於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。女子與小人重於情，情重則禮疏，所以難養。果然情禮並重，自然不在此章所論之列。或以此章女子小人專指男女僕人而言，如古時宮中的侍妾僕從之類。此講亦通。

○子曰：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。

鄭康成注：「年在不惑，而爲人所惡，終無善行也。」孔



子四十而不惑，普通人到了四十歲仍然被人憎惡，此人已不能改善了。學者應當及時進德脩業。

論語講要 微子第十八

○微子去之，箕子爲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殷有三仁焉。

殷紂王暴虐無道，不聽任何人諫諍，微子離去，箕子佯狂爲奴，比干諫之尤力，結果被紂剖心而死。微子等三人的行跡不同，孔子認爲，他們都是殷家憂國憂民的仁者，所以說：「殷有三仁焉。」三仁者如此遭遇，足見紂王暴惡已極，終致殷朝滅亡。

馬融注：「微、箕，二國名。子，爵也。微子，紂王庶兄。箕子、比干，紂王諸父也。」諸父是伯叔的通稱。

微子名啓，是紂王的同母兄。尚書微子之命篇孔疏引呂氏春秋仲冬紀說，紂母先爲帝乙之妾，生長子啓，以及次子仲衍，後爲帝乙之妻，始生紂，所以啓與仲衍都稱庶兄。當初帝乙欲立啓爲太子，太史據法而爭之曰：「有妻之子，不可立妾之子。」於是立紂。

邢昺疏說，遍檢書傳，不見箕子之名，惟司馬彪注莊子大宗師「箕子胥餘」云，箕子名胥餘，不知出於何書。

史記殷本紀、宋微子世家都記載，比干直言諫紂，紂怒曰：「吾聞聖人心有七竅，信有之乎。」乃殺王子比干，剖視其心。

○柳下惠爲士師，三黜。人曰：子未可以去乎。

曰：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。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

「柳下惠爲士師，三黜。」說文：「黜，貶下也。」孔注及皇邢二疏說，柳下惠就是展禽，他作魯國的典獄之官，無罪而三度被黜退。

「人曰，子未可以去乎？」有人問柳下惠說，你還不可以離開魯國嗎？

「曰，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，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」依邢昺疏說，焉作何字講，枉作曲字講，當時世閒皆邪，柳下惠說自己用直道以事於人，何往而不三黜。這就是說，苟以直道事人，無論到那一國，都會再被三黜。若捨棄

直道，而曲以事人，則在魯國亦不見黜，何必離開父母所居的魯國呢？

直道事人而不枉，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，是柳下惠堅定不移的德行。所以柳下之妻以惠字作柳下的諡號。列女傳柳下惠妻篇說，柳下惠處魯，三黜而不去，憂民救亂，其妻勸他離去，他說：「油油之民，將陷於害，吾能已乎。」當他死時，門人將誄之，其妻自謂能知其德，乃作誄文，其中有這幾句之辭：「蒙恥救民，德彌大兮。雖遇三黜，終不蔽兮。」「夫子之諡，宜爲惠兮。」

○齊景公待孔子曰：若季氏，則吾不能，以季孟

之閒待之。曰：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

此章事實，在史記孔子世家裏記載得很詳細。大意是說，孔子年三十五，魯昭公奔到齊國不久，孔子也到了齊國，住了一段時期。就在這期間，景公兩度問政於孔子，孔子答以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」以及「政在節財。」景公喜悅，將欲以尼谿田封給孔子，但被晏嬰阻止。後來景公說出待孔子之道，就是論語此章所記的言辭。

「齊景公待孔子曰。」待孔子，史記孔子世家作「止孔子。」劉氏正義說，此意是景公商量安止孔子。

「若季氏則吾不能，以季孟之閒待之。」魯國的三卿，季孫氏爲上卿，權位最高，相同於齊國的田氏。邢昺疏說，景公

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，如魯季氏，則不能。以其有田氏專政之故。但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之孟氏。所以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。周炳中四書典故辨正說：「季孟之間者，季氏下，孟之上，卽謂以待叔氏之禮待之，亦無不可。」

「曰：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」邢疏說，當時景公爲臣下所制，雖然喜悅孔子之道，而終於不能用，故託辭聖道難成，自己年老，不能用了。此時孔子便離開齊國，而回魯國。

孔子志在行道，不是謀求官位，道不能行，故卽離去。

劉氏寶楠正義：「景公雖欲待孔子，而終不果行。後又託於吾老，而不能用，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。待孔子與吾老之言，非在一時，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。」劉氏據史記所載，以爲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，四十二歲之前。

○齊人歸女樂。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

魯君接受齊國所饋贈的女樂，孔子即知已無法在魯國行道，便辭官去魯。

歸女樂的歸字作饋字講。孔安國注：「桓子，季孫斯也，使定公受齊之女樂，君臣相與觀之，廢朝禮三日。」

據史記孔子世家說，魯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攝相事，與聞國政三月，商品不二價，路人不拾遺，魯國大治。與魯爲鄰的齊國，深恐魯用孔子行霸，不利於齊，因此採用犁鉏所說之計，以女樂迷惑魯君，破壞孔子爲政，於是選了八十名美女，能歌善舞，以及文馬三十駟，致贈魯君，陳列在魯國城南高門外。季桓子引魯君往觀，終於接受。定公果



然爲女樂所迷，以致連續三日不理朝政。不久，魯國郊祭，又不依禮將祭畢的膾肉分送大夫。因此，「孔子行。」孔子便辭官離開魯國，前往衛國。

江永鄉黨圖考說，孔子去魯適衛，當在魯定公十三年，因爲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及衛世家，都在衛靈公三十八年書「孔子來。」而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。

○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。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。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

孔子周遊列國，在陳蔡之間被困絕糧，後由楚昭王出兵迎接，到了楚國。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，但被楚令尹子西阻止。後來昭王卒，孔子尚在楚國時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。事見史記孔子世家。

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。」孔安國注：「接輿，楚人，佯狂而來歌，欲以感切孔子。」接輿，人名，是一位隱士。他想到歌來感動孔子，天下無道，不如歸隱，所以唱歌而過孔子的寓所門前。

「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。」自此至以下「殆而」句是歌辭。接輿問鳳鳥說，你的德為何如此衰微。孔安國注：「比孔子於鳳鳥。」鳳是神瑞之鳥，唯在聖君時代出現。而今孔子遊說諸侯，無聖君可遇，猶如鳳鳥非時而出，所以說：「何德之衰。」

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」往者，事已過去，不可諫阻。來者，未來的還可以追及，而能止之。孔安國說，此即勸告孔子避亂隱居。

「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。」邢昺疏意，罷了，罷了，世亂已甚，今之從政者，無德，危殆，無可救治。三個「而」字，皆是語助辭。

「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」孔子下堂出門，想和這位唱歌的人言談。然而，接輿急趨而避之，孔子因而不得與他談話。孔子世家說：「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。是歲也，孔子年六十三，而魯哀公六年也。」

○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

長沮曰：夫執輿者爲誰。子路曰：爲孔丘。曰：是魯孔丘與。曰：是也。曰：是知津矣。問於桀溺。桀溺曰：子爲誰。曰：爲仲由。曰：是魯孔丘之徒與。對曰：然。曰：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。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。耨而不輟。子路行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：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。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

史記孔子世家記載，孔子「去葉反于蔡」之際，就是正要離開楚國的葉邑時，途中遇見長沮桀溺二人，因而使子路問津。二人都是隱士，思想與孔子不同。

「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」長沮、桀溺，二人同在田裏耕作，孔子經過那裏，使子路問他們，過河的渡口在何處。鄭康成注：「長沮、桀溺，隱者也。耜，廣五寸，二耜爲耦。津，濟渡處。」耜是當時耕田的工具，詳見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注解。

「長沮曰，夫執輿者爲誰。子路曰，爲孔丘。曰，是魯孔丘與。曰，是也。曰，是知津矣。」皇邢二疏皆說，執輿就是執轡，轡是御馬的韁繩，御者在車上執轡，故說執輿。子路原在車上執轡，下車問津，孔子代執。子路先向長沮問津，長沮

反問子路，在車上執轡者是誰。子路答復是孔丘。長沮又問是不是魯國的孔丘。子路答曰是。長沮便說：「是知津矣。」此意是說，魯國孔丘周遊列國，應知渡口，不必問人。

「問於桀溺」至「耒而不輟」一段。長沮既不答復，子路又問桀溺。桀溺也是反問子路。但不再問「執輿者爲誰。」而問「子爲誰」。子，稱呼子路。子路說：「我是仲由。」桀溺又問：「是魯國孔丘的門徒嗎？」子路對曰：「是。」桀溺便說：「濁亂滔滔，天下皆是，誰能以改變呢。且而，而作汝字講，且你，與其從那避人之士，何如從避世之士哉。」辟同避，避人之士指孔子，周遊尋訪，不得其人，又避往他處。避世之士，桀溺自況，就是隱士。桀溺說完，耒而不輟，繼續以土覆種。孔安國注：「滔滔，周流之貌。」阮氏校勘記：「釋文出

滔滔云，鄭本作悠悠。」又：「耨而不輟，漢石經耨作耨，五經文字云，耨音憂，覆種。」鄭康成注：「耨，覆種也。輟，止也。覆種不止，不以津告。」

「子路行以告」至「丘不與易也」一段。

「子路行以告。」子路走回來，以長沮桀溺二人所說的話告訴孔子。

「夫子憮然，曰。」孔子聽了，悵然若失，然後說了以下的话：

「鳥獸不可與同羣。」此意是如果在山林裏隱居，則與山林裏的鳥獸同羣生活，然而人與鳥獸不同類，不可與鳥獸同羣。

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。」我若不與這世人同羣，而能與誰同羣呢？邢疏：「與，謂相親與。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

與，而更誰相親與。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，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。」

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天下人各有其道，我不必與他們相為改易，各行其是而已。皇疏引江熙說：「丘不與易，蓋物之有道，故大湯武亦稱夷齊，美管仲而無譏邵忽。今彼有其道，我有其道，不執我以求彼，不係彼以易我，夫可滯哉。」又如朱子注：「天下若已平治，則我無用變易之，正為天下無道，故欲以道易之耳。」

長沮、桀溺，亂世歸隱。孔子在亂世，一心要以大道施濟蒼生。聖人與潔身自好的隱士分別在此。

○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篠。子路問曰：



子見夫子乎。丈人曰：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。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，以告。子曰：隱者也。使子路反見之，至則行矣。子路曰：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，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。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

「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以杖荷篠。」子路隨孔子行，而落

於後，遇見一老人以杖荷篠。包咸注：「丈人，老人也。篠，竹器。」

「子路問曰：子見夫子乎。」子路問老人：「你老見到我的夫子嗎？」

「丈人曰：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。植其杖而芸。」

老人答復子路，大意是：「我是農人，手足要勤勞，五穀要分植，無暇注意其他事情，不知誰是你的夫子。」老人說罷，就植其杖而耘除田裏的草。

包注：「丈人云，不勤勞四體，不分植五穀，誰爲夫子而索之耶。」皇邢二疏皆以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」二句爲丈人責子路之語。宋翔鳳論語發微以爲，包注亦以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爲丈人自述不遑暇逸之意，故不能知孰爲夫子，以答子路，

非以責子路。俞樾羣經平議也認爲此二句不是責子路之語，而是丈人自言，若謂以不勤不分責子路，則不情矣。兩不字，並語詞，不勤，勤也。不分，分也。

「子路拱而立。」子路拱手恭敬而立。

「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」老人留子路在家住宿，殺雞作黍飯招待子路，又叫他兩個兒子來見子路。

「明日，子路行，以告。子曰：隱者也。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。」第二天，子路辭行，尋到了孔子，稟告遇見丈人的經過。孔子說：「他是隱士。」就叫子路返見丈人。至則丈人已外出。

「子路曰」至「已知之矣」一段。皇侃疏意，這是孔子使子路告訴丈人的一段話，丈人既不在家，子路便告訴丈人的兒

子，請轉告丈人。

「不仕無義。」仕，就是替國家做事，仕則有君臣之倫。讀書人隱居不仕，便是廢棄君臣之義。

「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。」長幼的禮節不可廢棄。例如使二子出來與客相見，此即長幼之禮。

「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。」既知長幼的禮節不可廢，而君臣之義又怎麼可以廢棄呢？

「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。」不仕於濁世，欲自潔其身，卻亂了君臣大倫。劉氏正義說：「不仕則無君臣之義，是爲亂倫。亂之爲言，猶廢也。」

「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」君子之出仕，是爲行其君臣之義，道之不行，君子早已知道了。

孔子使子路告訴丈人的一段話，是總結此章的要義。這一段話基於五倫的道理，說明一個讀書人不能止於潔身自好，而須藉仕以造福人羣爲職志。

○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子曰：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。謂柳下惠、少連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。謂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

逸民七人，包咸說：「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。」七人中的虞仲，諸儒或說是仲雍，就是吳太伯之弟。或說是仲雍的曾孫，就是周武王所封的虞仲。或說是春秋時人。均難考證。下文孔子評論，只有伯夷等六人，而無朱張。劉氏正義說：「竊以朱張行事，當夫子時已失傳，故下文論列諸賢，不及朱張，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，蓋其慎也。」

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。」孔子評論伯夷、叔齊二人，說他們不肯屈降意志，不使其清白之身蒙受玷辱。鄭注：「言其直己之心，不入庸君之朝。」皇疏：「夷齊隱居餓死，是不降志也。不仕亂朝，是不辱身也。是心跡俱超逸也。」

「謂柳下惠、少連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。」孔子又論柳下惠、少連二人說，他們是降志辱身了，

然而說話有分寸，合乎倫理，行爲審慎，合乎思慮，如此而已。  
皇疏：「此二人心逸而跡不逸也。並仕魯朝，而柳下惠三黜，則是降志辱身也。雖降志辱身，而言行必中於倫慮，故云其斯而已矣。」

「謂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」孔子又論虞仲、夷逸二人說，他們「隱居放言。」不出來作官，說話亦不拘束。因而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」守身合乎清潔，發言合乎權宜。此解「放言」作放縱言語講，「廢中權」依經典釋文引鄭康成本作「發中權。」竹氏會箋以爲，發就是發言，與放言之義相應。但包氏注，放作置字講，放言就是放置言語，不說世務。廢中權的廢字，馬融作廢棄講，即在亂世，自我廢棄，以免禍患。因此合乎權。皇疏先依馬注廢棄義解釋，後又引江

熙曰：「超然出於埃塵之表，身中清也，晦明以遠害，發動中權也。」兼取馬鄭二說。

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孔子說自己異於以上幾位逸民。無可，不一定可。無不可，不一定不可。這意思就是以道義爲準，或出或處，毫無執著。馬融注：「亦不必進，亦不必退，唯義所在。」這是聖人行權之道，非賢人所能行。

○大師摯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，鼓方叔入於河，播鼗武入於漢，少師陽、擊磬襄，入於海。

此章所記，如孔安國注：「魯哀公時，禮壞樂崩，樂人皆



去。」魯國三家執政，禮壞樂崩，所以樂人皆離去。

「大師摯適齊。」大師卽太師，是樂官之長，摯是太師人名，他離開魯國，前往齊國。

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。」據白虎通禮樂篇說，天子一日四餐，諸侯一日三餐。餐時須以音樂勸食，每餐各有奏樂的人。亞飯干，是第二餐的奏樂人，此人名干，他往楚國。三飯繚，是第三餐的奏樂人，此人名繚，他往蔡國。四飯缺，是第四餐的奏樂人，此人名缺，他往秦國。此處有四飯樂人，則知魯君也是一日四餐。白虎通疏證以爲，魯爲周公之後，得備天子禮樂，亦得備四飯樂官。又此處不說有一飯樂人，古注以爲，或一飯之樂由太師掌之，或有一飯樂人而未去。

「鼓方叔入於河。」鼓是擊鼓者，此人名方叔，他入居於

河濱。

「播鼗武入於漢。」播搖小鼗鼓者，此人名武，他入居於漢水之濱。

「少師陽，擊磬襄，入於海。」少師名陽者，擊磬師名襄者，他們入居於海邊。

古注或據漢書禮樂志，說這八人是殷紂王的樂官，或據漢書古今人表注，說是周平王時人等，其說不一。白虎通疏證說：「孔子嘗語魯太師樂。又曰，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。若是紂時，無緣歌關雎之詩。說論語者，自當爲魯哀公時人焉。」

○周公謂魯公曰：君子不施其親，不使大臣怨乎

不以。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

此章記周公訓示其子伯禽之語。孔安國注：「魯公，周公之子伯禽，封於魯。」

「君子不施其親。」此意是說，君子不疏遠他的親族。不施，陸氏釋文作不弛。劉氏正義說：「施弛二字古多通用。周官遂人注，施讀爲弛。可證也。此文不施，卽不弛假借。鄭注坊記云，弛，棄忘也。以訓此文最當。」

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」不使大臣抱怨不獲所用。孔安國注：「以，用也，怨不見聽用。」

「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」老朋友如無惡逆等重大罪過，

不要遺棄他。皇疏：「大故，謂惡逆也。朋友之道，若無大惡逆之事，則不得相遺棄也。」

「無求備於一人。」不要對一個人求全責備。人的才能有限，用人辦事，取其專長，不得要求他事事皆能。

○周有八士：伯達，伯适，仲突，仲忽，叔夜，叔夏，季隨，季駟。

包注：「周時四乳生八子，皆爲顯士，故記之耳。」皇疏以「乳」字作俱生講，就是雙胞胎的意思。有一母四次生產，每次生二子，四次八子。後來皆成爲賢士。皇氏說明：「就其名兩兩相隨，似是雙生者也。」

八人以伯仲叔季排行命名。楊慎丹鉛錄、趙佑四書溫故錄等，都說八名而叶四韻，正符雙生之義。伯達、伯适一韻，仲突、仲忽一韻，叔夜、叔夏一韻，夜字古音迓，故與夏一韻，季隨、季駟，隨，古音旬示反，音娑，駟，烏戈反，音窩，故爲一韻。

八士生當何時，王應麟困學紀聞，考據董仲舒春秋繁露、逸周書、國語晉語，認爲八士應當是文武時人。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：「春秋繁露郊祭篇，四產而得八男，皆君子俊雄也，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。爲包注所本。」（郊祭，一作郊語。）潘氏又說：「漢書古今人表，列八士於周初，最爲允當。」

## 論語講要 子張第十九

○子張曰：士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，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

此篇所記，都是孔子弟子的言論，第一、二兩章就是子張之言。

子張所說的士，依皇侃疏以及諸儒注解，都是指在朝爲臣而言。子張以爲，須有以下四種操行，才能算是一個士人。

「見危致命。」士人遇見國家危難時，應該致命去挽救。

致命卽孔子所說的授命，就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意思。如憲問篇，子路問成人，孔子答語中有：「見危授命」一語。

「見得思義。」此義也是出於孔子。如季氏篇，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。其中有「見得思義」一語。又如憲問篇孔子答子路的話：「見利思義。」士人遇見利益等可得時，必須思慮是否合乎道義，合則取，不合則不能取。

「祭思敬。」祭是祭祀，無論祭祖祭神，所須想到的就是誠敬。如八佾篇：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」祭祀是五禮之一，士人如果在祭祀時猶不能誠敬，其餘對人對事，如何能敬。所以祭祀必須思敬。

「喪思哀。」父母之喪，所須想到的就是哀戚。八佾篇孔子說：「喪，與其易也寧戚。」所以子張此說喪思哀。

「其可已矣。」作到了以上四事，可以算是士人了。

○子張曰：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爲有。焉能爲亡。

執德而不弘揚，信聖人之道而不篤厚，何能說此人有道德，又何能說此人無道德。

焉能爲有二句，孔安國注：「言無所輕重也。」皇疏：「世無此人，則不足爲輕，世有此人，亦不足爲重，故云無所輕重也。」又引江熙曰：「有德不能弘大，信道不務厚至，雖有其懷，道德蔑然，不能爲損益也。」竹添光鴻會箋說：「執德也，信道也，而不弘不篤，則未足爲有執有信也，甚言不弘不篤之失耳。」江氏、竹氏解此二句，文義較順。



○子夏之門人，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：子夏云何。對曰：子夏曰：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張曰：異乎吾所聞。君子尊賢而容眾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。我之不賢與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。

子夏的門人問子張，怎樣交友。

子張反問，你的老師子夏說的是如何。

子夏的門人對曰，家師子夏說，可以交者，就和他結交，不可以交者，就拒絕他。

子張聽了便說，這和我所聞的不同，我曾聞：君子尊敬賢

人而又容納眾人，嘉美能力善者而又同情不能者。

子張舉出他所聞的兩句話以後，便說出他的看法。我若是大賢歟，對於人又有何者不能容納呢？我若是不賢歟，人家將拒絕我，如之何由我拒人呢？

子夏教門人，交友要謹慎選擇，子張則以寬容論交。二人都是學自孔子。古注大都兼取二說，並略加辨別而已。如集解包注：「交友當如子夏，汎交當如子張。」皇疏除解釋包注之外，又引鄭玄曰：「子夏所云，倫黨之交也。子張所云，尊卑之交也。」

○子夏曰：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。致遠恐泥，

是以君子不爲也。

自此以下幾章，是子夏之言。

子夏說，雖然小道必有可觀之處，但如致遠，惟恐滯礙難通，所以，君子不爲。

凡守持一藝一能而不通大道者，皆是小道。

後漢書蔡邕傳，邕上封事說：「夫書畫辭賦，才之小者，匡國理政，未有其能。」

○子夏曰：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。

孔安國注：「日知所亡，日知其所未聞。」亡同無。

學者每日學其尙未聞知的學問，此卽「日知其所亡。」知之以後，時時溫習，日積月累，不要忘記，此卽「月無忘其所能。」所能是指已經聞知的學問。子夏以爲如此可以說是好學了。  
皇疏說：「此卽是溫故而知新也。日知其所亡，是知新也。月無忘所能，是溫故也。」

○子夏曰：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

「博學而篤志。」學無止境，必須廣泛的求學，是爲博學。將所學的學問記得很牢固，是爲篤志。孔安國注：「廣學而厚識之也。」爾雅釋詁：「篤，固也，厚也。」志、識、記三字，

古時通用。

「切問而近思。」所學有疑難之處，趕快請問師友，此爲切問。皇疏切字當急字講。就自己所學尋思其義，是爲近思。爲政篇子曰：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所以子夏有近思之說。

「仁在其中矣。」博學、篤志、切問、近思，最後當然要實行。中庸記載子曰：「力行近乎仁。」所以此說仁在其中。

○子夏曰：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

子夏以百工居肆成事，譬喻君子學以致道。

百工就是各種技藝工人，他們居在各自的專業場所，才能成就事業。君子必由求學，才能成就君子之道，猶如工居於肆，

以成其事。

皇疏：「百工者，巧師也。」巧師不是普通工人，而是考工記所說的「工有巧」之義，即是具有製造器物技能的工人。肆是製造器物的場所，以及陳列器物的地方。

俞曲園羣經平議引周易說卦傳「巽爲工」，虞翻注「爲近利市三倍，故爲工，子夏曰，工居肆。」以爲「此肆字卽市肆之肆。市中百物俱集，工居於此，則物之良苦，民之好惡，無不知之，故能成其事。以譬君子學於古訓，則言之是非，事之得失，無不知之，故能成其道也。」

### ○子夏曰：小人之過也必文。

小人有過，必然文飾，就是以不實的言辭掩飾其過失。相

對的意義，則是君子不文過，勇於改過。

○子夏曰：君子有三變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

君子給人的觀感，有三種變化。遠處望見他，儼然，很莊嚴。「即之也溫」，和他接近時，覺得他很溫和。「聽其言也厲」，聽他說話，他的言辭是那樣的嚴正。鄭康成注：「厲，嚴正也。」

皇疏引李充說：「厲，清正之謂也。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辭正體直，而德容自然發，人謂之變耳，君子無變也。」

○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爲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爲謗己也。

子夏以爲，君子使民、事君，都要以信爲先。君子在位時，先要取得民眾的信賴，然後才能勞役民眾，如果未得信賴，則民眾會以爲你虐待他們。君子若在臣的地位時，先要取得君主的信任，然後才能諫君，如果未得信任，則君主會以爲你在毀謗他。

厲己的己字是民眾自指。謗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。

○子夏曰：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。

大德守得住，小德雖有瑕疵，此人可也。



據韓詩外傳、晏子春秋內篇雜上、以及荀子王制篇所記，這兩句話是古語。荀子所說的是大節小節。因此，這裏的大德可作大節講，小德可作小節講。

閑是門闌，不踰閑就是不超越門闌，有防守不失之義。出入二字，其義注重在出字，出就是闌不住的意思，即有所失之義。

子夏說這兩句話，用意是在對人不要求全責備，只要大節不虧即可。所謂大節，應該是指倫常之道而言，如父慈子孝，以至君仁臣忠。所謂小節，應該是指尋常的言行與禮貌而言。一個人的尋常言行雖然不很拘謹，待人接物的禮貌不夠周全，這些小節不免有些過失，但能守持大節而不踰，人格健全，這就可取。

○子游曰：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則無，如之何。子夏聞之曰：噫。言游過矣。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，孰後倦焉，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。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。

此記子游、子夏二人教學方法迥異。前節是子游的觀感，後節是子夏的辯論。

子游說，子夏的門人、小子，做些灑水掃地、應對賓客、進退禮儀諸事，還可以，「抑末也」，然而，這些末節，「本之則無，如之何。」若究其本則無，如何是好。

子夏聽到了這些話，便歎息說：

「言游過矣。」言游說錯了。

「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，孰後倦焉。」君子之道，皇疏以爲先王之道，劉氏恭冕正義以爲禮樂大道，卽子游所謂之「本」。劉氏說：「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。故曰，孰先傳焉，孰後倦焉。倦卽誨人不倦之倦，言誰當爲先而傳之，誰當爲後而倦教，皆因弟子學有淺深，故教之亦異。」依劉氏此解，則子夏的意思是說，君子之道，不是我不傳給弟子們。但看誰能先學，我便傳焉。誰到以後始能學，我今且倦於教而已。

「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。」譬如培植草木，應該區別其種類，而採用不同的培植方法。君子之道，何能不按先後而誣妄施教。

「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。」孔安國注：「終始如一，惟聖人耳。」凡事皆有先後次序，始在先，終在後。而此「有始有卒」的意思，則是自有始即有終，至終仍不離始，始終一貫而不可分。所以孔注爲「終始如一。」此義是指教者能將學問的本末圓融一貫的教授弟子，不必循序漸進。但只有聖人教賢人方能如此，非普通人所能爲。所以說：「其惟聖人乎。」

### ○子夏曰：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。

馬融注：「仕優則學，行有餘力，則可以學文也。」

首句優字，依馬注，是「行有餘力」之義。此意是說，做官的人，辦完公事，尚有餘力，則須研究學問。後句優字，依皇疏，是充足之義。這是說，讀書的人，在學到豐足的學問以

後，應該出來做官，也就是從事政治，替國民造福。

仕優則學，皇疏以爲：「研學先王典訓。」此義可取。仕人研學先王典訓，熟悉王道施政的理論與實務，溫故知新，是賢能政治的基礎。

### ○子游曰：喪致乎哀而止。

子游以爲，父母之喪，孝子以能盡哀爲止，不能悲哀過度，以免過於毀傷身體，甚至毀滅性命。所以孔安國注：「毀不滅性也。」邢昺疏：「此孝經文也。」邢疏又引孝經喪親章注：「不食三日，哀毀過情，滅性而死，皆虧孝道。故聖人制禮施教，不令至於殞滅。」

○子游曰：吾友張也，爲難能也，然而未仁。

子游說，我與子張爲友，因其才能是我所難及，然而，論其爲仁，也是我所未及。

此章各注大都貶抑子張爲未仁，恐非經意。今據論語集釋所引王闈運氏論語訓的大意，而爲如此講解。王氏論語訓：「友張，與子張友也。難能，才能難及。此篇多記子張之言，非貶子張未仁也。言已徒希其難，未及於仁。」程氏樹德案語：「考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，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，以其仁爲大。是子張之仁固有確據。王氏此說，有功聖經不小。」

○曾子曰：堂堂乎張也，難與並爲仁矣。

曾子說，子張這人，容貌堂堂，仁也學得好，我不能與他相比爲仁。

此章也是依據王氏論語訓之意講解。論語訓：「亦言子張仁不可及也。難與並，不能比也。曾、張友善如兄弟，非貶其堂堂也。」

此外，皇侃疏又引江熙說：「堂堂，德字廣也。仁，行之極也。難與並仁，蔭人上也。」皇疏又說：「江熙之意，是子張仁勝於人，故難與並也。」

○曾子曰：吾聞諸夫子，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。

曾子說，他聽夫子說過，人的常情，未有自致其極者，必遭父母之喪，這才自然的盡情流露。

「聞諸夫子」的諸字，是「之於」二字。夫子，是孔夫子。

「未有自致」的致字，馬注作盡字講，皇疏作極字講。竹氏會箋說：「自致，謂性能及之，即自然而盡其情也。」

○曾子曰：吾聞諸夫子，孟莊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是難能也。

馬融注：「孟莊子，魯大夫仲孫速也。」

曾子說，我聽夫子說過，孟莊子的孝行，其他的事情，別人都能做到，但其不改他父親所用之臣，與所行之政，這是別



人難能之事。

潘氏論語古注集箋說，孟莊子之父獻子，即仲孫蔑，卒於魯襄公十九年八月，莊子繼位，卒於襄公二十三年八月，其襲賢父世卿之位歷四年之久，左傳除記載他會莒人盟于向，以及帥師伐邾外，無其他敘述，足見他用人行政悉仍父舊。三年無改爲孝，莊子不止三年，尤所難能。

○孟氏使陽膚爲士師，問於曾子。曾子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

包注：「陽膚，曾子弟子。士師，典獄官。」

皇疏：「孟氏，魯下卿也。」

孟氏使曾子的弟子陽膚爲典獄官，陽膚請示曾子。曾子說，在上位的人已失其爲政之道，民心離散已久。你若獲得人民犯罪的情實，則須爲犯人哀傷，要憐憫犯人，不能因得實情而喜。

曾子的話，出於一片仁心，最爲可貴。

○子貢曰：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

殷紂王是殷王帝乙之子，名辛，字受，暴虐無道，爲周武王所伐，而喪天下。紂是他的諡號。邢疏：「諡法，殘義損善曰紂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紂爲不善，以喪天下，後世憎甚之，皆以天

下之惡歸之於紂。」

子貢以爲，紂王的罪惡，不應該如此之甚。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。」此意思是說，君子居於下流以後，就要像紂王那樣承受天下所歸的罪惡，所以君子厭惡居於下流。

據皇、邢二疏說，下流，就是有了惡行而處在人下之意。這就像地形卑下，則爲眾流所歸。君子爲善不爲惡，就是爲惡居下流之故。

子貢此語，旨在勸人，以紂爲鑑戒。

○子貢曰：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。更也，人皆仰之。

「日月之食」就是日食月食。皇疏本食作蝕。食蝕通用。日食是日光被月球遮蔽的現象。月食是由地球遮蔽日光，使其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現象。清人凌曙在他的四書典故覈裏說：「日居上，月居下，日爲月所掩，故日食。月在天上，日乃在地下，地球居中隔之，日光爲地球所掩，不能耀月，故月食。」

子貢說，君子的過失，猶如日食、月食。「過也，人皆見之。」君子有過時，像日月食那樣，人人都看得見。「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君子有過能改，改時，像日月食後重現光明那樣，人人都仰望他。

君子不掩飾過失，因爲他能勇於改過，所以子貢說，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。

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：仲尼焉學。子貢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。而亦何常師之有。

「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，仲尼焉學。」衛國的公孫朝問子貢，仲尼焉學。焉字作何字講，即何所從學。其意是問，孔子之學從何學來。

馬融注：「朝，衛大夫也。」

春秋時，魯、衛、鄭、楚各有一名公孫朝，所以此處加衛字以別之。見清儒翟灝四書考異。

「子貢曰」以下，是子貢答復公孫朝的話。

「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」此意是說，文王武王雖歿，但文武之道並未隨之喪失，至今仍在世間，由人流傳。

皇疏：「文武之道，謂先王之道也。」

劉氏正義：「大道之傳，由堯舜遞至我周，制禮作樂，於是大備。故言文王既歿，其文在茲。及此，子貢言道，亦稱文武也。」

「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」識，音義同誌，漢石經作志，記憶之義。文武之道既由世人流傳，則賢人或普通人都能記得一部分。賢者，才器大的人，能記其遠大者。不賢者，普通人，能記其末小者。由此看來，不論賢與不賢的人，他們所記憶的或大或小，無不有文武之道。

「夫子焉不學，而亦何常師之有。」焉不學，就是何所不學之意，凡能記得一部分文武之道的人，孔子都從他學，所以沒有常師。常師是固定的一位老師。

劉氏正義：「書傳言，夫子問禮老聃，訪樂萇弘，問官鄒子，學琴師襄。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，皆爲我師。」

○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：子貢賢於仲尼。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：譬之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，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。

馬融注：「叔孫武叔，魯大夫叔孫州仇也，武，諡也。」  
邢疏：「案世本，州仇，公子叔此六世孫。叔孫不敢子也。」  
叔孫武叔在朝中告訴諸大夫，說：「子貢賢於仲尼。」意  
爲子貢的德學超過了孔子。

子服景伯，也是魯國的大夫，他將武叔的話告訴子貢。

「子貢曰」以下，是子貢以比喻說明自己遠不及孔子。  
「譬之宮牆。」譬如宮室周圍的牆。

「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。」賜，子貢自稱其名。  
賜的牆，其高度只及人肩，在牆外就可窺見裏面的「室家之  
好」。所見的只是普通人的室家美好。

「夫子之牆數仞。」孔子的牆有好幾仞高。古注，一仞七  
尺，或爲八尺，或爲五尺六寸。其說不一，不必詳考。



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」數仞之牆，取譬天子或諸侯的宮牆，裏面有宗廟，有朝廷百官，必須由門而入，才看得見。如果不得其門，進不去，那就看不見宗廟的完美，朝中百官的富盛。

「得其門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。」獲得其門而入的人或許很少了。此處「夫子」是指叔孫武叔。叔孫夫子未入門牆，不見孔子之道，他說出那種話，不是當然的嗎？

孔子的道，是中國文化的宮牆。凡是未得其門而入的人，不可像叔孫武叔那樣妄出言語。

○叔孫武叔毀仲尼。子貢曰：無以爲也。仲尼不

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。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「叔孫武叔毀仲尼。」毀是毀謗。皇疏：「猶是前之武叔，又訾毀孔子也。」

子貢說：「無以爲也。」不要毀謗。「仲尼不可毀也。」仲尼無可毀謗。以下說比喻。

「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。」賢指道德而言。他的道德，高如丘陵，還可以任人踰越。「仲尼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」仲尼的道德，高如日月，無人能以踰越。以下是結語。

「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」集

解絕作棄字講，多作適字講。邢昺疏意，有人雖想毀訾日月，其實是他自己絕棄於日月，其於日月有什麼傷害呢？所以有人想毀仲尼，亦不能傷仲尼，適足以自顯其不知分量。

○陳子禽謂子貢曰：子爲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。子貢曰：君子一言以爲知，一言以爲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，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。如之何其可及也。

「陳子禽謂子貢曰，子爲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。」陳子禽是孔子弟子陳亢，前有二問，一見學而篇，一見季氏篇，子禽是其字。他對子貢說，你是謙恭而已，仲尼怎能賢過你呢？子貢聽了，即知子禽不認識孔子的道德學問，使用以下的言辭開導他。

「君子一言以爲知，一言以爲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」知同智。君子說話，一言能使人稱他有智，一言也能使人稱他不智，說話不可不謹慎。此勸子禽說話要符合事實，不可妄言。

「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」我們的夫子，其道德學問高不可及，猶如天那樣高，不可用階梯升上去。天指太空而言，廣大無限，孔子的德學亦無限量。

「夫子之得邦家者。」夫子如得其時，治理國家，那就有

如古人所謂「立之斯立」等那些政績。

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，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。」竹氏會箋說：「所謂已下六句，蓋古贊聖人之成語，稱其德廣大，化行如神之妙也。今子貢引而證之。故曰所謂。」這六句，依古注大意說。以禮立人，人民自然能立。以德導人，人民便能奉行。爾雅釋詁：「綏，安也。」以仁政安人，則遠方之人來歸。以樂教感動人，則人民和睦。生時，人民榮之。死時，人民哀之。

「如之何其可及也。」有這樣的道德功業，他人如何能及。此意是說，無人能及得上孔子，足見「仲尼豈賢於子乎」這句話說不得。

論語講要 堯曰第二十

○堯曰：咨，爾舜。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

舜亦以命禹。

曰：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。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

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。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

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

謹權量，審法度，脩廢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興滅國，繼絕世，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所重，民、食、喪、祭。寬則得眾，信則民任焉，敏則有功，公則說。

堯曰是論語最後一篇，內有三章，首爲堯曰，次爲子張問，後爲君子應知命。

堯曰章，皇邢二疏皆分爲五節。

第一節，自堯曰至天祿永終。

這是帝堯命舜之辭。命是在禪讓之際，稱天而命之義。

「堯曰，咨，爾舜。」堯將讓位給舜時，先發咨嗟的歎聲，然後呼舜，告誡他以下四句話。爾舜，爾是汝字、你字之義，加在舜字前，作語助辭用。

「天之歷數在爾躬。」依照天的歷數，帝位當在汝身。虞書大禹謨「天之歷數」，孔傳：「歷數謂天道。」孔氏穎達疏：「歷數，謂天歷運之數。帝王易姓而興，故言歷數爲天道。」

「允執其中。」堯命舜，要信實的執持其中道。

「四海困窮。」堯又命舜，要爲四海之內的人民解除困窮之苦。劉氏正義引孟子滕文公篇，堯時洪水氾濫，是四海困窮之徵，堯舉舜敷治之，故此咨告之言，當憂恤之。

「天祿永終。」最後是堯祝福舜，天所賜予的祿位，長享於終身。大禹謨「天祿永終」，孔傳：「天之祿籍長終汝身。」



焦循論語補疏引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說，四海困窮，不得如漢注作好，天祿永終，亦不得作不好。

毛奇齡論語稽求篇：「閻潛丘云，四海困窮是傲辭，天祿永終是勉辭。四海當念其困窮，天祿當期其永終。雖與子良說亦稍有異，而其旨則同。蓋天祿永終，則斷無作永絕解者。潛丘當謂漢、魏以還，俱解永長。典午以後，始解永絕。」閻若璩號潛丘。包咸字子良。下文「包曰」卽是包咸曰。典午卽司馬之意。此處指稱晉朝。十二支中，午屬馬。晉姓司馬。故稱晉朝爲典午。

漢宋兩注，錄作參考。

集解包曰：「允，信也。困，極也。永，長也。言爲政信執其中，則能窮極四海，天祿所以長終。」

朱子集注：「四海之人困窮，則君祿亦永絕矣。戒之也。」  
第二節，就是「舜亦以命禹」一句。

後來舜讓位給禹時，也是用這樣的辭句命禹。

第三節，自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。

這是湯伐桀告天之辭。

「曰，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」湯伐桀，告天說，我小子履，謹敢用黑牡爲祭品，謹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。劉氏正義說：「王者父天母地，爲天之子。湯告天，故謙言小子。」履，商湯之名。玄是黑色，夏代祭祀用牲尙黑，殷尙白，湯在此時，仍用夏禮，以玄牡爲牲。說文：「皇，大也。」皇皇，猶如偉大之義。爾雅釋詁：「后，君也。」后帝，尊稱天帝爲君。

「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。」這三句依皇那二疏解釋即可。二疏大意是說，湯明告天帝，他伐夏桀，是順天奉法，不敢擅自赦有罪的人。帝是天，帝臣就是桀。桀是天子，天子事天，猶如事君，故說桀是帝臣。桀居帝臣之位，所犯的罪已不可隱蔽，以其簡在天心之故。簡作閱字講，簡在帝心，就是天帝心裏看得很清楚的意思。他注引墨子兼愛篇「有善不敢蔽，有罪不敢赦」之文，將此處帝臣解釋為善臣。墨子所說的是殷湯禱雨之辭，以此解釋論語伐桀告天之文並不適合，所以皇那二疏但依何晏之注，以帝臣為桀。

「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。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爾雅釋詁：「朕，我也。」郭璞注：「古者貴賤皆自稱朕，至秦世始為天子尊稱。」孔安國注：「無以萬方，萬方不與也。」湯說，

我本身有罪，請天帝不要牽連萬方之民，萬方之民有罪，其罪責由我承擔。

第四節，自周有大賚，至在予一人。

這是周武伐紂誓眾之辭。

「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。」何氏集解，周，指周家。賚，作賜字講。此意是說，周家受天大賜，善人很多。此善人即指治理之臣而言，也就是尚書泰誓篇武王說的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

「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」這是尚書泰誓篇中的兩句話，依皇疏解釋即可。大意是說，雖有周家最親的人，但若不善，則被罪黜。雖非周家之親，然而他是仁者，亦必重用他。

泰誓孔安國傳，將周親解釋為紂王的至親，仁人指為周家之人。但孔注論語這兩句：「親而不賢不忠，則誅之，管蔡是

也。仁人，謂箕子、微子，來則用之。」兩者何以不同，邢昺疏加以解釋，孔安國之意，蓋以泰誓爲伐紂誓眾之辭，論語此處是泛言周家政治之法，欲兩通其義，故兩處之注不同。

「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」邢疏以爲，百姓，是天下眾民。武王說，我若不教百姓，使有罪過，當歸罪在我一人。

竹氏會箋：「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，云云，在予一人。此六句，必是一時之言。以周字起，以予一人結，其爲武王曰可知，故省耳。」

第五節，自謹權量至公則說。

總說二帝三王所行之政皆是此法。這一節，諸儒以爲孔子語，並引漢書律歷志，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何休注等爲證，應可信從。

「謹權量，審法度，脩廢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」包氏注：  
「權，秤也。量，斗斛。」秤本作稱，是稱物之器，以稱稱物  
而知輕重。斗與斛，皆是量物之器，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。尚  
書舜典所說的「同律度量衡」之義，其度就是度物的長短，如  
尺丈等。謹權量，就是謹慎齊一度量衡之制，使民間貿易公平。  
邢疏：「法度，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，審察之，使貴賤有別，  
無僭偪也。官有廢闕，復脩治之，使無曠也。」審法度，就是  
審察禮儀制度，使其各有秩序，而不紊亂。邢疏脩廢官之意，  
是事必有官，官必有人，人必盡職。謹權量，審法度，脩廢官，  
則四方之政便能順利的施行。

「興滅國，繼絕世，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。」興起已  
滅的諸侯之國，爲已絕祀的賢卿大夫立後，舉用隱居的才行超

逸之民，如此，天下的民心自然來歸。劉氏正義：「爾雅釋詁，滅，絕也。公羊僖五年傳，滅者，亡國之善辭也。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，國謂諸侯，世謂卿大夫。」

「所重民食喪祭。」帝王所重視的是民食喪祭四者。孔安國注：「重民，國之本也。重食，民之命也。重喪，所以盡哀。重祭，所以致敬。」此注很好，人民是帝王為政的根本，重視民食，是為養民，重視喪禮與祭祀，是教民以德。

「寬則得眾，信則民任焉，敏則有功，公則說。」寬厚待人，則得眾人歸附。信實待人，則得人民信任。辦事敏捷，則有事功。為政公平，則民心悅服。尚書洪範：「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。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。」孔傳：「蕩蕩，言開闢。平平，言辯治。」孔穎達疏：「無偏私，無阿黨，王家所行之道，

蕩蕩然開闢矣。無阿黨，無偏私，王者所立之道，平平然辯治矣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，故傳以示後世。」

邢昺疏：「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，錄者採合以成章。檢大禹謨、湯誥、與泰誓、武成，則此章其文略矣。」

○子張問於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從政矣。子曰：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

子張曰：何謂五美。子曰：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



子張曰：何謂惠而不費。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。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君子無眾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

子張曰：何謂四惡。子曰：不教而殺謂之虐。不戒視成謂之暴。慢令致期謂之賊。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

子張問孔子，怎樣才可以從事政治。

孔子說，要尊崇五種美事，屏除四種惡事，這就可以從政了。

子張問，何謂五美。

孔子說，君子爲政，惠民而不耗費財力，勞民而不招民怨，有欲而非自私之貪，心中安泰而不驕傲，有威儀而不兇猛。

子張問，何謂惠而不費。

孔子便逐條解釋五美：

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」王肅注：「利民在政，無費於財。」爲政者要以適當的政策來利民，民之所利不同，就要因仍其不同的利益，制定不同的政策，付諸實施。例如因仍農民所利，就要有利於農民的政策，因仍工商之民所利，就要有利於工商之民的政策。以這些利民的政策來輔助各

地各業人民，使其安居樂業，各遂其生，此卽惠而不費。

「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。」邢疏以學而篇孔子的話解釋：「使民以時，則又誰怨恨哉。」爲政者推行公共建設，如脩治溝洫，或養護道路橋梁等，需用民間勞力，但需選在農閒時期，民間可以出動勞力，這才勞動人民，又有誰怨呢？

「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」君子之欲，是欲行仁政，欲行卽行，便能得仁，此欲便不是貪。皇疏：「欲仁義者爲廉，欲財色者爲貪。言人君當欲於仁義，使仁義事顯，不爲欲財色之貪，故云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也。」又引江熙曰：「我欲仁，則仁至，非貪也。」

「君子無眾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。」君子待人接物，虛心

平等。所待之人，無論多數少數，也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，都不敢怠慢。此卽泰而不驕。

「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」君子端正其衣冠，自尊其瞻視儀容，令人望之儼然而敬畏。此卽威而不猛。

子張旣知五美是何意義，再問何謂四惡。

孔子爲子張解釋：

「不教而殺謂之虐。」爲政不先教民，人民犯罪就殺，這叫做虐。

「不戒視成謂之暴。」馬融注：「不宿戒，而責目前成，爲視成。」此意是說，爲政不在事先一再的告戒，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，這就是暴。

「慢令致期謂之賊。」政令發布很慢，限期完成卻是緊急而刻不容緩。這就是賊害人民。

「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謂財物俱當與人，而吝嗇於出納，惜難之。此有司之任耳，非人君之道也。」皇疏：「有司，猶庫吏之屬。人君若物與人而吝，即與庫吏無異。」孔注「猶之」為「俱當。」劉淇助字辨略：「猶之，猶俗云總是也。」皇疏之意，猶若以物與人。應以皇疏較優。

○孔子曰：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也。不知禮，無以立也。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

知命、知禮、知言，三者非常重要，孔子告訴學者不可不知。「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。」孔安國注：「命，謂窮達之分也。」皇疏：「命，謂窮通天壽也。人生而有命，受之由天，故不可不知也。若不知而強求，則不成爲君子之德。」皇疏之意，命就是天命。各人的命雖然同受於天，但有窮通天壽之異。何謂其然，必須了解前因。各人前因不同，所以受天之命不同。了解前因，便能知命。如此知命，始肯脩德以立命。不但立己之命，更爲生民立命。這才能成君子之德。

「不知禮無以立也。」人不知禮，無從立身。皇疏：「禮主恭儉莊敬，爲立身之本。人若不知禮者，無以得立身於世也。」皇疏又引證禮記禮運篇孔子的話：「夫禮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，故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。」由此可見禮是

如何的重要。

「不知言無以知人也。」劉氏恭冕說：「言者心聲，言有是非，故聽而別之，則人之是非亦知也。」知言乃能知人。如何知言，劉氏引孔子與孟子各一段話以爲示範。周易繫辭傳孔子說：「將叛者其辭慚，中心疑者其辭枝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誣善之人其辭游，失其守者其辭屈。」孟子公孫丑篇：「何謂知言，曰，諛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」此爲聖賢知言知人之學，學者聞一可以反三。

（全文完）